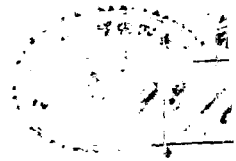


實事小說

濟癩僧傳

壬申七月 二言策題



代序

北

道濟禪師，乃大神通聖人，欲令一切人生正信，心誠顯不可思議事。其飲酒食肉者，乃遮掩其聖人之德，欲令愚人見其顯不法因之不善相信。則彼便不能在世間住矣。凡佛菩薩現身，若示同凡夫，唯以道德教化人，絕不顯神通。若顯神通，便不能在世間住。唯現作顛狂者，顯則無妨，非顯修行。人皆宜飲酒食肉也。世間善人，尚不飲酒食肉，況爲佛弟子，要教化衆生而自已尚不依教奉行，則不但不能令人生信，反令人退失信心，故飲酒食肉不可學。彼吃了死者，會吐出活的，你吃了死的，尚不能吐出原樣的肉，何可學彼吃肉？彼喝了酒，能替佛裝金，能將無數大木從井裏運來，汝喝了酒，把井水也運不出來，何可學他？濟公傳有幾種，唯醉菩提最好。近有流通者，云

澆頭僧傳

有八本，多後人敷衍之文。醉菩提之若文若義均好，所叙之事，乃當日實事。世人不知所以然，不是妄學，便是妄毀。妄學，則決定要墮地獄；妄毀，則是以凡夫之見，測度神通聖人，亦屬罪過。比之學者，尙輕之多多矣。見其不可思議處，當生敬信；見其飲酒食肉處，絕不肯學，則得益不受損矣。

（見印光法師文鈔）

濟顛僧傳序

宋代神僧有道濟禪師者，世傳其事，迹涉荒誕，而號之曰顛僧。余讀其書而歎曰：有是哉，濟公之顛也！濟公既入僧倫，自應嚴淨毘尼，紹隆佛種，而反飲酒食肉，不避譏嫌，其故安在？曰：此其所以爲顛也。濟公以末世法弱魔強，衆生根劣障深，情欲滋張，律儀罔顧，弁髦戒法，視若等閑，故不惜示同其事，而特斥之曰顛僧。其有以警世之習非者乎？夫濟公既示顛行，而於其顛行中，常作救世度生之業，蓋能以顛濟人者，名曰濟顛，殆逆行菩薩之儔歟。我願世之讀是書者，顧名思義曰：惡有僧而顛，顛而能濟者乎？非菩薩證窮法性，遊戲神通，孰能語是？世有妄人，行背佛道，豔濟公之顛稱，而藉口以飾其非者，皆濟公之罪人也。佛學書局將世傳濟公遺事，而重行編訂，一新眉目，直

題其書曰濟顛僧傳，其實獲濟公之心乎，因揭其義而序之。
民國二十年十二月范古農序於月湄河畔

濟顛僧傳目錄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靜中動羅漢投胎 | 來處去高僧辭世 |
| 第二回 | 茅屋兩言明佛性 | 靈光一點透禪機 |
| 第三回 | 近戀親守身盡孝 | 遠從師落髮歸宗 |
| 第四回 | 坐不通前真苦惱 | 悟得澈後假顛狂 |
| 第五回 | 有神通唱歌度世 | 無執著拂棋西歸 |
| 第六回 | 掃得開突然而去 | 放不下依舊再來 |
| 第七回 | 色迷情禪心愈定 | 酒醉性大道徧醒 |
| 第八回 | 施綾絹乞兒受恩 | 化鹽菜濟公被逐 |
| 第九回 | 不甘欺侮入淨慈 | 喜發慈悲造藏殿 |

目

錄

- 第十回 現金身太后施錢 轉輪迴蝦蟆下火
- 第十一回 解僧饒貴人施笏 觸鐵牛太守伐松
- 第十二回 佛力顛中收萬法 禪心醉裏指無明
- 第十三回 松長老欣飛錫杖 濟師父怒打水鏝
- 第十四回 榜文叩闥驚天子 酒令參禪動宰官
- 第十五回 解冤結死人走路 顯神通醉後裝金
- 第十六回 不避嫌裸體治癆 恣無禮大言供狀
- 第十七回 死夫妻訂盟後世 勇將軍轉蠢成靈
- 第十八回 徐居士疏求度牒 張提點醉索題詩
- 第十九回 救人不澈因天數 悔予多事懶看山
- 第二十回 來去明一笑歸真 感應神千秋顯聖

濟顛僧傳

第一回 靜中動羅漢投胎 來處去高僧辭世

詩曰：

愛網無關愛不纏，金田有種種金丹；禪心要在塵中淨，功行終須世上全。煩惱脫於煩惱際，死生超出死生間；不能火裏生枝葉，安得花開火裏蓮。

此八句詩，是說那釋教門中的羅漢，雖然上登極樂，無滅無生，但不在人世翻筋斗，弄把戲，則佛法何以闡明？神通難於顯示，那能點醒這濁世一班愚庸？如今且說一位羅漢，因一念慈悲，在那西湖上留下五十年聖迹，後來萬代瞻仰，莫不稱奇道異，你道是誰？

卻說大宋高宗南渡，建都在浙江臨安府（即今杭州）。這浙中有一座天台山，最爲靈秀，原是個活佛住的處所，這高宗建國在旁，遂改爲台州府。這府中有個國清寺。寺中的長老，法名一本，道號性空，僧臘已是六十八歲，也是累劫中修來的一尊羅漢，但往往默示禪機，絕不輕易露出本相。這一年，正值殘冬，北風凜冽，彤雲密布，雨雪霏霏，晚齋後，長老在方丈中禪椅上端然獨坐，衆弟子羣侍兩旁，佛前香烟氤氳，琉璃燈影煌煌。師弟們相對多時，有一弟子會悟於心，跪在長老面前道：「弟子蒙師慈默示靜理，今弟子細細參悟，已知靜中滋味，有如此之美矣！」長老微笑道：「你雖會得靜中滋味，固妙；然有靜必有動，亦不可因靜中有滋味，遂謂動中全無滋味也。」弟子驚訝道：「蒙師慈默示靜理，今復云然，豈動中又別有滋味耶？」長老道：「動中若無滋味，則處靜者不思動矣。」正說未了，只聽得豁喇喇一

聲響亮，有如霹靂，衆弟子盡吃一驚。長老道：「你等不必吃驚，此正所謂靜中之動也！可細細看來，聲從何起？」衆弟子領了法旨，遂一同移著燈，出了方丈，行至法堂，轉上大殿，并無影響。再走入羅漢堂去，只見一尊紫磨金色的羅漢，連一張彩畫的大椅，都跌倒在地，衆僧方纔明白，原來聲出於此。遂回方丈，報知長老。長老也不做聲，閉目垂眉，竟入定去了。去不多時，又回來說道：「適來一聲震動，跌倒在地者，乃紫腳羅漢靜極而動，已投胎往世矣！幸去不遠，異日爾等自有知者。待彌月時，老僧當親往一看，與之訣去佳也。」衆僧聽了，俱各驚異不題。正是：已知來處來，早辨去時去；來去兩分明，方是菩提路。

話說台州府天台縣，有一位宰官，姓李，雙名茂春，官拜春坊贊善，爲人純謹厚重，不貪榮利，做了幾年官，就棄職歸隱於家。夫人王氏，十分好善，但

是年過三十，并無子嗣，贊善又篤於夫妻之好，不肯娶妾，夫妻兩個日夜求神祈佛。忽一夜，王夫人夢見一尊羅漢，將一朵五色蓮花相贈，夫人接來一口吞了，自此之後，即身懷六甲。到了十月滿足，正是宋光宗三年十二月初八日，一更時分，生下一男，面如滿月，眉目清奇，臨產之時，紅光滿室，瑞氣盈門。贊善夫妻兩個，歡喜異常。贊善忙燒香點燭，拜謝天地。一時親友盡來稱賀。

到了滿月，正在開筵宴客，忽門公來報：「國清寺性空長老在外，要見贊善。」贊善暗想：這性空和尚，乃當世高僧，等閒不輕出寺，爲何今日到此？連忙接入堂中，施禮相見，便道：「下官塵俗中，老師法駕臨臨，必有事故。」長老道：「并無別事，聞得公子彌月，特來奉賀！但此子與老僧，有些來處因緣，欲求一見，與他說個明白。」贊善滿心歡喜，忙進內與夫人說知，叫丫鬟

抱著，自己跟出來送與長老觀看。長老雙手接在懷中，將手摸著他的頭道：「你好快腳！怎冷了不怕，這等大雪，竟走了來？但聖凡相隔天淵，來便來了，切不可走差了路頭！」那孩子就像知道的一般，微微而笑。長老又拍他兩拍，高聲贊道：

「莫要笑，莫要笑，你的事兒我知道！見我靜修沒痛癢，你要動中活虎跳，跳便跳，不可迷了靜中竅！色會燒身，氣能敗道，錢財只合幫修造！若憂凍死須菩提，滾熱黃湯真寶妙！你來我去兩分明，慎勿大家胡廝靠！」

長老贊罷，遂將孩子抱還了龕，叫他抱了進去。又問贊善道：「公子曾命名否？」贊善道：「連日因慶賀煩冗，尙未得佳名。長老道：『既未有名，老僧不揣冒昧，妄定一名，叫做修元，顧名思義，叫他恆修本命元辰。不識大人以爲

何如？」贊善大喜道：「元爲四德之首，修乃一身之本，謹領大師台教，感謝不盡！」長老遂起身作別。贊善道：「蒙老師遠臨，本當素齋，少申款敬。柰今設席宴賓，庖人烹宰，廚灶不潔，以致怠慢，容當親詣寶刹叩謝！」長老道：「謝何敢當！但老僧不日西歸，大人如不見棄，屈至小庵一送，叨寵實多！」贊善道：「吾師僧臘尙未過高，正好安享清福，爲何忽發此言？」長老道：「有來有去，乃循環之理，老僧豈敢有違？」遂別了贊善，回至寺中靜坐。

過了數日，時值上元，方出法堂陞座，命侍者撞鐘播鼓，聚集人衆，次第頂禮畢，兩班排立，長老道：「老僧不日西歸，有幾句辭世偈言，唸與大衆聽著：

正月半，放花燈，大衆年年樂太平；老僧隨衆已見慣，歸去來兮話一聲。

既歸去，復何疑，自家心事自家知，若使旁人知得此，定使旁人說是非。

故不說，癡成呆，生死之間難用乖，山僧二九西歸去，特報諸山次第來。

生死來，休驚怖，今古人人有此路，黃泉白骨久已非，惟有青山還似故。

水有聲，山有色，閻羅老子無情客，奉勸大衆早修行，先後同登極樂國！

長老唵罷，大衆聽得西歸之語，盡皆惶惶，一齊跪下懇求道：「弟子輩根器頑鈍，正賴師慈主張法教，幸再留數十載，以明慧燈之不滅！」長老道：「慧燈如何得滅？因被靈光，故老僧隱焰。死生定數，豈可稽留？可抄錄法語，速報

諸山，令十八日早來送我！」吩咐畢，遂下法堂。衆僧只得一面置龕，一面傳報。到了十八日，諸山人等盡來觀送，李贊善與衆宰官亦陸續俱至。性空長老沐浴更衣，到安樂堂禪椅上坐下，諸山和尚并一應人等，俱簇擁侍立。長老呼其親信五個弟子至前，將衣鉢之類盡行付與，吩咐道：「凡體雖空，靈光不隔，機緣若到，自有感通。」教五人謹守法戒，毋得放縱。五弟子不勝悲慟，叩領法旨。長老又略定片時，忽開目道：「時已至矣！快焚香念佛！」衆僧依言，不一時禮誦畢。長老令取紙筆，大書一偈道：「耳順年餘又九，事事性空無醜。今朝撒手西歸，極樂國中閒走。」

長老寫畢，卽閉目垂眉，卽時圓寂。衆各舉哀，請法身入龕畢，各自散去。

到了二月初九日，已是三七，又請大衆舉殯。這一日，天朗氣清，遠近畢至。大衆舉龕而行，只見幢幡前引，經聲隨後。直至焚化局，方停下龕子，在松

林深處。五弟子請寒石岩長老下火。長老手執火把道：「大眾聽著！

火光熠熠號無明，若坐龕中驚不驚。回首自知非是錯，了然何必問他人？

恭惟圓寂紫霞堂下性空大和尚本公覺靈，原是南昌儒裔，皈依東土禪宗，脫離塵俗性皆空，真是佛家之種，無喜無嗔和氣，有才有學從容。名山獨占樂其中，六十九年一夢！

咦！不隨流水入天台，趁此火光歸淨土！」

寒石岩長老唸罷，遂起火燒著龕子，立時烈焰騰空，一刻燒畢。忽見火光叢中，現出一位和尚，隨火光而起，下視衆人道：「多謝了汝等！」又叫贊善道：「李大人！汝子修元，乃佛家根器，非宰官骨相，但可爲僧，不宜出仕。切勿差了，使他錯了路頭！倘若出家，可投印別峯山遠瞻堂爲師，須牢牢記取，不可

忘懷！』贊善合掌向空道：「蒙老佛慈悲指示，敢不遵依？……」再欲問時，那和尚法相，已漸漸的入青雲內去了。那贊善因聽了長者在雲衢囑咐的話，遂緊記在心，不敢暫忘。後來那修元果然在西湖靈隱寺出了家，做出許多奇事，直教動靜玄機凝妙道，去來踪跡顯神通。畢竟後來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茅屋兩言明佛性 靈光一點透禪機

話說李贊善曉得兒子修元有些根器，遂加意撫養。到了八歲，請了個先生，同妻舅王安世的兒子王全兩個，同在家中讀書。那修元讀得高興，便聲也不住，從早晨直讀到晚。有時懶讀，便口也不開，終日只是默坐，瞪著眼睛只管想，想得快活，仰面向天哈哈大笑；有人問他，卻又遮遮掩掩的不說。到了十二歲上，無書不讀，文理精通，吟詩作賦，無般不會矣。

這一日，時值清明，先生例該放學回家，贊善設席款待，又備下束脩禮物，命修元偕表兄王全，帶了從人送先生回家。二人送了先生到家，復轉身回來，打從一個寺前經過，修元問從人道：「這是何寺？」從人回道：「這是台州府有名的祇園寺。」王全聽了便道：「祇園寺原來就在此處，聞名已久，今日無心遇著，我與賢弟何不進去一游？」修元道：「表兄所言，正合我意！」二人遂攜手而入，先到大殿上，瞻仰了佛相，隨即徧繞迴廊，觀玩景緻。信步走到方丈中來，早有兩個侍僧攔住道：「有官長在內！二位客人若是閑游，別處耍罷。」修元道：「方丈乃僧家客座，人人可到。就有官長在內，我二人便進去相見，又何妨？」遂昂昂然的走將進去。只見左邊坐著一位僧長，右邊坐著本寺道清長老，兩邊排列著幾十個行童，各執紙筆，在那裏想。修元走近前，把手一拱道：「請問大人與老師，這許多行童各執紙筆，在此

何爲？」那官長未及開言，這長老先看見他兩個衣冠楚楚，知道是貴家子弟，不敢怠慢，遂立起身來答應道：「此位大人因有事下海，舟至黑水洋，忽然波浪狂起，幾至覆沒，因許了個爲僧之願，方得平安還家。今感謝佛天，施捨一千貫錢，請了一道度牒，要度剃一僧，故集諸行童在此檢選。因諸行童各有所取，一時檢選不定，便做了一首詞兒，用意要衆行童續起兩句，以包括之。若包括得有些意思，便剃他爲僧，故衆行童各執紙筆在此用心。」修元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乞賜此位大人的原詞一觀，未識可否？」那位官長見修元言語不凡，遂叫左右將原詞付與修元道：「小客人要看，莫非能續否？」修元接來一看，卻是一首滿江紅詞兒：

世事徒勞，常想到山中卜築。共笑傲明月清風，蒼松翠竹，靜坐洗關名利眼，困眠嘗飽詩書腹。任粗衣淡飯度平生，無拘束。柰世事，如糶

局恨人情，同車軸，身到處俱是雲翻雨覆！欲向人間求自在，不知何處無榮辱？穿鐵鞋踏徧了紅塵，徒碌碌。

修元看畢，微微一笑，遂在案上提筆，續題二句道：

淨眼看來三界，總是一椽茅屋。

那官人與道清長老，看了修元續題之語，大有機鋒，不勝驚駭，還讓二人坐下，命行童奉茶。長老道：「請問二位客人，尊姓大名？」修元指著王全答道：「此卽家表兄，乃王安世之子王全也。學生乃李贊善之子，賤字修元便是。」長老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就是李公子，難怪下筆如此靈警，卻是帶來的宿慧！」那官長見長老說話有因，問其緣故。長老道：「大人不知，十餘年前，國清寺性空長老歸去之日，曾諄諄對李贊善道：『小公子是聖人轉世，根器不凡，只可出家，不宜入仕。』」讀李公子所續之語，看來那性空之言，

豈非是真？」那官長聽了大喜道：「若是剃度得此位小客人爲僧，則勝於諸行童多矣！」修元聽得二人商量，要剃度他，遂辭謝道：「剃度固是善果，但家父只生學生一人，豈有出家之理？」長老道：「貧僧揣情度理，以爲相宜。然事體重大，自當造宅見令尊大人禮請，今日豈敢造次？但難得二位公子到此，欲屈在敝寺暫宿一宵，再聆金玉何如？」修元道：「學生二人有父母在堂，從不敢浪游。今因送業師之便，偶過上剎，偷閒半晌，焉敢稽留？」遂起身辭出。長老只得送至山門外，珍重而別。

那弟兄兩個回家。贊善問道：「汝二人歸來何晚？」修元道：「因爲先生留飯，又路過祇園寺，進去一遊，倒就擱了多時。」贊善道：「入寺不過遊玩，有何事就擱？」修元遂將官人有願要剃度一僧，及衆行童爭功續句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那長老道是孩兒續語驚奇，若要孩兒出家，被孩兒唐

突了兩句。彼尙未死心，只怕明日還要來纏繞父母。」贊善聽了，沈吟半晌。修元不知其意，便道：「他明日來時，大人不必懇辭，孩兒自有答應。」贊善道：「那道清長老，乃當今尊宿，汝亦不可輕視了他，出言唐突！」修元道：「孩兒怎好唐突他？只恐他道力不深，自取唐突耳！」父子二人商量停當。

到了次日，纔吃了早膳，卽有門公來報道：「祇園寺道清長老在外求見老爺。贊善知道他的來意，忙出堂相見畢，坐定了。贊善便問道：「老師法駕早臨，不知有何事故？」長老道：「貧僧無故也不敢輕造，只爲佛門中有一段大事因緣忽然到了，特來報知，要大人成就！」贊善道：「是何因緣？敢求見教！」長老道：「昨有一位貴客，發願剃度一僧，以代焚修，一時不得其人，因做了一首詞兒，叫兼行童續題二語，總括其意，以觀知慧。不道衆行童，并無一人能解其意。適值令公子入寺閒遊，看見了，信筆偶題二語，恰合機

鋒。貧僧問知是令公子，方想起昔日性空禪師雲衢囑咐大人之言，實是菩提有種，特來通知大人，此乃佛門中因緣大事，萬萬不可錯過！須及早將令公子披剃爲僧，方可完一椿公案。」贊善道：「性空禪師昔日所囑之言，焉敢有負？卽今日上人成全盛意，感佩不已！但恨下官獨此一子，若令其出家，則宗祧誰繼？所以難於奉命。」長老道：「語云，一子出家，九族昇天。」九族既得昇天，又何必留皮遺骨在於塵世？」贊善尙未回答，修元忽從屏後走將出來，向道清長老施禮道：「感蒙老師指示前因，恐其墮落，苦勸學生出家，誠乃佛菩薩度世心腸！但學生竊自揣度，尙有三事未曾停當，有負老師一番來意。」長老道：「公子差矣！出家最忌牽纏，進道必須猛勇，不知公子尙有那三件未曾停當？」修元道：「竊思古今無鈍頑之高僧，學生年未及冠，讀書未多，焉敢妄參上乘之精微？此其一也。天下豈有不孝之佛菩薩？

學生父母在堂，上無兄以侍餐，下無弟以代養，焉敢削髮披緇，去父母而逃禪？此其二也。其三，尤爲要緊！夫燈燈相續，必有真傳。學生見眼前叢林雖則衆多，然上無摩頂之高僧，次少傳心之尊宿，其下卽導引指迷之善知識，尙不可得見，學生安敢失身於盲瞎乎？」長老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若說別事，貧僧或者不知。若說此三事，則公子俱已停當矣，又何須過慮？公子慮年幼無知，無論前因宿慧，應是不凡，卽昨日所續二語，已露一斑，豈是頑鈍之輩？若說出家失孝，古人出身事君，且忠孝不能兩全，何況出家成佛作祖？後父母生死，俱享人天之大樂，豈在晨昏定省之小孝？至於從師，能得如五祖六祖之傳固好，倘六祖之後無傳，不幾慧燈滅絕乎？貧僧爲衲已久，事佛多年，禪機頗諳一二，豈不能爲汝之師？而慮無傳耶？」修元微微笑道：「人之愚在好爲人師。老師既諳禪機，學生倒有一言動問：老師此身住世幾何年矣？」

「此時長老見修元出言輕薄，微有怒色，答道：『老僧住在世上，已六十二年矣！』修元道：『身既住在此世六十二年，而身內這一點靈光，卻在何處？』長老突然被問，不曾打點，一時問答應不出來，默然半晌無語。修元道：『只此一語尙未醒悟，焉能爲我師乎？』將衣袖一拂，竟走了進去。長老不勝慚愧，急得置身無地。贊善再二周旋，只得上前陪罪道：『小兒年幼，狂妄唐突，望老師恕罪！』長老因乏趣，無顏久坐，相辭還寺。

回去之後，一病三日，不能起牀。衆弟子俱各惶惶無計。早有觀音寺內的道淨長老聞知，前來探問。道清著行童邀入相見。道淨長老問道：『闍知的師兄清體欠安，不知是寒是熱，因何而起？故特來拜候！』道清長老愁著眉頭道：『不是受寒，也非傷熱……并不是無因而起。』道淨道：『究竟爲著何事而起？何不與我說個明白，好請個醫生來下藥。』只見道清長老對道

淨長老說出幾句話來，有分使高才出世，驚倒了高僧古佛，機緣觸動，竟得宿定靈根。畢竟道清長老害的端的是何症候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近戀親守身盡孝 遠從師落髮歸宗

話說道清長老被修元禪機難倒，抱著慚愧回來，臥牀不起。道淨長老認以爲病，特來相探，問其緣故。道清長老隱瞞不過，遂將要披剃李修元之事，被他突然問我靈光何處，我一時對答不出，羞慚回來，所以不好見人的話說了。道淨道：「此不過口頭禪耳！何足爲奇？待我去見他，也難他一難，看是箇如？」道清道：「此子不獨才學過人，實是帶來宿慧，賢弟切不可輕視了他！……」正說未了，忽報李贊善同公子在外求見長老。長老只得勉強同道淨出來迎接進去。相見禮畢，一面獻茶。李贊善道：「前日小兒狂妄，上犯尊師，多有得罪，故下官今日特來請判，望老師釋怒爲愛！」道清道：「此

乃貧僧道力淺薄，自取其咎，於公子何尤？」道淨目視修元，接著問道：「此位莫非就是問靈光之李公子麼？」修元答道：「學生正是！」道淨笑道：「問易答難，貧僧亦有一語相問，未識公子能答否？」修元道：「理明性慧，則問答同科，安有難易？老師既有妙諦，不妨見教。」道淨道：「請問公子尊字。」修元道：「賤字修元。」道淨道：「字號修元，只恐元辰修未易。」修元聽了，便道：「敢請老師法諱。」道淨道：「貧僧道淨。」修元應聲道：「名爲道淨，未歸淨土道難成。」道淨見修元出言敏捷，機鋒警策，不禁肅然起敬道：「原來公子果然不凡！我二人實不能爲他師，須令另求尊宿，萬不可誤了因緣！」贊善道：「當日性空禪師歸西之時，曾吩咐若要爲僧，須投印別峯遠瞎堂二人爲弟子，但一時亦不能知二僧在於何處。」道淨道：「佛師既有此言，必有此人，留心訪問可也。」大家說得投機，道清又設齋款待，珍重

那修元回家，每日在書館中，只以吟詠爲事。雖然回絕了道清長老，然
未一個種子，未免放在心頭，把功名之事，全不關心。時光易過，倏忽已是
十八歲，父母正待與他議婚，不料王夫人忽染一病，臥牀不起，再三服藥，全
無效驗，不幾日，竟奄然而逝。修元盡心祭葬成禮。比及母服方終，父親相繼
而亡。修元不勝哀痛，重又服喪三年，以盡其孝。自此之後，無罣無碍，得以自
由。母舅王安世，屢次與他議婚，他俱決辭推卻。閒來無事，只在天台諸寺中，
訪問印別峯和遠瞻堂兩個長者的信息。訪了年餘，方有人傳說：「印別峯
和尚，在臨安經山寺做住持。遠瞻堂長老，先曾在蘇州虎邱山做住持，今又
聞知被靈隱寺請去了。」修元訪得明白，便稟知母舅，要離家出去尋訪。王
安世道：「據理看來，出家實非美事，但看你歷來動靜，似與佛門有些因緣。」

但汝倘有許多產業，并無弟兄，卻叫誰人管理？」修元道：「外甥此行，身具不計，何況產業？總託表兄料理可也。」遂擇定了二月十三日吉時起身。王安世無奈，只得與他整洽了許多衣服食物，同王全相送了一程。

修元帶了兩個從人，攜了些寶鈔，拜別了王安世王全兩個，安然而行。離了天台，竟往錢塘而走。不數日，過了錢塘江，登岸入城，到新官橋下一個客店裏歇了。到了次日，吃了早飯，帶了從人，往各處游玩，但見人烟驅湊，果然好個勝地，但是風光景物，毫未洽心。至晚回來，問著主人道：「聞有一靈隱寺，卻在何處？」主人道：「這靈隱寺正在北山飛來峯對面，乃是看名勝古寺。」修元道：「同是一寺，為何這靈隱出名？」主人道：「相公有所不知，只因唐朝有個名士叫做宋之問，曾題靈隱寺一首詩，內有『桂子月中落，天香雲外飄』之句，這詩出了名，故連寺都成了古迹。」修元道：「要到此寺，

從何路而往？」主人道：「出了錢塘門，便是西湖；過了保叔塔，沿著北山，向西去，便是岳墳；由岳墳迤南，便是靈隱寺了。這靈隱寺前，有石佛洞，滄泉亭，呼猿洞，水明山秀，佳境無窮，相公明日去游，方知其妙！」修元道：「賢主人所說，乃是山水，但不知寺中可有甚高僧麼？」主人道：「寺中雖有三五百衆和尚，便是未聽得有甚高僧。上年住持死了，近日在姑蘇虎邱山，請了一位老僧來，叫做甚麼遠瞻堂，聞得這個和尚，能知過去未來之事，只怕算得是個高僧。」修元聞得明白，暗暗歡喜，當夜無話。

到了次早起來，仍是秀才打扮，帶了從人，竟出錢塘門來。此時正是三月天氣，風和日暖，看那湖上的山光水色，果然景緻不凡。修元對從人道：「久聞人傳說西湖上許多景緻，吾今日方才知道！」又就西湖北岸上走入昭慶寺來，看見大殿上供奉著一尊千手千眼觀世音，心中有感，口占一頌。

道：「一手動時千手動，一眼觀時千眼觀。既是名爲觀自在，何須拈弄許多般？」

又向著北山而行，到了大佛寺前，入寺一看，見一尊大佛，只得一頭，并半截身子，又作一頌道：「背倚寒岩，面如滿月，盡天地人，只得半截。」

題畢，又往西行，走到了岳墳，又題一首道：「風波亭一夕，千古岳王墳。前人豈戀此，要使後人聞？」

又見了秦檜王氏，用生鐵鑄成，跪在岳王墳前，任人鞭打，又題一首道：「誅惡恨不盡，生鐵鑄奸臣，痛打亦不痛，人情借此伸。」

題畢，又向南而行。不多時，早到飛來峯下，冷泉亭上，風景清幽，動人逸興，便坐了半晌。未及入寺，正流覽間，忽見許多和尚，隨著一位長老，從從容容的入寺去。修元忙上前，向著一個落後的僧人施禮道：「請問上人，適才進去

的這位長老，是何法號？」那僧人回禮答道：「此是本寺新任持遠，瞎堂長老。相公問他，有何事故？」修元道：「學生久仰長老大名，欲求一見，不識上人能代爲引進否？」那僧人道：「這位長老，心空眼闊，於人無所不容。相公果真要見，便可同行。」修元大喜，就隨了僧人，步入寺內。到了方丈，那僧人先進去說了，早有侍者將修元邀請進去。

修元見了長老，便倒身下拜。長老問道：「秀才姓甚名誰？來此何幹？」修元道：「弟子自天台山，不遠千里而來，姓李，名修元。不幸父母雙亡，不願入仕，一意出家，久欲從師，不知飛錫何方，故久淹塵俗。近聞我師住持此山，是以洗心滌慮，特來投拜。望我師鑑此微誠，慨垂青眼！」長老道：「秀才不知出家二字，何易輕談！豈不聞古詩有云：『出家容易坐禪難。』不可不思前慮後也！」修元道：「一心不二，則有何難易？」長老道：「你既是從天台山

而來，那天台山中三百餘寺，何處不可爲僧，反捨近而求遠？」修元道：「弟子蒙國清寺性空佛師西歸之時，現身雲衢，諄諄囑咐先人，當令修元訪求老師爲弟子，故弟子念茲在茲，特來遠投法座，蓋遵性空佛師之遺言也。」長老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汝且暫退！」命侍者焚香點燭，危坐禪牀，入定而去。半响出定，說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此種因緣，卻在於斯！」此時長老雖叫修元暫退，他卻未曾退去，尙立在旁邊。長老開目看見，問道：「汝身後侍立者何人？」修元道：「是弟子家中帶來的僕從。」長老道：「你既要出家，僕從卻不能代你爲僧，可急急遣歸！」修元領命，遂吩咐從人將帶來的寶鈔取攜，納付長老常住，以爲設齋請度牒之用，餘的付與從者，作歸家路費。從人道：「公子在家，口食肥甘，身穿綾錦，童僕林立，今日到此，只我二人，盤纏有限，已自冷落淒涼，今若使我二人遠歸，公子獨自一人，身無半文，怎生過得？還望公

子留我二人在此伏侍！』修元道：『這個使不得！從來爲僧，都是孤雲野鶴，豈容有伴？你二人只合速回，報知母舅，說我已往杭州靈隱寺爲僧，佛天廣大，料能容我，不必挂念。』二僕再三苦勸，修元只是不聽。二人無可奈何，只得泣別回去，不提。

卻說這遠瞻堂長老，自入定之後，知道修元是羅漢投胎，到世間來遊戲，故不推辭，叫人替他請了一道度牒來，擇個吉日，修備齋供，點起香花燈燭，鳴鐘擊鼓，聚集大眾在法堂，命修元長跪於法座之下，問道：『汝要出家，果是善緣，但出家常容易，還俗難，汝知之乎？』修元道：『弟子出家，乃心之所安，性之所悅，并非勉強，豈有還俗之理？求我師慈悲披剃！』長老道：『既是如此，就將他頭髮分開！』綰做五個髻兒，指說道：『這五髻，前是天堂，後是地獄，左爲父，右爲母，中爲本命元辰，今日一齊與你削去，你須理會！』修元

道：「蒙師慈指示，弟子已理會得了！」長老聽了，方才把金刀細細與他披剃。剃畢，用手摩其頂，爲他授記道：「佛法雖空，不無冥地；一滴爲功，法言是利。但得真修，何妨游戲？法門須重，廣大智慧。僧家之戒，酒色財氣。多事固愚，無爲亦廢；莫廢莫愚，賜名道濟。」這長老披剃畢，又吩咐道：「道濟，你從今以後，是佛門弟子了，須守佛門規矩！」道濟道：「佛門規矩，不知從何守起？」長老道：「且去坐禪。」道濟道：「弟子聞佛法無邊，豈如斯而已乎？」長老道：「如斯不已，方不如斯。」遂命監寺送道濟到雲堂去坐禪。道濟不歡出言，只得隨了監寺到雲堂內來。只因修元此番出家，有分教：三千法界，翻爲酒肉之場；道濟何難，受盡懊惱之氣。正是：俗情原淺薄，豈識道心堅。到得成因果，方知各一天。畢竟不知道濟坐禪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坐不通前眞苦惱 悟得澈後假顛狂

卻說道濟隨著監寺到雲堂中來，只見滿堂上下左右，俱鋪列著禪牀，多有人坐在裏面。監寺因指著一個空處道：「道濟！此處無人，你可坐罷！」道濟就要扒上禪牀去，却又不知該橫該豎，因向監寺道：「我初入法門，尚不知怎麼樣坐的，乞師兄教我！」監寺道：「你既不知，我且說與你聽著：

也不立，也不眠；腰直於後，膝屈於前；壁豎正中，不靠兩邊；下其眉而垂其目，交其手而接其拳；神清而爽，心靜而安；口中之氣，入而不出；鼻內之息，斷而又連；一塵不染，萬念俱捐；休生怠惰，未免懈怠；不背此義，謂之坐禪。」

這道濟聽了這番言詞，心甚慄慄，然已到此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勉強扒上禪牀，照監寺所說規矩去坐。初時猶有精神支撐住了，無奈坐到三更時候，精神疲倦，忽然一個昏沈，早從禪牀上跌將下來，止不住連聲叫起苦來。監寺聽

見慌忙進來，說道：『坐禪乃入道初功，怎不留心，卻貪著睡，以致跌下來！論起禪規，本該痛責；姑念初犯，且恕你這一次！若再如此，定然不饒！』監寺說完自去。道濟將手去頭上一摸，已跌起一個大脰臄來了，無可奈何，只得掙起來又坐。坐到後來，益發睡思昏昏，不知不覺，又跌了下來。監寺聽見，又進來說了一番。不期道濟越坐越掙挫不來，一連又跌了兩交，跌得頭上七塊八塊的青腫。監寺大怒道：『你連犯禪規，若再饒你，越發怠惰了！』遂提起竹片道：『新剃光頭，正好試試！』便向頭一下，打得道濟抱著頭亂叫道：『頭上已跌了許多脰臄，又加這一竹片，脰臄上加脰臄，叫我如何當得起，我去告訴師父！』監寺道：『你跌了三四次，我只打得你一下，你倒還要告訴師父！我且再打你幾下，免得師父說我賣法！』提起竹片，又要打來。道濟方才慌了道：『阿哥！是我不是，饒了我罷！』監寺方冷笑着去了。漸漸天明，

道濟走起來，頭上一摸，七塊八塊的無數脰臄，連聲道：「苦惱苦惱！才坐得一夜，早已滿頭脰臄，若坐上幾月，這顆頭上，那裏安放得這許多脰臄？真箇苦惱！只是入了禪門，又不好退悔，且苦苦熬去。」

又熬了兩月，只覺禪門中苦惱萬千，趣味一毫也沒有，因想道：「我來學佛，指望明心見性，有些會悟。今坐在聾聽瞎視中，與土木何異？且在家時醇釀美酒，香脆佳肴，儘我受用。到此地來，黃菜淡飯，要多吃半碗也不能，如何過得日子？不如辭過了長老，還俗去罷，免得在此受苦！」立定了念頭，急急的跳下禪牀來，往外就走。走到雲堂門首，早有監寺攔住道：「你才小解過，爲何又要出去？」道濟道：「牢裏罪人，也要放他水火，這是個禪堂，就管得怎的緊！」監寺沒法，便道：「你出去，須要速來！」道濟也不答應，出了雲堂，一直走到方丈來。那遠長老正在入定，伽藍神早已告知其故，連忙出定。

忽見道濟已立在我面前，遂問道濟道：「你不去坐禪，來此做甚麼？」道濟道：「上告吾師，弟子實實不慣坐禪，求我師放我還俗去罷！」長老道：「我前日原曾說過，出家容易還俗難。汝既已出家，豈有還俗之理？況坐禪乃僧家第一義，你爲何不慣？」道濟道：「老師但說坐禪之功，豈不知坐禪之苦？待弟子細說與老師聽聽。」

坐禪原爲明心，這多時茫茫漠漠，心愈不明。靜功指望見性，那幾日昏昏沈沈，性愈難見。睡時不許睡，強掙得背折腰駝；立時不容立，硬豎的筋疲力倦。向晚來膝骨伸不開，到夜深眼皮睜不起。不偏不側，頸項帶無木之枷，難轉難移；身體坐不牢之獄，跌下來臉腫頭青，扒起時手忙腳亂，苦已難熬，監寺又加竹片幾下。佛恩洪大，老師救我性命一條！」

長老笑道：「你怎將坐禪說得這苦？此非坐禪不妙，皆因你不識坐禪之妙。快去再坐，坐到妙，方知其妙！自今以後，就坐得不如法，我且去叫監寺不要打你。你心下如何？」道濟道：「就打幾下還好捱，只是濟肉不見面，實難打熬。弟子想佛法最寬，豈一一與人計較？今杜撰了兩句佛語，聊以解嘲，乞我師垂鑒。」長老道：「甚麼佛語？可念與我聽。」道濟道：「弟子不是貪口，與以爲一塊兩塊，佛也不怪；一脛兩脛，佛也不嗔；一碗兩碗，佛也不管。不知是也不是？」長老道：「佛也不怪不嗔任你，豈不自家慚愧？皮囊有限，性命無窮，決不可差了念頭！」道濟不敢再言。

正說話間，聽得齋堂敲雲板，侍者奉上粥來，長老就叫道濟同吃。道濟一面吃，一面看長老碗中，只有些粗糲麩筋，黃酸醬菜，並無美食受用，不勝感嘆，遂口占四句道：「小黃碗內幾星麩，半是酸醬半是瓠。誓不出生

違佛教，出生之後碗中無！

長老聽了道：『善哉善哉！汝既曉得此種道理，又何生他想？』道濟道：『不瞞吾師，曉是曉得，只是打熬不過。』長老道：『你來了幾時，坐了幾時，悟了幾時，便如此着急？豈不聞：『月白風清良夜何，靜中思動意差訛。』雪山巢頂蘆穿膝，鐵杵成針石上磨。』道濟聽了道：『弟子工夫尚淺，願力未深，怎敢偶生厭倦，不習勤勞？但弟子自禮師之後，并未曾蒙我師指教一話頭，半句偈，叫我道濟日坐在糊塗桶中，豈不悶殺？』長老道：『此雖是汝進道勇猛，但覺太性急了些。也罷，也罷，可近前來！』道濟只道有甚話頭吩咐，忙忙的走到面前，不防被長老兜臉的一掌，打了一跌，道：『自家來處尚不醒悟，倒向老僧尋去路？且打你個沒記性！』那道濟在地下將眼睜了兩睜，把頭點了兩點，忽然扒將起來，并不開口，緊照著長老胸前一頭撞去，竟將

長老撞翻，跌下禪椅來，逕自向外飛奔去了。長老高叫：「有賊！有賊！」衆僧聽見長老叫喊，慌忙一齊走來，問道：「賊在那裏？不知偷了些甚麼東西？」長老道：「并非是銀錢，也不是物件，偷去的是那禪門大寶！」衆僧道：「偷去甚麼大寶？是誰見了？」長老道：「是老僧親眼看見！不是別人，就是道濟！」衆僧道：「既是道濟，有何難處？待某等拿來，替長老取討！」長老道：「今日且休，待我明日自問他取討罷。」衆僧不知是在義理，大家鶻鶻突突的散去。

卻說這道濟，被長老一棒一喝，點醒了前因，不覺心地灑然，脫去下根，頓超上乘，自走出方丈，便直入雲堂中來，叫道：「妙，妙，妙！坐禪原來倒好耍子！」遂扒上禪牀，叫著上首的和尙，一頭撞去道：「這樣坐禪妙不妙？」那和尙慌了道：「這是甚麼規矩？」道濟道：「坐得不耐煩，要耍何妨？」又看

著次首的和尙，也是一頭撞去道：「這樣坐禪妙不妙？」這個和尙急起來道：「這是甚麼道理？」道濟道：「坐得厭煩了，頑頑何礙？」滿堂中衆和尙看見道濟這般模樣，都說：「道濟你莫非癡了？」道濟笑道：「我不是癡，只怕你們倒是癡了！」那道濟在禪牀上，口不住，手不住，就鬧了一夜，監寺那裏禁得他住。到次日，衆僧三三五五，都來向長老說。長老暗想道：「我看道濟來見我，何等苦惱！被我點化了幾句，忽然如此快活，自是參悟出前因，故以游戲吐靈機。若不然，怎能毅一日活潑如此？我且去考證他一番，便知端的。」遂令侍者去撞鐘播鼓，聚集大衆。長老升坐法堂，先令大衆宣念了一遍淨土咒。長老方宣言道：「我有一偈，大衆聽著：『昨夜三更月甚明，有人曉得點頭燈；』」驀然想起當年事，大道方把一坦平。」長老唸罷道：「人生既有今世，自應有前世與後世。後世未來，不知作何境界，姑置勿論。前

世乃過去風光，已曾經歷，何可不知？汝大衆雖然根器不同，卻沒有一個不從前世而來，不知汝大衆中，亦有靈光不昧，還記得當時之本來面目者否？」大衆默然，無一人能答。此時道濟正在浴堂中洗浴，聽得鐘鼓響，連忙繫了浴裙，穿上直裰，奔入法堂來，正值長老發問，并無一個回答，隨即上前長跪道：「我師不必多疑，弟子在睡夢中，蒙師慈喚醒，已記得當時之事了。」長老道：「你既記得，何不當大衆之前，將底裏發露？」道濟道：「發露不難，只是老師不要嫌我粗魯。」那道濟就在法座前，頭著地，腳向天，突然一個筋斗，正露出了當前的物事來。大衆無不掩口而笑。長老反是歡歡喜喜的道：「此真是佛家之種也！」竟下了法座，回方丈而去。這些大衆曉得甚麼，看見道濟顛顛癡癡，作此醜態，長老不加懲治，反羨嘆不已，盡皆不平。那監寺和衆職事諸僧，到方丈中來，稟長老道：「衆職事僧設立禪規，命其持守，

今道濟佛前無禮，師旁發狂，已犯禪門正法，今番若恕了他，後來何以懲治他人？望我師萬勿姑息！」長老道：「既如此，單子何在？」首座忙呈上單子，要長老批發。長老接了單子，對衆僧道：「法律之設，原爲常人，豈可一概而施？遂在單子後面，批下十個大字：『佛門廣大，豈不容一顛僧？』長老批完，付與首座。首座接了，與衆僧同看，皆默然退去，沒一個不私相埋怨。自此之後，竟稱道濟做顛僧了。正是：葫蘆不易分真假，游戲應難辨是非。畢竟不知濟顛自此之後，做出許多甚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」

第五回 有感通唱歌度世 無執著拂棋西歸

話說道濟自翻筋斗證出本來，那些大衆不叫他道濟，卻都叫他做濟顛了。這濟顛，竟將一個顛字，認做本來面目，自後穿衣吃飯，痢屎撒尿，都帶著三分顛意。大衆見他攪擾禪堂，都來告稟長老，長老只是安慰大衆，絕不

懲治，濟顛越發任意，瘋瘋癡癡，無所不爲。有時到冷泉亭上，引著一班孩子，撥跌戲耍；有時到呼猿洞裏，呼出猿來，同在對翻筋斗；有時合著幾個酒鬼，去上酒店唱山歌胡鬧；再無一日安眠靜坐。忽一日，大眾正在大殿上合花燈香燭，代施主誦經，濟顛又吃得醉醺醺，手裏托著一盤肉，走到佛面前踏地坐下，口中唱一回山歌，又吃一回肉。監寺不勝憤怒，喝道：「這是佛殿莊嚴之地，況有施主在此齋供，你怎敢在此裝瘋攪擾，成何規矩？還不快快走開！」濟顛嚷道：「放屁！我吃肉唱歌，比著施主齋供你們這班禿驢念的，還利益許多，怎不逐他們，倒來逐我？」監寺見逐他不動，欲稟長老，又因長老屢屢護短，諒來不聽，無可奈何，只得轉央了施主同找長老，將濟顛攪亂佛堂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長老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待我喚他來吩咐。」遂命侍者將濟顛喚至方丈來斥說道：「今日乃是此位施主，祈保母病平安的大道。」

場，你爲何不發慈悲，反打斷衆僧的工課？是何道理？」濟顛道：「這些和尚，只會吃齋討襯錢，曉得甚麼焚修？弟子因見施主誠心，故來唱一個山歌兒，代他祈保祈保，可柰那班禿子，反來逐我！」長老道：「你唱的甚麼山歌兒，就能祈保？」濟顛道：「弟子唱的是：你若肯向我吐真心，包管你舊病兒一時好。」長老聽了，點點頭兒。衆僧正要上前分說，不道那施主的家裏人，慌慌的來報道：「太太的病已好，坐起在牀，叫快請官人回去。」施主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太太臥牀不起，怎地一時便能得好了？」家人道：「太太睡夢中聞得一陣肉香，不覺精神陡長，就似無病一般，竟坐起來。」施主聽了，睹著濟顛道：「這等想起來，老師正是活佛了，待某拜謝！說還未了，濟顛早一路勦斗打出方丈，不知那裏去了。正是：漫道真人不露踪，顯然無柰是神通，因愁耳目昭彰去，裝瞎看人又作聾。」

濟顛經此一番，早有人將他的行事，傳到十六廳朝官耳朵裏去，那衆太尉聞他的名兒，都與他往來。當不得他瘋瘋顛顛，終日在頑蠢隊中游戲，這些俗眼，又早被他瞞過。忽一日，長者在方丈中間坐，那濟顛手裏拿著一盞金燈，引著許多小孩子，敲著小鑼，打著小鼓，亂叢叢的跟著濟顛，濟顛口裏唱著山歌兒，一同舞進方丈來。長老道：「濟顛！你怎這等沒正經吵鬧？此清淨禪堂，惹得大衆說長說短，連累老僧受氣！」濟顛道：「我師不可聽信這班賊禿胡言私語！這禪堂原是清淨，弟子何嘗吵鬧？今日是正月半，元宵佳節，難逢難遇的，弟子恐辜負了好時光，故作樂耍耍。此乃人天一條大路，可來可去，與這班賊禿有甚相干，卻只管來爭吵鬧！望我師作主！」長老道：「你們是是非非，也不耐煩管。今日既是正月半，不可無一言虛度。」遂命侍者撞鐘播鼓，聚集衆僧，都到法堂上，焚香點燭。長老升座念道：「大衆

聽著！

正月半，是誰判？忽送一輪到銀漢。鬧處摸人頭，靜處著眼看。從來虛空沒邊岸，相呼相喚去來休。看取明年正月半？

長老念罷，正要下法座。濟顛忙立前道：「我師且少待！弟子有數言續於后。正月半，莫要算，一算便要立公案。兩年爲甚一年期，一般何作兩般岸？今年尙是好風光，只恐明年是彼岸。」

長老遂令侍者將語錄抄了，報告諸山，纔下法座。大眾不知其意，都擁著濟顛來問。濟顛早一個筋斗，又打出山門去了。卻說這遠長老，原是個太智慧的高僧，見濟顛舉動，盡合禪機，自己的衣鉢有傳，故放下念頭，隨緣度去。

時光迅速，不覺過了一年，又值正月半，忽臨安府知府來拜長老。此請入方丈中，相見禮畢，長老道：「相公今日垂顧，不知爲了何事？」知府道：「

并無別事，只因政務清閒，特來領禪師大教。」長老道：「既是相公有此閒情，請回到冷泉亭上，去下盤棋子何如？」知府道：「知己忘言，手談真妙。」二人遂攜手同到冷泉亭上來，排下棋局，分開黑白，欣然到著。一局尙未終，只見衆侍者紛紛來報說：「諸山各刹方丈中的長老都到了！」說猶未了，又有侍者來報道：「佛殿上十六廳的朝官都來了！」長老驚問道：「爲何今日大衆都來？」侍者道：「想是吾師去年正月半升法座時，曾有『相呼相喚去來休，看取明年正月半』的語錄，抄報諸山，故衆人認了真，盡來相送。」長老笑道：「我又不死，來做甚麼？」僭者道：「我師既尙欲慈悲度世，何不作一頌打發大衆回去？」長老想了一想道：「既是衆人都來了，怎好叫他回去？」就對知府道：「相公請回罷，老僧不得奉陪了！」遂立起身來，將棋子攤了一地，口中念道：「一局殘棋猶未了，又被彼岸請涅槃。」長老將

回方丈，洗了浴，換了潔清衣服，走到安東樂堂椅上坐下。此時諸山和尚拜一應人等，皆來擁著。長老叫人去尋濟顛來。衆人去尋了半晌，那裏見濟顛影兒。長老道：「既尋他不見，也罷了。只是貧僧衣鉢無人可傳，必須他來才好。」衆僧道：「我師法旨，留與濟顛，誰敢不遵？」長老道：「還有一事，下界亦必要濟顛，不可違了！」說罷，遂合眼垂眉，坐化而去。衆僧正在悲痛，忽見長老養熟的冷泉亭後那個金絲猴，忙忙的跑將來，看著長老靈座，繞了三匝，哀鳴數聲，立地而化。衆僧盡皆驚異，方知這長老道行不凡。但不見濟顛回來，多紛紛議論，都說：「長老待他甚厚，濟顛卻將長老待得甚薄，不知是何緣故。」只得令龕子將長老盛了。

守候了五七日，并不見濟顛回來。大衆等不得，將要抬龕子舉殮，只見濟顛一隻腳穿著一隻蒲鞋，一隻手提著草鞋，口裏囉哩囉哩的唱著，不知

唱些甚麼，從冷泉亭走入寺來。衆僧迎上前找說道：「你師父何等待你今日圓寂了，虧你忍心竟不來料理！大衆等你不得，今日與師父舉殯，專望你來下火，你千萬不要又走了別處去！」濟顛笑道：「師父圓寂，有所不免，有甚麼料理用著我？若要我哭，我又不會。今日下火，那師父之命，我自然來的，何消你們空著急？」轉說得大衆沒能開口。那時衆僧鐘鼓喧天，經聲動地，簇擁著龕子，抬到佛圓化局松柏亭下，解了扛索，請濟顛下火。濟顛乃手執火把道：「大衆聽著。」

師是我祖，我是師孫，著衣吃飯，盡感師恩！臨行一別，棄義斷恩，火與在手，王法無親。

噴與君燒卻臭皮囊，換取金剛不壞身。

唵罷舉火燒著龕子，烈焰騰騰，燒得舍利如雨。火光中，忽現出遠瞻堂長老，

看著濟顛道：「濟顛！濟顛！雖由你，只不要顛倒了佛門的堂奧！」又對衆人道：「大衆各宜保重！」說完，早化陣清風而去。衆人看得分明，無不驚異。事畢，各各散去。

衆僧齊對濟顛道：「如今師父死了，禪門無主，你是師父傳法的徒弟，須要正經些，與師父爭口氣。」濟顛罵道：「你見我那些兒不正經，要你們這般胡說！」衆僧道：「你一個和尚，囉哩囉哩的唱山歌，是正經麼？」濟顛道：「水聲鳥語，皆有妙音，何況山歌？難道不唱山歌，念念經兒，就算正經？」衆僧道：「你是個佛家弟子，與猴犬同羣，小兒作隊，也是正經麼？」濟顛道：「小兒全天機，狗子有佛性，不同他遊戲，難道倒伴你這班袈裟禽獸胡混麼？」衆僧見他說的都是瘋話，便多不開口。卻是首座道：「閒話都休說了，獨是師父遺命，叫將衣鉢交付與你，你須收去。」濟顛道：「師父衣鉢我已

收了。這些以外的物件，要他何用？」首座道：「這是師父嚴命，如何違得？你縱不要，也須作個著落。」濟顛道：「既是這樣說，且抬將出來看。」首座叫侍者，將盛衣鉢的箱子盒子，都抬到面前放下。濟顛道：「既是老師父遺物，凡在寺中的和尚都有分，須齊集了一同開看，方見公道。」首座道：「這是師父遺命傳與你的，你便收去罷了，何必又炫人耳目？」濟顛道：「你不要管，且叫衆人同看明白了，再作道理。」首座只得叫人撞鐘播鼓，將合寺大衆聚將攏來。濟顛遂將箱籠一齊打開，叫衆僧同看，只見黃的是金，白的是銀，放光的是珊瑚，吐彩的是美玉，艷麗的是袈裟，溫軟的是衲頭，經兒典兒，是物皆存，鏡兒磬兒，無般不有。衆僧見了，一個個眼中都放出火來，只礙著老師父是傳與濟顛的，不好開口來爭，大家都睜著眼睛看。那首座便對濟顛道：「濟師兄！我有句話兒替你說，你且聽著！」不知首座怎的說來，且聽

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掃得開突然而去 放不下依舊再來

卻說那首座對著濟顛說道：「濟師兄！這些衣鉢，原是老師父傳與你的，你若收去，就不必說，若是不收，還是存在常住裏公用，還是派勻了分與衆僧？」濟顛道：「我卻要他何用？常住自有，何消又存？既與衆僧，誰耐煩去分他？不如蠢他們搶了去，倒還爽快些！」那些衆和尚聽說一個搶字，便一齊動手，你搶金子，我搶銀子，打成一團，我拿袈裟，你拿衲頭，攪做一塊，也不管誰是師父，誰是徒弟，直搶得扒起跌倒，爭奪個不成體統。濟顛哈哈大笑，只揀搶得多的光頭上去鑿栗爆。那些和尚任他打鑿，只是亂搶，一時刻搶個精光。濟顛道：「快活快活！省得留遺在此，作師父的話柄！」卻又瘋瘋顛顛，到各處玩耍去了。

且說臨安各寺有個例頭，凡是住持死了，過了數日，首座便要請諸山的僧衆來會湯，以就商議別請長老住持之事。那一日靈隱首座，請了魯山僧衆，照例會湯。提起濟顛行事，那首座道：「這濟顛，乃是遠長老得意弟子，任他瘋瘋顛顛，再也不管。今不幸長老西歸，這濟顛心無忌憚，越發昏得不成樣子！偷請了新長老來，豈不連合寺的體面都壞了？敢求列位老師，勸戒他一番，也是佛門中好事！」衆僧道：「這個當然，快著人請了他來！」監寺遂著人分頭去尋，直尋到飛來峯牌樓下，方見他領著許多小兒，在溪中摸鵝卵石頭耍子。侍者叫道：「今日首座請諸山僧衆會湯，那處不曾尋得，你倒在此！」濟顛道：「既是會湯，定然是請我吃酒，快去快去！」便撇下衆小兒，同侍者一逕走入方丈來，只見衆僧團團空坐著，并無酒食。濟顛哈哈大笑道：「我看著這班和尚，泥塑木雕般坐著這方丈，竟弄成個子孫堂了！」

「癡僧正要開口勸他，不道他戲顛顛的，開口便唐突人，反不好說得。還是首座道：『你且莫瘋，師父死了，你須與師父爭口氣才是！』濟顛道：『若要職與師父爭氣，把你這些不爭氣的和尚，都趕了出去才好！』首座道：『衆僧奉佛法，日夕焚修，有何不好，你要趕逐？』濟顛道：『且莫說別事，只你們方才會湯吃酒，怎就不叫我一聲？難道我不是有分的子孫？』首座道：『非是不叫你，今日是寺中的正事，尋了你來，未免發瘋攪亂，豈不悞了我們的正經？』濟顛道：『看你這一班禿驢，只會弄虛文，裝假體面，做得甚麼正事？長者才死得幾日，就有許多話說，總是與你們冰炭不同爐！我去罷，拚著這座叢林，憑你們敗落了罷！』遂走到雲堂中，收拾了包袱，拿了禪杖，與諸弟和僧拱一拱手道：『暫別暫別！』又走到師父骨塔邊，拜了幾拜道：『弟子且去再來。』拜罷，頭也不回，大踏步走出了靈隱寺。

來到西湖上，過了六安橋，見天色已晚，就投淨慈寺，借宿了一宵。次早，到浙江亭上，趁了江船，取路回台州，一逕到母舅王安世家來。王家見了外甥，合家道喜。濟顛先拜見了舅舅，又與王全哥嫂都相見了，方才坐下。王安世問道：「聞得你在靈隱寺做了和尚，不道身上弄得這般模樣了。」濟顛道：「出家人隨緣度日，要好做甚？」母舅道：「不知你在寺中，怎的過日子？」濟顛道：「也不看經念佛，只是信口做幾句歪詩，騙幾碗酒吃，過一日便是一日。」母舅道：「你既要喫酒，何不住在家中？」濟顛道：「家中酒雖好喫，只覺得沒禪味。」那母舅見他身上破碎，明日就叫人做了幾件新衣與他，濟顛那裏肯穿，只說舊衣穿得自在。惟有叫他喫酒，再不推辭。閒來，便到天台諸寺去遊賞。得意時，隨口就做些詩賦耍耍。

光陰易過，不覺已過一年，忽一日，對母舅道：「我在此耽擱已久，想著

杭州風景，放他不下，我還去看看。」母舅道：「你說與本寺僧不合，不如住在這裏罷。」濟顛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！」遂朗吟四句道：「出家又在家，不如不開花。一截做兩截，是差不是差。」母舅舅母曉得留他不住，只得收拾些盤纏付與濟顛。濟顛笑道：「出家人隨緣過日子，要銀錢何用？」遂別了母舅舅母，并王全兒嫂。依舊是一個包袱，一條禪杖，趁了江船。行到浙江亭，上了岸，心裏想道：「我本是靈隱寺出身，若投別寺去，便不像模樣。莫若仍回靈隱去，看這夥禿驢如何待我？」算計定了，一逕的走到飛來峯，望著山門，走入寺來。早有首座看見，叫道：「濟公！你來了麼？如今寺中請了昌長老住持，甚是利害，不比你舊時的師父，須要小心！」濟顛道：「利害些好，便不怕你們欺負我了！」首座道：「你不犯規，誰欺負你？」遂同濟顛到方丈來拜見長老。首座稟道：「此僧乃先住持的徒弟道濟，因游天台去了，今

曰才回。」昌長老道：「莫不就是喫酒肉的濟顛麼？」濟顛應道：「正是弟子。向日果然好喫幾杯酒兒，於今酒肉都戒了。」昌長老道：「既往不咎，若果戒了，可掛名字，收了度牒，去習功課。」濟顛答應了，遂朝夕坐禪念經，有兩個多月，并不出門。

不期時值殘冬，下起一天大雪，身上寒冷，走到香積廚下來，向來露出一雙精腿。那火工上看不過，說道：「你師父留下許多衣鉢與你，你倒叫衆人搶去。如今這般大雪，還赤著兩隻精腿，卻有誰來顧你？」濟顛道：「冷倒不怕，只是熬了這多時不喫酒，真個苦惱了！」火工見他說得傷心，便道：「你若想酒喫，我倒有一瓶在此，請你喫也不打緊，只是恐怕長老曉得了要責罰。」濟顛道：「難得阿哥好情，我躲在灶下略喫一碗，長老如何得知？」火工見他真個可憐，遂取出酒來，篩了一碗與他。濟顛接上手，三兩個

便喫完了，贊道：「好酒好酒，養過菩提甘露，怎的再得一碗便好！」火工見他喉急，只得又篩了一碗與他。他唾唾嘴又乾了，只嫌少。火工沒法，只得又篩了一碗。濟顛一連喫了三碗，還要想喫。火工忙將酒瓶藏過，說道：「這酒是久窖的，不能多吃，這三碗，只怕你要醉了。如今雪住了，你倒不如瞞著長老，出外走走罷。」濟顛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遂悄悄的走出寺來。

剛離得山門幾步，恰撞見飛來峯樓下的張公，迎著問道：「闍你已回寺，緣何好久不見？」濟顛跌腳道：「阿公！說不盡的苦！你知道我是散淡慣的，自台州回來，被長老拘束得一步也不許出門！今日天寒，感得火工好意，請我喫三碗酒，只是不穀，故私自出來，尋個主人。」張公道：「不知且到我家去吃三杯，再去尋別的，何如？」濟顛道：「阿公若肯請我，便是主人，何必再尋？」大家兒，笑了一回。走到飛來峯下，那張婆正在門前閒著，看

見張公領了濟顛到來，千歡萬喜的道：「和尚如何一向不見請裏面去坐？」張公道：「閒話慢講，且快去收拾些酒來喫要緊！」張婆道：「有，有，有！」忙到廚下去，漉了兩碗豆腐，燙出了一壺酒，擺在桌上，叫兒孫篩酒與和尚。張公兩個對酌。濟顛道：「難得你一家都是好心，如何消受！」張婆道：「菜實不堪，酒是自家造的，和尚只管來喫不妨。」濟顛謝了。你一碗，我一碗，大家喫了十五六碗。濟顛曉得有些醉意，叫聲聒噪，便要起身。張婆道：「現今長老不許你喫酒，如今這般醉醺醺的回去，偷被長老責罰，連我們也不好！看倒不如權在此過了夜，待酒醒了回去罷。」濟顛道：「阿婆說得是。」當是夜就在張公家，同他兒子過了一夜。

次早起來，見天色晴了，想一想道：「我回去一毫無事，多時不曾進城，許多好朋友都生疎了，今日走去各家望望也好。」遂別了張公，一逕望岳

墳大路來。忽撞見兩對頭踏，呼喝而來，濟顛立在旁邊一看，恰正是相好的王太尉。濟顛就走到路心，攔著轎子道：「太尉何往？」太尉看見是濟顛，吩咐住轎，走下來相見了，問道：「下官甚是念你，爲何多時不見？」濟顛將回天台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太尉道：「今日下官有事要往天竺去，不得同你回去。你明日可來我府中走一次，下官準在家中候你。」濟顛道：「多謝！多謝！」太尉依舊乘轎而去。濟顛遂走入錢塘門，一逕望炭橋河下沈提點家來。到了沈家，早有守門的出來，看見是濟顛，忙道：「裏面請坐！我家官裏甚想念你，不期他昨日出門，今日尙未回來，請師父坐坐，待我去尋他回來。」濟顛道：「你去尋他，不如我去尋他。」正要轉身，不期長空又飄下幾點雪來，一時詩興發作，遂討筆硯，在壁上題了一首臨江仙的詞兒：「凜冽彤雲生遠浦，長空碎玉珊珊。梨花滿月泛波瀾，水深鰲背冷，方丈老僧寒。渡百符

人嗟此境，金山變作銀山。瓊瑤玉殿水晶盤，王維稱善畫，下筆也應難。題完了，又想到：「這等寒天大雪，他昨夜不歸家，定然在漆器橋小腳兒。王行首家裏歇宿，等我去尋他來。」遂離了沈家門首，竟望漆器橋來。正是：俯仰人天心不愧，任他酒色又何妨。畢竟濟顛到王行首家，又做出甚麼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色迷情禪心愈定 酒醉性大道偏醒

卻說濟顛一直走到王行首家來，那娘子正站在門首。濟顛問道：「沈提點在你家中麼？」娘子道：「沈相公昨夜來的，方才起來去洗浴了。你要會他，可到裏面去坐一會兒等他。」濟顛道：「既是就來，我便進去等他。」遂一直的上了樓，到王行首房裏一看，靜悄悄的，王行首尙未起來。濟顛走到牀前，輕輕的揭開了暖帳，見那王行首仰睡着，正昏昏沈沈的夢覺。

濟顛在踏板上，取起一隻小繡鞋兒，揭開了錦被，輕輕的放在他陰戶之上，遂折轉身走下樓來。卻好正撞著沈提點洗浴回來，便叫：「濟公！久不見你，甚是想念，今日卻緣何到此？」濟顛道：「我自天台回來，特到你家閒鬧，說你昨夜不曾回家。我猜定在這裏，故此特來尋你。」沈提點道：「來得好，且上樓共喫早飯。」此時王行首已驚醒了，見陰戶上放著一隻繡鞋，正在那裏究問娘子，是誰上來過。娘子道：「再無他人，必是這濟和尚！」忽見沈提點同濟顛走進房來，王行首看看濟顛，笑道：「好一個出家人，怎麼嫌疑也不避，這等無禮！」濟顛道：「并非僧家無禮，卻有一段因緣。」王行首道：「明是胡說，有甚因緣？」濟顛道：「你才夢中，曾見些甚麼？」王行首道：「我夢見一般惡少年，將我圍住不放。」濟顛道：「後來怎麼了？」王行首道：「我偶將眼一閉，就都不見了。」濟顛道：「卻又來，這豈不是一段因緣！」遂

取紙筆，寫出一首臨江仙的詞兒來道：「蝶戀花枝應已倦，睡來春夢昏昏；
衣衫卸下不隨身，嬌癡生柳祟，唐突在花神。故把繡鞋遮洞口，莫教覺後生
噴；非干和尙假溫存，斷出生死路，絕卻是非門。」沈提點看了，大笑道：「卻
原來是這段因緣，點醒了你一場春夢！還不快將酒來，酬謝濟師美意？」正
說間，娘子托了三碗點凍酒來，每人一碗。濟顛喫了道：「酒倒好，只是一碗
不濟事。」王行首道：「這一碗我不吃，索性你喫了罷。」濟顛拿起來又喫
了。娘子又搬上飯來，三個人同喫了。濟顛叫一聲：「多謝！多謝！」就要別去。
沈提點道：「得便時，千萬到我家來走走，我有好酒請你！」說罷別了。

濟顛想著：「王太尉約我今日去，且去走一遭。」就一徑從清和坊走
來。行到昇陽宮酒樓前，忽見對門一個豆腐酒店喫酒的人，甚是鬧熱。又見
天上將飄落雪花兒下來，因想道：「我方才只喫得兩碗酒，當得甚事？不如

止在這店中買幾碗喫了再去。」遂走進店中，檢一個座頭坐下，酒保來問道：「師父喫多少？」濟顛道：「隨便拿來，我且胡亂喫些。」酒保擺上四碟小菜，一盤豆腐，一壺酒，一副碗筷。濟顛也不問好歹，篩起來便喫。須臾之間，喫完了一壺。覺得那酒又香又甜，叫酒保再燙一壺來，又喫完了。再叫酒保去燙，酒保道：「我家的酒味道雖好，酒性甚醇，憑你好量，也只好喫兩壺，再多就要醉了。」濟顛道：「喫酒不圖醉，喫他做甚？不要管他，快去取來！」酒保拗他不過，只得一瓶一瓶，又送了兩壺進來。濟顛盡興喫完，立起身來要去，怎奈身邊實無半文。一雙眼睛，只望著門前，等個施主，等了半晌，并沒個相識的過。酒保又來催會鈔，濟顛沒法，只得說道：「我不曾帶來，容我賒出再送來罷。」酒保道：「這和尚好沒道理！喫酒時一瓶不罷，兩瓶不休，遲了些就發言語！這時會起鈔來，就放出賒的屁來！」濟顛道：「我是靈隱寺的

僧人認得我的多，略等等，少不得有人來代我還你。你再不放心，便隨我去取了何如？」酒保道：「我店中生意忙，那有許多工夫？倒不如從直些，脫下這破直綴來當了，省些口舌！」濟顛道：「我是落湯餛飩，只有這片皮包著，如何脫得下來？」兩下正在門首拖扯，不期對門昇陽宮樓上，早有一個官人看見，便叫跟隨的道：「你去看那酒保扯住的和尚——好似濟公——可請了他來！」那跟隨的忙到對門一看，果是濟顛，忙道：「官人請你！」濟顛見有人請，才定了心，對酒保道：「何如？我說認得我的多，自有人來替我還。快隨我來！」酒保無奈，只得同到對門樓上來。一看不是別人，卻是沈提點的兄弟沈五官，同著李提點兩個。濟顛道：「你們在此喫得快活，我卻被酒保逼得好苦！若再看見遲些，我這片黃皮，已被他剝去了！」兩個聽了，都大笑起來。沈五官吩咐家人，將錢打發了酒保。濟顛道：「多謝哥哥替我解

了這結！

沈五官道：「雪天無事，到此賞玩，正苦無人陪吃，你來得恰好！可放出量來痛飲一回！」濟顛道：「酒倒要吃，只因被他拖扯了這一回，覺得沒興！我且做首詩解嘲解嘲。」遂信口念道：「見酒垂涎便去吞，何曾想道沒分文？若非撞見龐居士，扯去拖來怎脫身？」二人聽了大笑道：「解嘲得甚妙！但不知此時還想酒吃麼？」濟顛道：「這樣天寒，怎不想他？」又朗吟四句道：「非予苦苦好黃湯，無奈篩來觸鼻香；若不百川作鯨吸，如何潤得此枯腸？」沈五官道：「你說鯨吸百川，皆是大話；及到吃酒時，也只平常。」濟顛道：「這是古人限定的，貧僧如何敢多飲？」又朗吟四句道：「曾聞昔日李青蓮，斗酒完時詩百篇；貧僧才吟兩三首，如何敢在酒家眠？」二人聽了又大笑道：「這等算起來，酒量到被做詩拘束小了！我們於今不要你做詩，只

是吃酒，不知你還吃得多少？」濟顛道：「吃酒有甚麼底止？」又吟四句道：「從來酒量無人管，好似窮坑填大海，又同筆車臥江邊，一碗一碗復一碗。」沈五官見濟顛有些醉意，私下同李提點算計道：「這和尚酒是性命了，不知他色上如何？今日我們也試他一試看。」便叫當值的去喚了三個唱的來，每人身邊坐一個。沈五官道：「濟公！我見你酒雖吃詩雖做，終是孤身冷靜，今特請這位小娘子來陪你，你道好麼？」濟顛連聲道好道好，遂又朗吟四句道：「不是貪杯併宿娼，風流和尚豈尋常？袈裟舊是黴蒸氣，今日新沾蘭麝香。」沈五官見濟顛同娼妓坐著，全無厭惡之心，因戲對濟顛道：「這裏是酒樓，不比人家，濟公便同這位娘子到房裏去樂一樂也無妨。」李提點又慫恿道：「濟公既勇於詩酒，又何辭於此？」濟顛笑一笑道：「我是肯了，只怕還有不肯的在。」又朗吟四句道：「燕語鶯聲非不妍，柳腰花貌

最堪憐。幾回欲逐偷香蝶，爭奈禪心似鐵堅。」沈五官道：「好佳作。濟顛雖是如此，但陰陽交媾，是人生不免的，出家人也該嘗一嘗滋味。」濟顛也不復辯，又朗吟四句道：「昔我爺娘作此態，生我這個臭皮袋。我心不比父母心，除卻黃湯都不愛。」濟顛吟罷，大家歡笑。叫人重燙熱酒，說說笑笑，直吃到天晚，方才起身。李提點先別去了，沈五官打發了唱的，對濟顛道：「今日晚了，你回寺不及，我同你到一個好處宿罷。」此時濟顛醉了，糊塗答應。沈五官叫從人扶著他，一逕到新街上劉行首家來。虔婆接著沈五官，十分歡喜，又問道：「官人如何帶這個醉和尚來？」沈五官道：「晚了回寺不及，故同來借宿。你若不嫌他是和尚，便著別人陪他也好。」虔婆笑道：「這個何妨？」便喚出兩個女兒來相見，就叫安排酒肴。沈五官道：「我們已醉，不消得了。」虔婆吩咐大姐同濟顛去睡，二姐陪五官去睡不題。

卻說大姐見濟顛醉了，閉目合眼的坐在堂中椅子上不動，只得上前，笑嘻嘻的叫道：「醉和尚，快到房中去睡了罷！」濟顛只是糊糊塗塗的。大姐叫了半晌不動，只得用手去攙了起來，慢慢的扶入房中去。濟顛到底不醒，大姐沒法，只得又將他扶到牀上去。濟顛也坐不定，竟連衣睡倒。大姐見他睡得不堪，遂扯他起來，替他解帶子，脫衣裳。推來推去，不一時，早把濟顛的酒弄醒了，睜開眼來，見是一個妓女在身上，替他脫衣服，叫一聲：「啊，噯！這是那裏？」大姐笑道：「這是我的臥房，是沈五官送你來的。你醉了，叫我費這許多力氣，快快脫了好同睡！」濟顛看了，急道：「罪過！罪過！」忙忙的立起身來，開了房門，往外就走。大姐討了個沒趣，只得自己去睡了。那濟顛走出房門聽一聽，外面才打二更，欲要開門走出去，恐被巡更的捉住。忽看見春檯旁邊有個大火箱，用手摸一摸，餘火未盡，還有些暖氣，便扒上去，放倒

頭和衣睡了。到了五更後，聽見朝天門鐘响，忙扒起來，推窗一看，月落星稀，東方早已發白，想起夜來之事，不禁大笑。看見桌上有現成的紙筆，遂題一絕道：「牀上風流牀上緣，爲何苦得口頭禪？昨宵戲就君圈套，白捨虔婆五貫錢。」題畢，舉眼看見桌上還放著昨夜取進來未曾吃的一壺酒在旁邊，移到面前，聞一聞，馨香觸鼻，早打動了他的酒興，也不怕冷，竟對著壺嘴，一吸一吸的吃乾淨了。自覺好笑，又題一絕道：「從來諸事不相關，獨有香醪真個貪。清早若無三碗酒，怎禁門外朔風寒？」濟顛題畢，遂拽開大門，一逕去了。

虔婆聽得門响，急得忙起來，到內堂一看，只見臺上一壺酒只剩了空壺，惟留下一幅字紙，不知何故。走到房裏去，看和尚也不見，大姐獨自個睡著，尙未曾醒。虔婆叫醒了，問他夜來之事。大姐道：「那和尚醉得不堪，故我

將錯就錯，扶引他上牀。誰想他醒了，竟跑出房去，倒叫我羞答答的不好開口。不知他後來便怎的過這一夜？」正說間，不覺沈五官也起身，同了二姐來到看濟顛，問知這些原故，又看了所題的二首詩，嘖嘖的贊道：「德行如此，方不枉了做個出家人！怪不得十六廳朝官都敬重他！真個是道高龍虎伏，德重鬼神欽。」沈五官亦辭別出門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施綾絹乞兒受恩 化鹽菜濟公被逐

卻說濟顛在劉行首家住了一夜，不像模樣，故起個早，踏著凍，走出了清波門。思量身上又寒，肚裏又飢，不若到王太尉家去，討頓早飯吃了再算計。遂一逕望著萬松嶺一路走來。打從陳太尉府前走過，那門公見了，就邀住了說：「師父那裏去？我家老爺甚是想你，且坐坐去！」慌忙進去通報了。太尉走出廳上，請濟顛相見。濟顛忙上前問訊。太尉道：「如何久不相見？」

濟顛道：「自從遠先師西歸，受不過衆和尚的氣，回天台去了年餘。回來，就要來望太尉，又被新長老拘束得緊。二日前，承火工的好情，私下與我吃了三碗，吃得興動，故此瞞了長老，私自出來了兩日。今日就便來望望太尉。」太尉道：「你空心出來，必定肚飢了。叫取湯來！」濟顛道：「貧僧湯倒不消。」太尉笑道：「不要吃湯，想是要吃酒了！」遂叫當值的整治了許多酒肴出來。濟顛也不作客氣，竟大啖大嚼，一連吃了十五六碗酒，道：「穀了！穀了！且別太尉回寺去。」太尉道：「你腹中雖然飽了，我看你身上穿這件破直裰，又赤條條的露兩隻精腿，豈不著怕冷？」濟顛道：「冷是冷，但這個頑皮袋，沒甚要緊，且自由他。」太尉道：「你雖如此說，我倒替你看不過！我今送你一疋綾子，一個官絹，一兩銀子，做裁縫錢，你去做件衣服穿穿。」濟顛道：「一個窮和尚，穿著綾絹衣服，甚不相宜，但是太尉的一番好意，不好拂得，只得

領受了。『太尉叫人取出來，付與濟顛。濟顛道：『貧僧受了太尉這等厚惠，何以報答？』也罷，太尉明年上冬有一大災，我替你消了罷。』因向太尉討出一個香盒，并紙筆來，在紙後不知寫些甚麼，放入盒內封蓋好了，親自付與太尉道：『可將此盒供奉在佛座之前。倘明年有災時，可開來看，照字而行，包管平安。』此時太尉也還似信不信，不期到了明年上冬，太尉忽染一個癱背，大如茶甌，痛不可忍，百醫不效，忽想起濟顛封的香盒來，忙取出開看，却正是一個醫背的方兒，那太尉如法醫治，便立見功效，方知濟顛是個神僧，此是後話不提。

却說濟顛得了綾絹銀兩，拜別了太尉出門，正要回寺，才走下萬松嶺，看見五六個乞兒，凍倒在那裏，號寒泣冷。濟顛甚是不忍道：『苦惱子！苦惱子！人都怕我身上寒冷，誰知又有寒冷過我的！可憐！可憐！』遂走近前問道：

『你們凍倒在此，可要人周濟麼？』衆乞兒聽見周濟二字，都拚命扒起來；看時，卻是個窮和尚，身上藍藍襪襪，也同我們差不多的人兒，嘆了一口氣，又都睡倒。濟顛道：『我問你們要周濟不要，怎的看我一看，不做一聲，又困倒了？』衆乞兒道：『我們飢寒如此，怎麼不望人周濟？但看你這個和尚，窮得與我們也差不多，說甚麼大話！』濟顛道：『難怪你們凍得這般模樣，原來一味的欺人！我雖是個窮和尚，却有那財主的貨物在此。』遂在懷中取出綾子官絹，袖子裏摸出這一兩銀子，拏在手中道：『這不是麼？』衆乞兒見了，便都不怕寒冷，一齊扒起來，圍著濟顛道：『老師父！你身上單薄薄的，難道不留些自己做衣裳，都捨與我們麼？』濟顛道：『我若自要做衣裳，又叫你們做甚麼？但是這綾絹，你們不合用，可拏到城裏市上去換些布疋，分勻了做衣裳方好。』說罷，將綾絹銀兩，一齊付與衆乞兒，自己竟回靈隱去了。

衆乞兒歡歡喜喜，俱道是活佛出現，救度衆生，忙忙入城去換布不提。

却說那濟顛回寺，剛進得山門，就撞見了首座問道：「你連日不見，長老甚是查問你卻在何處？」濟顛道：「我被長老拘束得苦了，熬不過，故走出寺去耍子耍子。不瞞你說，我連日在昇陽樓吃酒，新街裏宿娼。」首座大怒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一個和尚吃酒，已是犯戒，怎麼又去宿娼？快到方丈去與長老說個明白，省得後來連累我！」就一把把濟顛拖進方丈來，稟上長老道：「濟顛不守禪規，私自逃出飲酒宿娼，理當責罰！」長老問濟顛道：「你果有此事麼？」濟顛道：「不過一時遊戲，怎的沒有？」長老道：「別事可遊戲，宿娼如何也遊戲得？」命侍者打他二十。侍者領命，將濟顛拖翻在地，搗起直綴，不期濟顛未穿褲子，將身子一扭，早露出前面那件物事來，倒引得衆僧掩口而笑。長老看見，遂問首座道：「這廝出家釋子，怎如此無禮，一些

規矩也不知？」首座道：「這都是先師護短，道他瘋顛，縱容慣了，因此一味放肆。」長老道：「他既瘋顛，打他也無益，且放他起來，饒他去罷。」濟顛得放，跳起身來，走出方丈，呵呵大笑道：「你們這般惡禿驢，拖我去見長老，指望打我；長老有情，卻又不打我，只覺拖得沒趣！你若是個好漢子，須替我跌三交！」衆僧道：「你是個瘋子，誰來睬你？」濟顛道：「你這般賊牛，只會說寡嘴，卻又怕我！」自此益發瘋瘋顛顛，在寺攪亂。

衆僧都紛紛的來與長老算計，要逐他出寺。長老道：「他雖則瘋顛，卻是先師傳衣鉢的徒弟，怎好無端逐他？」監寺道：「我有一計，使他自己安身不牢如何？」長老問：「是甚麼計較？」監寺道：「先年寺中原有個鹽菜化主，每日化來供給公用，因這個職事，最難料理，無人承當，故此廢了。長老何不委他做個化主，叫他日日去化，他若化不來，自然怕羞，沒嘴臉回寺了。」

「長老道：『此計雖妙，只怕他不肯承當。』」監寺道：『這個不難，他最貪酒，只消請他吃個快活，再無不承當之理。』長老聽了，叫衆僧備酒，一面叫侍者尋了濟顛來。濟顛走入方丈，見了長老，長老道：『衆僧買酒在此，請你。』濟顛道：『衆僧與我都是冤家，今日爲何肯發此菩提心請我？必有原故。求長老說明了好吃。』長老道：『我初到此住持，不曉得前邊的事體。衆僧俱說先年寺中，原有個鹽菜化主，化來供給，近來無人，故此常住淡薄。今欲仍舊立一化主，十方去化，要你開一疏頭，因此買酒請你。』濟顛道：『這個不難，落得吃的，吃得快活，文章做得快當。』長老道：『既是請你，自然儘你吃。』遂令行童取出酒食，排在他面前，放下一隻大碗。濟顛大笑道：『每日瞞著長老，只覺吃得暢，今日長老請我，才吃得俏皮。』拿起碗來，一上手吃了二三十碗，還不肯住手。長老道：『酒雖吃，疏頭也要做，休得醉了悞事。』

濟顛道：「不難，不難，快取筆硯來，待我做了再吃罷。」侍者卽排上文房四寶，攤開冊子，濃濃的磨起墨來。濟顛也不思索，提起筆來寫道：

伏以世人所急，最是飢寒；性命相關，無非衣食。有一絲掛體，尙可經年；無數粒充腸，難挨半日。若無施主慈悲，五臟內便東顛西倒；偷乏檀那慷慨，方寸地必忍凍吞飢。持齋淡薄，但求些鹹味嘗嘗；念佛飢腸，只望些酸菜啗啗。欲休難忍，要買無錢，用是敬持短疏，徧叩高門，不求施捨衣糧，但只化些鹽菜。若肯隨緣，雖黃葉亦是菩提；倘能喜捨，縱苦水莫非甘露。莫道有限籬蔬，不成善果；要知無邊海水，盡是福田。若念和尚苦惱子，早發宰官歡喜心。總算來一日三十貫財，供入常住；遠看去終須有無量福，徧滿十方。非是妄言，須當著力！謹疏。

濟顛寫完呈上。長老看了，喝采道：「妙文！妙文！」叫行童再取酒來篩。濟顛

心下快活，又吃了十來碗。

正在興頭上，長老道：「你這疏頭，實是做得巧妙！今一客不煩二主，更請你做個化主罷。」濟顛道：「我是瘋子，如何做得化主？」監寺接口道：「濟師兄！長老託你，你休要推辭！你認得十六廳朝官，十八處財主，莫說一日八貫，便是八十貫也化得出來！」濟顛道：「我認得朝官財主，原只好騙他些酒吃吃，如何化得動他的錢鈔？」長老道：「你且胡亂化半年三個月，我再著人代你罷。」濟顛此時已吃得醺醺然，便道：「我吃了你們的酒，料推辭不過，就做個化主罷。」長老大喜，便叫點起香花燈燭，鋪下紅毡，請濟顛坐了，受長老三拜。濟顛取了化册，走出方丈來，暗想道：「此番舉動，明明是做成圈套，想逐我出寺！不如起了度牒，往別處去罷。」遂回方丈，稟上長老道：「既做化主，未免要各處去化，若無度牒，人只說我是個野和尚，誰肯施

捨？」長老道：「這也想得是。」卽令監寺取出度牒來，交與濟顛收了。濟顛見天色已晚，遂到禪堂去睡了一夜。正是朝夕焚修求佛度，佛在當面識不破；非是禪心荆棘多，總爲貪嗔生嫉妬。畢竟不知濟顛明日出寺，端的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不甘欺侮入淨慈 喜發慈悲造藏殿

却說濟顛過了一夜，到了次日，走出山門，一路裏尋思道：「這夥禿驢，合成圈套，逐我出寺，我想勉強住在這裏，也無甚風光！那淨慈寺德輝長老，平素與我契合，若去投他，必然留我。」定了主意，遂一徑往淨慈寺來，入見長老問訊。長老便問：「濟公何來？」濟顛道：「弟子的苦，一時說不盡！那靈隱寺衆和尚，與弟子不合，都想要逐我出來！昨日將我灌醉了，叫我鹽菜化主，弟子一時失口應承，我今日無面目回寺去，只得來投長老，望長老慈悲。」

留我！」長老道：「留是怎不留你？但你是靈隱寺子孫，未曾講明，於昌長老面子上不甚好看。待我明日寫一束去勸他，他若有甚參差，那時留你，便兩家都沒得說了。」濟顛道：「我師見得極是！」當晚就留濟顛在方丈暫時歇下。次早，寫了一封書，差一個傳使送到靈隱寺，面見昌長老呈上。昌長老拆開一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南屏山淨慈寺住持弟比丘德輝，稽首師兄昌公法座前。卽今新篁漸長，綠樹成陰，恭惟道體安享，禪規倍增清福，不勝慶幸！茲啓者：散僧道濟，昨到敝寺，言蒙師慈，差作鹽菜化主，醉時應允，醒卻難行。避於側室，無面回還。特奉簡板，伏望慈悲，念此僧素多酒病，時發顛狂，收回前命，責其後修。偷覷薄面，恕其既往，明日自當送上此肅。

昌長老大怒道：「道濟既自無能，怎敢受我三拜？這等無禮，我寺裏決不能

用他！』就在簡板後批著八字道：

似此顛僧，無勞送至！

遂將原書付與傳使帶回，稟知長老。長老大怒道：『這畜生可惡！我又不屬你管，怎這等無禮？他既如此拒絕，我偏收你在此，只要與我爭氣，就陞你做個書記僧，一應榜文疏頭，俱要你做。』濟顛一一應承謝了。長老自去選佛場坐禪念經，相安無事。

過了月餘，忽一日，閒步出山門，信著脚走到長橋底下，只見賣餛飩兒的王公在門前搗豆。抬頭看見了濟顛，便叫聲：『濟公！爲何多時不見？』濟顛道：『說也話長！於今卻喜得被靈隱寺趕到淨慈來，與你是鄰舍了！』王公道：『我此時買賣做完，沒甚事，同你下盤棋要耍何如？』濟顛道：『使得！使得！我贏了，你將一盤餛飩兒請我，我輸了，光頭上讓你鑿一個栗果，何如？』

「王公大笑道：『好好！』就托出條櫪子來，放在門前，取出棋子，一連下了五六盤，濟顛卻輸了一盤。王公道：『出家人，怎好鑿你的栗果？只替我寫一面招牌罷！』濟顛道：『不是詐你，我無酒，卻寫得不好！』王公道：『要吃酒，不打緊！』就叫對門方家酒店裏，燙將酒來。濟顛一動手，便是十五六碗，才問道：『你要寫甚招牌？』王公拿出一幅紙來道：『就是賣餛飩兒的。』濟顛提起筆來，寫下十個大字道：『王家清油細豆大餛飩兒。』王公自貼了這個招牌，生意日興一日，後事不提。

却說濟顛別了王公，乘著酒興，一逕走到萬松嶺來望毛太尉。毛太尉接見，問道：『爲何許久不來？』濟顛道：『一言難盡！被靈隱寺逐出，今在淨慈寺做了書記，終日碌碌，故不得工夫來看太尉。』太尉道：『今日天氣熱，閒得無聊！你來恰好，且同你到竹園中乘涼吃酒去。』濟顛道：『蒙太尉盛

情，貧僧也不敢推辭！』毛太尉聽了，笑將起來。兩人到了竹園，風景稱心，你一杯，我一盞，直吃到抵暮方罷。毛太尉就留濟顛在府中住了。一連盤桓了六七日，濟顛方辭了毛太尉，又去望陳太尉。陳太尉接了進去，相見道：『聞你在毛太尉家，正怪你不來！今既來了，也要留你五七日，才放你去！』濟顛笑道：『只要有酒吃，便住一年又何妨？』太尉道：『別的還少，酒是只怕你吃不盡！』二人說說笑笑，早已排上酒來。二人對吃，直到醉了方歇，醒了又吃。略纏纏就是三四日，濟顛猛想起道：『長老把我當個人看待，我私自出來了這十餘日，他心上豈不瞋怪？』遂苦苦的辭了陳太尉，急急回寺。

剛剛到長橋邊，早遇著寺裏的火工來尋，埋怨道：『你那裏去了這半月？把長老十分著惱，累得我們那裏不尋到！快去見長老，省得他心焦！』濟顛聽了，急急走入方丈，跪在長老面前道：『弟子放蕩了幾日，誠然有罪，望

我師慈悲饒恕！」長老道：「我怎樣囑咐你，你爲何一些兒也不改前非？且說你這幾日，在於何處？莫非又涉邪淫？」濟顛道：「弟子怎敢復墮前愆？只因多時不曾出門，把相識的多疏了，故到萬松嶺，蒙毛太尉好意，留住了五日；又承陳太尉盛情，更留住了四五日，故此耽擱了。」長老道：「胡說！他們是朝廷顯宦，你怎能與他來往？既這般敬重你，前日檀板頭叫你做鹽菜化主，你又何辭他做不得？」濟顛道：「鹽菜化主，有甚做不得？只是不伏氣化來與這夥禿驢吃！若像長老這等相愛，休說鹽菜，一日便要十個猪，也化得！」長老道：「你且休要誇口，我這寺中原有個壽山福海藏殿，於今倒壞了，若得三千貫錢，便能起造，你能化麼？」濟顛道：「不是弟子誇口說，若化三千貫，只須三日便完！但也須請我一醉！」長老大笑道：「你既有本事，三日內化出三千貫錢，理該請你！」卽命監寺去備辦酒食，長老親陪濟顛吃

酒。這濟顛一碗不罷，兩碗不休，直吃得大醉。長老道：「今日該開緣簿，但你醉了，明日寫罷。」濟顛道：「師父不知弟子與李太白一般，酒越多，文越好！」遂叫行童取過筆硯，并緣簿來，磨得墨濃，提起筆來，一揮而就：

伏以佛日永輝，法輪常轉；惟永輝，雖中天者有時而暫息；賴常轉，故依地者無舊不重新。竊見南屏山淨慈寺，承東土之禪宗，稟西湖之靈秀；從來殿閣軒昂，增巍峨氣象；況是門牆高峻，啓輪奐風光。近因藏殿傾頹，無處存壽山福海；是以空門寥落，全不見財主貴人。因思法輪不轉，食輪怎得流通？倘能佛日生輝，僧日自然好度。弘茲願力，仰伏慈悲。施恩須是大聖人，計工必得三千貫。捨得喜歡，人天踴躍；成之容易，今古仰瞻。有靈在上，感必能通；無漏隨身，施還自受。莫道非誠，此心可信！休言是誑，我佛證盟！募緣化主書記僧道濟謹疏。

濟顛寫完，長老見句句皆有禪機，不勝大喜，又叫侍者篩酒與他吃。濟顛吃得大醉，方才去睡了。

次早起來，就到方丈中來見長老道：「弟子今日出門去化，包管三日內化完！我師須要寬心，不可聽旁人的閒話！」長老道：「此乃佛門善事，只要你誠心去化，便寬限幾日也不妨。」濟顛道：「不消，不消，只要三日！」竟拏緣簿走出了寺門，一逕投萬松嶺毛太尉府中來。毛太尉道：「濟公爲何來得這樣早？」濟顛道：「因有一心事，睡不著，故起早來求太尉。」太尉道：「你有甚事求我，卻起得這樣早來？」濟顛道：「敝寺向來原有一壽山福海的藏殿，不意年久傾頽，今長老發心重造，委我募化三千貫錢。想我是個瘋顛和尚，那裏去化？故特來求太尉。」遂將緣簿呈上。太尉道：「我雖是個朝官，那裏有三千貫閒錢做布施？你既來化，我只好隨多少助你幾十貫罷。」

「濟顛道：『幾十貫成不得事，望太尉一力完成！』太尉道：『既如此說，且須費一兩個月，待下官湊集。』濟顛道：『長老限我三日內便要，怎能待一兩個月的話？』太尉見逼緊了，轉笑將起來道：『你真是個瘋子！三千貫錢，如何一時便有？』濟顛道：『怎說沒有？太尉只收了緣簿，包你就有！』遂將緣簿丟在案上，翻身便走。太尉忙叫人趕上，將緣簿交還他。濟顛接了，又丟在廳上地下道：『又不要你的，怎這等慳吝！』說完，竟一直出去了。太尉拾起緣簿，再叫人趕時，已不知去向矣。太尉吩咐門上：『今後休放濟瘋子進來，省得纏擾！』不知濟顛怎化得這三千貫錢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顯神通太后施錢 轉輪迴蝦蟆下火

卻說濟顛將緣簿丟與毛太尉，竟自回寺。首座問道：『你出走了半晌，化得些麼？』濟顛道：『多已化了，後日皆完。』首座道：『今日一文也無，後

日那能盡有？」濟顛道：「我自去化，不要你憂。」說罷，竟往禪堂裏去了。首座說與長老，長老也半信不信。到了次日，衆僧又來說道：「濟顛自立了二日限，今日第二日了，也不出去化，多分是說謊騙酒吃。」長老道：「濟顛雖說瘋顛，論理也不好騙我，且到明日再看。」

不期到了第三日，毛太尉入朝隨駕，見一個內侍尋著他，說道：「娘娘召你。」毛太尉忙跟了內侍，到正宮來叩見太后。太后道：「子童昨夜三更時分，夢見一位金身羅漢，對我說起西湖淨慈寺有一座壽山福海藏殿，近來崩塌，來要化我三千貫錢修造，他說緣簿現在毛君處。子童醒來，甚是奇異，故召汝來問，不知果有此事否？」太尉聽了，驚倒在地，暗想：「濟公原來不是凡人！」遂奏道：「兩日前，果有淨慈寺書記僧道濟，拏一緣簿，要臣子替他化三千貫錢。臣子一時拏不出，故回了他去。不期他竟神通，來化娘娘！」

「太后問道：『這和尚，平日可有甚好處？』太尉道：『平日并不見有甚好處，但只是瘋瘋顛顛的要酒吃。』」太后道：『真人不露相，這定然是個高僧！他既來化子童，我寶庫中有脂粉錢三千貫，可捨與他去修造，但此金身羅漢，不可當面錯過！你可傳旨備駕，待子童親至淨慈寺行香，去認他一認。』太尉領了詔旨，一面在寶庫中支出三千貫錢來，叫人押着，一面點齊嬪妃彩女，請娘娘上了鸞駕，自騎馬跟在後面，竟望淨慈寺來。

這日，濟顛還坐在爐前捉虱，首座看他光景不像，特來問道：『你化的施主如何了？』濟顛道：『將近就到。』首座笑着去了。又過了半晌，早有門公飛跑的進來報道：『外面有黃門使來說，太后娘娘到寺來行香，鸞駕已在半路了！』衆僧慌了手脚。長老急急披上袈裟，戴上毘盧帽，領著合寺僧人，出了殿門跪接，恰好鳳輦已到了，迎入大殿。太后先拈了香，然後坐下。長

老引衆僧參見畢，太后開口道：『子童昨夜三更時分，夢見一位金身羅漢，要化三千貫修造藏殿，子童夢中也親口許了。今日特特送來，命住持僧可查明了。』長老忙同衆僧一齊叩謝布施。太后道：『子童此來，雖爲布施著實要認認這尊羅漢。』長老又跪奏道：『貧僧合寺，雖有五百僧衆，卻盡是凡夫披剃，不敢妄稱羅漢，炫惑娘娘。』太后道：『羅漢臨凡，安肯露相？你可將五百僧衆，聚集來我看，我自認得。』長老領旨，命衆僧抬著香爐，繞殿念佛，一個個都要從太后面前走過。此時濟顛亦來在衆僧內，剛走到太后面前，太后早已看見，指著說道：『我見的羅漢，正是此僧！但夢中紫磨金色，甚是莊嚴，今日爲何作此幻相？』濟顛道：『貧僧是個瘋窮的貧和尚，并非羅漢，娘娘不要錯認了。』太后道：『你在塵世，混俗和光，自然不肯承認。這也罷了，但你化了子童三千貫錢，卻將何以報我？』濟顛道：『貧僧是個窮和

尙，只會打筋斗，別無甚麼報答娘娘——只願娘娘也學貧僧打一個筋斗轉轉罷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就頭向地，脚朝天，一個筋斗翻轉來，因未穿褲子，竟將前面的物事都露出來。衆嬪妃宮女見了，盡皆掩口而笑。近侍內臣見他無禮，都趕出佛殿來，要將他捉住。不料他一路筋斗，早已不知打到那裏去了。長老與衆僧膽都嚇破，忙跪下奏道：「此僧素有瘋顛之疾，今病發無禮，罪該萬死！望我娘娘恩赦！」太后道：「此僧何嘗瘋顛？真是羅漢！他這番舉動，乃是願我轉女成男之意，實是禪機，不是無禮。本該請他來拜謝，但他既避去，必不肯來，只得罷了。」說罷，遂上輦還宮。長老引衆僧送太后去了，方才放下了一塊石頭。因叫侍者去尋濟顛，那裏見個影兒。長老因對衆僧道：「濟顛要藏殿完成，故顯此神通，感動太后，今太后說出羅漢，故又作此瘋顛，掩人耳目，你們不要將他輕慢！」衆僧聽了，方才信服。

卻說濟顛出了寺門，先同衆小兒在西湖上採了一回蓮，採了又到石巖橋，望石陽里走去。到了教場橋，只見許多人在那裏圍著看，他也擠上去一看，原來是個癩蝦蟆落在尿缸裏，浸得澎脹死了。濟顛嘆道：「苦惱子！苦惱子！這也是輪迴一轉！」叫人取個火來，尋些亂草：「我與你下火！」遂作頌道：

「這個蝦蟆，浸得澎脹，在生猖狂，到死倔强。既已瞑目張牙，何不跏合掌？佛有大身小身，物得人相我相，一念淨來，離諸衆障。」

咦！青草池邊尋不見，分明夜月梨花上。」

燒完了，只見半空中現出一個青衣童子來，叫道：「多謝師父慈悲，已得超昇矣！」衆人看得分明，盡皆喝采。

濟顛正待轉身，忽背後一個和尚拖住道：「小僧是崇真寺裏僧人，砧

基便是。這裏西溪安樂山永興長老，屢欲與師父一見，再不能覿；今日相遇，且到敝寺去盤桓幾日！」濟顛就隨着砧基到永興寺來。永興寺長老大喜，忙請入方丈，一面獻茶，一面令侍者整治酒肴出來，三人共飲。濟顛遇了酒，就十分得意，竟吃了一夜。次日，又叫人到清溪道院，請了徐提點來相陪。那徐提點又是吃酒道士，大家吃得十分有興。過了兩日，又同砧基到崇真寺頑了幾天，吃酒做詩。不知不覺得在永興崇真二寺，與清溪道院幾處，就盤桓了四個月，早已是初冬天氣，身上覺得寒冷，想道：「我出來已久，也應該回去看看長老。」遂別了砧基并徐提點二人，竟向石人嶺來。

剛走到嶺上，又撞見天竺的懺首，濟顛問道：「師兄那裏來？」懺首道：「不要說起！我庵裏講主，昨夜被賊偷個精光，今著我到西溪街上鄭先生家問卜來。」濟顛道：「既是講主被盜，我也該去看他一看。」二人遂同落

了石人嶺，逕至棘寧寺。那講主正在納悶，見了濟顛，忙施禮道：「爲何久不來會？」濟顛道：「不然，今日也還不來，因知你失財煩惱，故特來寬慰。」講主道：「老僧掙了一世，一旦皆空，怎叫我不惱？」濟顛道：「出家人要財物何用？待他偷去，倒省得記挂！我今作一詩，替你發一笑，解解煩惱何如？」講主道：「你既有此美意，請唸來與我聽聽！」濟顛隨唸道：「啞吃黃連苦自知，將絲就緒落人機。低田缺水遭天旱，古墓安身著鬼迷。賊去關門無物了，病深服藥請醫遲。竹筒種火空長炭，夜半神龍面向西。」講主聽了笑道：「雙關二意，倒說得有趣！我於今心中十分愁悶，你須在此暫住一兩月，替我解笑解笑方好。」濟顛道：「若有酒吃，便住一兩年也不妨！」講主道：「別的都被偷去，惟酒尚在，只怕你吃不了！」兩人又大笑。不知濟顛住下作何行狀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解僧饑貴人施筴 觸鐵牛太守伐松

話說濟顛在棘寧寺，不知不覺過了兩月，看看臘盡，講主捨不得他回去，對濟顛道：「你益發過了年去罷！」濟顛道：「這卻使不得！長老豈不嗔怪？」遂別了講主，竟回淨慈寺來。走進方丈中，見了長老，拜道：「弟子回來了。」長老道：「你怎不與老僧說知，竟出去了這半年來？去自專，旁人豈不笑我？」濟顛道：「弟子知罪，今後再不敢了。」自此在寺中過了年，每日只在禪堂裏，與衆人誦誦經，念念佛，混過了兩三個月。

倏忽暮春，天氣清明，濟顛忽想動起來，稟長老道：「弟子久不出門，許多朋友，恐怕生疎了，今日要出去望望，特來稟知，放弟子出去走走。」長老道：「放便放你去，但只好兩三日，便要回來。」濟顛應承了，遂一逕投萬松嶺毛太尉府中來。毛太尉接進去相見過，太尉道：「自從太后娘娘到你寺

中，不意又是半年了，那日你弄禪機，打筋斗，我甚爲你擔憂，恐怕有禍，不期太后娘娘心靈性慧，倒打破了你的盤中之謎，反再三的贊嘆！濟顛道：『這是我一時瘋發了，有甚麼禪機？感得佛天保佑，免了這場大禍，又完成了藏殿的功德，故今日特來謝謝太尉！』太尉道：『你來得正好！今日園丁在竹園中，掘得些新筍芽兒進來，我見是初出之物，將一半進上朝廷，還留一半在此，待我命庖人煮來，與你嘗新，可好麼？』濟顛便道：『好是好，但做和尚的，此時吃他，未免過分！』太尉道：『筍乃素物，又非葷肴，有何過分？』濟顛道：『太尉不知！俗語說得好：一寸二寸，官員有分。一尺二尺，百姓得吃。若是和尚要吃，直待織壁。』我做和尚的，此時吃他，豈不過分？』說得太尉笑將起來。不一時，庖人煮了筍，又燙了兩壺酒來，排上。濟顛一到口，便吃了大半碗，又是幾碗酒，吃得快活，便說道：『我虧太尉高情，得以嘗新！我家長老，』

坐在寺中，夢也還不曾夢見，我且剩幾塊帶回去與他吃吃，也顯得太尉的人情。」太尉道：「這是殘剩的，怎好帶去？」遂叫庵人又取了一碗來，用荷葉包好，付與濟顛。濟顛作謝而回。

剛到山門，首座問道：「你手裏包兒，莫非狗肉？」濟顛道：「雖不是狗肉，卻比狗肉更美！」因將包兒往他鼻上一塞道：「你且聞一聞看！」首座只認做要他吃，把鼻子掩着躲開。濟顛遂一逕到方丈來見長老。長老問道：「你今日爲何纔去便回？」濟顛道：「因毛太尉請我吃新筍，我見滋味美，因討了一包來，請長老嘗新，故此不曾耽擱。」遂向侍者討了一個盤子來，將荷葉包打開，把筍兒傾在盤內，托上來獻與長老。長老道：「物雖微，卻難得你一片好心！」遂舉箸吃了好些，贊道：「果然好滋味！」剩下的，就叫方丈中幾個侍者分吃了。不一時，衆僧得知，都來討筍吃。長老道：「這筍，乃道

濟帶歸來請我的，止得一節，如何分散得衆人？」衆僧道：「這不干長老之事，多是濟顛不是佛門牒章，你既自吃了新筍，又帶來請了長老，難道就不該化些來請請大衆？」濟顛道：「你們只輕易說個化字，殊不知化人的東西，有好些爲難！我在太尉府中，不知說了多少禪機，方才有得到口，你們坐在家裏，白白的就要想吃也罷，就將這新筍爲題，你們衆人做得一首詩出，便苦我不著，去化兩擔來請你們罷！」衆僧聽說做詩，俱默然不語。長老道：「他們如何理會得來？待老僧代他們做一首罷。」遂信口吟七言一絕道：「竹筍初生牛犢角，蕨芽初長小兒簋。旋挑野菜炊香飯，便是江南二月天。」濟顛道：「好詩！好詩！但他們要吃筍，怎麼要師父做詩？今我師既代他們做了，我也推辭不得。」因折着指頭算道：「今日諒不能有，明日料還也無；挨到後日，還你們兩擔罷。」長老道：「新生物多寡有些就罷，如何

論得擔？」濟顛道：「包有包有！」說罷，又自頑耍去了。

到次日，又到毛太尉府中。太尉問道：「你今日又來，莫非昨日的酒吃得^{不盡興麼}？」濟顛道：「倒不爲要酒吃，只因昨日承太尉賜的筍，回去與長老吃了，衆僧看見，都饑哩哩要吃，再三求我來化，我看不過他們咽下垂涎，一時許了化兩擔與他們，故又來燥煩太尉。」太尉笑道：「你這和尚，真不曉事！一個才出土的新筍，只好掘些嘗嘗新，怎麼論起擔來？」濟顛道：「只要太尉肯捨，包管園中廣有！」太尉若不信，可叫園丁來問便知。」太尉遂叫園丁來問道：「竹園裏可曾又發些新筍出來？」園丁稟道：「好叫太尉得知！昨日掘過，一寸也不留；今日看時，滿園中徧地密雜雜的都攢出頭來，大是怪事！」太尉又驚又喜，便對濟顛道：「今日方透芽，掘起必少，莫若養他一夜，明日還可多得些，也是你來爲衆僧化一場。」濟顛道：「多謝太尉，

如此更好！』太尉遂命備酒與他同飲。到晚，就留在府中歇了。次早起身，太尉同濟顛步入竹園，看那園丁將新爆出來的筍盡數掘起，共有五擔，太尉吩咐叫五個當值的挑了送到寺裏去。濟顛謝了太尉，領著這五擔筍回寺來。衆僧在山門前望見，皆大歡喜，忙來報知長老。長老贊嘆道：「濟顛作用，果是不凡！」不一時，濟顛同筍到了。長老著人收了筍，取出五百文錢，酬勞了送筍的五個人；一面即命煮筍，與合寺僧人同吃了。衆僧俱各歡喜散去不提。

過了幾日，濟顛在寺無事，忽想起靈隱寺昌長老已死，不曾去送喪；又聞得是印鐵牛做了長老，不知規矩如何，定了主意，要去望望，遂一逕走到靈隱寺，煩侍者通報了長老。長老想道：「他是個瘋子，一向被昌長老逐出在外，今日又來做甚麼？莫非想著舊事，要來纏擾，只不睬他便了。」吩咐侍

者，回報不在。侍者回復了濟顛。濟顛冷笑了一聲，又走到西堂來見小西堂。那小西堂也回說不在。濟顛遂向行童借了筆硯，去冷泉亭下作詩一首，罵長老道：『幾百年來靈隱寺，如何卻被鐵牛閑？蹄中有漏難耕種，鼻孔繚天不受攀。道眼豈如驢眼瞎？山門常似獄門關。冷泉有水無鷓鷯，空自留名在世間！』又做一絕譏誚西堂道：『小小庵兒小小窗，小小房兒小小牀；出入小童并小行，小心服侍小西堂。』

題完，將二詩付與行童，竟自回寺。這行童不敢隱瞞，將詩呈與長老。長老大怒道：『這厮自恃做得兩首詩，認得幾個朝官，怎就敢如此無禮，將我輕薄？難道我就罷了不成！』狠狠的想了一會，想出一計來：『那臨安府趙知府，是我最相好的，待我寫信去求他，將淨慈寺門外兩旁松樹，盡行砍去，破了他寺裏的風水。他長老曉得是濟顛起的禍根，必然驅逐他，方洩得我

這口惡氣！』算計定了，遂寫書去求趙太守不提。

且說德輝長老這一日，正與濟顛同坐說些閒話，忽門公來報道：『不好了！寺中禍事到了！臨安府趙太爺，親自帶了百十餘人，要砍去寺門兩旁松樹！』長老著忙道：『這些松樹，乃一寺風水所關，若砍去，又眼見得這寺就要敗了！如何是好？』濟顛道：『長老休慌，待弟子去見他！』長老道：『聞得這官人十分利害，你須要小心！切不可弄甚惡禪機，去觸他之怒，便無解救了！』濟顛道：『我師寬心，萬萬不妨！』遂從從容容走出山門，向著趙太守施禮道：『淨慈寺書記僧道濟參見相公。』太守道：『你就是濟顛麼？』濟顛道：『小僧正是。』趙太守道：『聞你善作詩詞，譏誚罵人。我今來伐你寺前的松樹，你也敢作詩譏誚罵我麼？』濟顛道：『水腐蟲生，人有可譏誚處，方可譏誚。如相公乃一郡福星，百姓受惠，小僧頌德不遑，焉敢譏誚相公？』

此來，若果是伐樹，小僧不揣俚陋，吟詩一首，敢爲草木乞其餘生，望相公垂鑑！」趙太守道：「你且唸來我聽！」濟顛遂信口吟道：「亭亭百尺接天高，曾與山僧作故交。滿眼枝柯千載茂，可憐刀斧一齊敲。窗前不見龍蛇影，屋畔無聞風雨潮。最苦早間飛去鶴，晚回不見舊時巢！」趙太守聽了濟顛之詩，沈吟了半晌道：「你卻是個有學問的高僧！本府誤聽人言，幾乎造下一重罪孽！」遂命伐樹人盡皆散去。復與濟顛作禮道：「果是好詩，字字動人！此地人環翡翠，屋隱烟霞，大有禪林風味，意欲再求一首佳作，與小官參悟，萬勿吝教！」濟顛聽了，遂信口長吟一律道：「白石磷磷接翠嵐，翠嵐深處結茅庵。煮茶迎客月當戶，採藥出門雲滿籃。花被鳥拈疑佛笑，琴爲嵐拂宛禪談。今朝偶識東坡老，四大皆空不用參。」太守聽了，嘆賞不已道：「吾師語含宿慧，道現真修，下官有一律奉贈，以博一哂！」亦長吟一律道：「不作

人間骨肉僧，朗同明月淨同冰；閒思吐作詩壇瑞，變相留爲法界徵。從性入禪誰問法，明心是性不傳燈。下根久墮貪瞋夢，今日方欣識上乘。」濟顛聽了，再三感謝，遂邀太守入寺獻齋。太守欣然齋罷，方才別去。長老見太守去了，方對衆僧道：「今日若非濟顛，這些松樹危矣！快叫人尋他來謝！」

誰知這濟顛誠恐驚動耳目，已脫身出去閒走。剛走到長橋，忽看見賣餛飩兒王公門上帖著斗書，吃了一驚，忙走進去。只見王婆正坐在棺材邊哭，看見了濟顛，方說道：「阿公平日與你相好，後日出殯，請你下火，說兩句禪機，令他往生西方，也見得你的情分！」濟顛道：「既要我下火，到後日準來。」說罷，就走去長橋上閒坐。只見賣蘿蔔的沈一，挑著空擔走來，看見濟顛坐在橋上，便道：「多時要請師父吃一壺，再不湊巧，今日有緣，倒撞著師父閒坐，我又無事，同到酒店吃一碗何如？」濟顛道：「甚好！」二人遂走入

酒店坐定。沈一忙叫店家取酒來篩。濟顛一連吃了幾碗，吃得爽快，看著沈一道：「難得你一片好心請我！我自有話對你說，不知你肯聽否？」沈一道：「師父定是好話，且請說來，小人那有個不聽的理！」不知那濟顛說出甚話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佛力顛中收萬法 禪心醉裏指無明

卻說濟顛對沈一道：「人生在世，只爲這臭皮囊要吃要穿。我看你又無老小，終日忙忙碌碌，何時得了？倒不如隨我到寺裏去，做個和尚，吃個安頓飯罷！」沈一道：「我久懷此意，但恐爲人愚蠢，一竅不通，寺中不收留。若師父肯帶我去，今日就拜了師父，到寺裏去！」濟顛道：「直截痛快，倒做得和尚！」吃完了酒，就領了沈一，入寺來參見長老道：「弟子尋得一個徒弟在此，望長老容留！」長老道：「也好也好。」遂命侍者燒香點燭，叫沈一跪

在佛前，替他摩頂受記，改名沈萬法。正是偶然拜師父，便成親子孫；何須親骨肉？寬大是禪門。

次日，濟顛無事悶坐，吩咐沈萬法：『到竈下去扒些火來！』萬法道：『師父要火做甚麼？』濟顛道：『我身上被這些餓虱子，叮得癢不過，今日要尋他的無常，因此要火。』沈萬法聽了，就去扒了一盆火來，放在面前。濟顛脫下直裰來，在火上一烘，早鑽出許多虱子來。內中還有兩個，結在一塊不放的。濟顛笑道：『原來虱子也有夫妻！我欲咬死他，又怕污了口；欲掐死他，又怕污了手。不如做個功德，請你一齊下火罷！』遂將直裰一抖，許多虱子都抖入火中。濟顛口中作頌道：

「虱子聽我言，汝今當記取！既受血氣成，當與皮肉處，清淨不去修，藏污我褲裏。大僅一芝麻，亦有夫和妻，靠我如泰山，啞我如甘露。我

身自非久，你豈能堅固？向此一爐火，切莫生恐怖；拋却蠕動軀，另覓人天路。

唳！烈火光中爆一聲，剎剎塵塵無覓處！

濟顛復將直裰穿上道：「他不動，我便靜，快活快活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往外走。一逕走到王公家裏，恰好喪事起身，濟顛對王婆道：「你又不曾請得別人，我更替你指路罷。」遂高聲唵道：

「餽餽兒王公，秉性最從容；播豆播了千百擔，蒸餅蒸了千餘籠。用了多少香油，燒了千萬柴頭；今日盡皆丟去，早日主顧難留。靈棺到此，何處相投？」

唳！一陣東風吹不去，烏啼花落水空流！」

衆人抬棺，直抬至方家峪歇下。請濟顛下火，濟顛手執火把道：「大眾聽著！

王婆與我吃粉湯，要會王公往西方。西方十萬八千里，不如權且住餘杭。」

濟顛唸罷舉火。衆親戚中有暗笑的道：「這師父倒好笑！西方路遠，還沒稽查，怎麼便一口許定了在餘杭？」正說未了，忽見一人走到王婆面前作揖道：「恭喜婆婆！餘杭令媛，昨夜五更生了一位令郎，令婿特使我來報個喜信。」原來王婆有個女兒，嫁在餘杭，因爲有孕，故未來送喪。今聽說養個兒子，滿心歡喜，忙問道：「這兒子生得好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不但生得好，還有一樁奇事，左脇下有個餽，王公四個硃字，人人疑是公公的後身。」衆親友聽了，方大驚駭，都知道濟顛不是凡人，大衆來圍著他問因果。濟顛見衆人圍得緊，便跳在桌子上，一個筋斗，露出前頭的物事來。衆人都大笑。

濟顛乘衆人喧笑的時候，便一逕走了，離了方家峪，進了清波門，一直

到了新官橋下沈平齋的藥舖中來。沈平齋卻不在家，那沈媽媽往時最敬重濟顛，忙請進堂中奉茶，親治酒請他。濟顛見了酒，不管好歹，一上手便吃了十餘碗，已有些醉意。娘姨又托出一碗辣汁魚來，濟顛也不推辭，吃一碗酒，又喝些魚湯，不知不覺，吃得十分酩酊，方才作謝起身。沈媽媽見他醉了，囑咐道：「你往十里松回去，那裏路靜，你醉了，須要小心些！」濟顛糊糊塗塗的應道：「我和尙一個空身體，有甚小心？今夜四更時，你們後門倒要小心！」竟跌跌撞撞的去了。沈媽媽聽見濟顛說話悞曉，到了四更天，不放心，叫人暗暗的到後門去看，不期果有個賊在那裏挖壁洞，那時喊將起來，方逃走了。自此益發敬重濟顛，就如活佛。

且說濟顛剛走出清波門，身體醉軟了，掙不住脚，一滑，早一交跌倒在地，扒不起來，竟閉著眼要睡。把門軍並過往行人，俱圍攏來看。有的認得說：

「這和尚是淨慈寺的濟書記！」有的說：「他做得好文，吟得好詩，那個朝官不與他相好？」有的說：「這和尚沒正經，一味貪酒！」內中有一個道：「我要到赤山，經過淨慈寺，卻是順路，做我不著，攙了他去罷。」衆人道：「好，也是好事！」那個人將濟顛扶起來，攙著走。濟顛步一步，掙一掙，攙他好不吃力？苦苦的攙到十里松，濟顛立腳不住，又跌倒了，那裏再扶得起？那人無法，只得撇了他，自走到淨慈寺報信。沈萬法急急的趕到十里松，只見濟顛醉昏昏，酒氣直沖的睡在地下。沈萬法叫道：「師父醒來，我攙你回寺去！」濟顛看見是沈萬法，便罵道：「賊牛！你豈不知師父醉軟了？卻叫我自家站起來！」沈萬法無奈，只得將他扶起來站著，自己蹲下身子去，叫他伏在背上，然後馱起。走不上數十步，不道那濟顛酒湧上來，泛泛的要吐。沈萬法道：「師父忍着些，待我一逕馱到寺再吐罷！」濟顛也不言語。又馱著走不

上三五十步，濟顛忽一陣惡心，那些穢物直湧上喉嚨來，那裏還忍得住，早一聲響，吐了沈萬法一頭一面。沈萬法欲要放下來收拾，卻恐再馱費些力氣，只得耐著穢臭，一逕馱入寺中，到廚房內眠牀上，方才放下。打發他睡了，然後去洗乾淨了頭面。再來看師父，只見濟顛睡得熟熟的，就坐在旁邊伺候。

等不多時，忽見濟顛一個軸轆子跳將起來，高聲喊道：「無明發呀！無明發呀！」衆僧雖多聽見，只認做濟顛酒狂，誰來理他？沈萬法也鶻鶻突突，又打發濟顛睡下。睡不多時，又跳將起來高叫道：「無明發呀！無明發呀！」此時已是更餘天氣，衆僧俱已睡了。濟顛叫了許久，見無人理他，遂走出來繞著兩廊高叫：「無明發呀！無明發呀！」直叫到三更時分，忽羅漢堂琉璃燈燒著了旛腳，火開發起來。及至衆僧驚覺扒起來時，早猛風隨火，烈燄騰

騰，已延燒到佛殿與兩廊各僧房了。衆僧方才慌張，忙來救火搶器物，已是遲了，只急得亂跑。濟顛罵道：「我叫了這半夜，都塞著耳朵不聽！於今燒得這般，只可惜長老匆匆歸去，不曾見得一面，送送他，可憐可憐！」此時衆僧苦作一團，那裏還有心來聽他的話？直燒到天明，早有許多弓兵入寺來查失火的首犯，將兩個監寺捆將去了。衆僧一時燒苦了，捶胸跌腳，都恨恨的道：「我們晨鐘夕梵，終日焚修，難道許多菩薩，就沒有一點靈威救護救護！」濟顛聽了，大笑道：「你們這般獸和尚，如何得知成毀乃人世之事，與佛菩薩何干？」因口唸四句道：「都是你們——無明一點起逡巡，大廈千間故作塵。我佛有靈還有感，自然樓閣一番新。」可惜偈大一個淨慈寺，失了火，從前半夜燒起，直燒到次日午時方住，大殿兩廊盡皆燒毀，惟有山門不壞。大家立在山門下，查點僧衆，雖多焦頭爛額，卻人人都在，只不見了長老。

有的說，想是在方丈中熟睡，被火燒死了；有的說，定是見火緊，逃往寺外去了。衆僧分頭向各處找尋。未知長老果在何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松長老欣飛錫杖 濟師父怒打水鏟

卻說這淨慈寺因失火，不見了長老，衆僧往各處找尋，並無踪跡。濟顛見了嘆道：「你們這班和尚，真個都是馱子！我已說過，長老原從天台來，今日已歸天台去了，怎麼還尋得他著？」衆僧俱不信，都道：「那有此事？就是燒死了，少不得有些骸骨。」就叫火工，在方丈瓦礫中去扒着。扒了多時，忽扒出一塊磨平的方磚來，上有字迹。衆僧爭看，卻是八句辭世偈言：「一生無利又無名，圓領方袍自在行。道念只從心上起，禪機卻是舌根生。百千萬劫假非假，六十三年真不真。今向無明叢內去，不留一物在南屏。」衆僧看得分明，方知長老是個高僧，借此遁去，亦識濟顛有此來歷，不是亂言。然到

此田地，無可奈何，只得與濟顛算計，要將燒未盡的木頭，搭起幾間茅屋，大家草草安身。濟顛道：「好！」忽走到廚下，看見屋雖燒去，卻剩下一大鍋熱湯。濟顛叫道：「他事且慢算計，此間有好熱湯，且落得來洗洗面！看你們不要惱壞了，我有支曲兒，且唱與你們聽聽，解解悶何如？」遂唱道：「淨慈寺蓋造是錢王，一霎時燒得精光；大殿木廊都不見，止剩下四個泥土的金剛；佛地與天堂，平空似校場。——卻有些兒不折本，一鍋冷水換鍋湯。」衆僧聽了，都大笑起來道：「如今這般苦惱，怎麼你還要瘋顛？我們的苦，且擱開再說，但是兩個監寺，被官府捉去，枷在長橋上，你須去救他一救方好！」濟顛道：「這個容易！」遂一逕走到長橋，果見兩個監寺枷在那裏，因笑道：「你兩個板裏鑽出頭來，好像架子上安著炮燈。」兩個監寺道：「好阿哥！我們在此好不苦惱！你不來救我，反來笑我。」濟顛笑道：「你且耐心捱一會，

自然救你。」

說罷，竟往毛太尉府中來。毛太尉接著說道：「聞你寺中被了回祿，卻是苦了！」濟顛道：「和尚家空著身子，白吃白住，有甚苦處？只苦了檀越施主，又要累他們重造。於今兩個監寺枷在長橋上，這卻是眼前剝膚的真苦，須求太尉慈悲，去救他一救！」太尉道：「不要緊，待我寫書與趙太守，包管就放。你且安心在此吃兩杯解悶看。」即叫當值的安排出酒來，與他對吃。濟顛吃到半酣道：「多謝太尉高情，留我吃酒！但我記挂這些和尚，在火場上悽悽惶惶的沒個理會，且回去看看。」遂別了太尉出來。

行至寺前，只見兩個監寺已放了回來，向濟顛謝道：「虧了濟師父！」濟顛道：「謝到不消謝得，但蛇無頭不能行，這寺裏僧徒又衆，亂鬩鬩的苦沒有個好長老料理，却怎生過活？」首座道：「我們正在此商量，不知你請

那個長老，方主持得這寺？」濟顛道：「我想別人來不得，除非蒲州報本寺松少林長老，方有些作用。」監寺道：「這個長老果然是好，但恐他年紀高大，未必肯來。」濟顛道：「要他來也不難，只要多買些酒來吃得我快活。」監寺道：「此是大家之事，況今粥飯尙且不能周全，那有閒錢去買酒請你？你若不肯寫書，只得合寺寫一公書去請。」濟顛道：「倘你們的公書請不來時，卻要被我的笑話！寺裏既無酒吃，只得別尋主顧。」遂一逕去了。這裏合寺僧人同修了一封公書，叫個傳使，竟到蒲州報本寺來，見了松少林長老，呈上公書。長老看了道：「承衆人美意，本該承命而往，但老僧衰邁，如何去得？」傳使又再三懇請，長老只是苦辭不允。傳使無奈，只得回寺報知長老不來之事。衆僧沈吟不悅道：「他不肯來，卻如何處？」首座道：「除非買酒請濟顛，叫他寫書去，方有指望。」衆僧沒法，只得設法銀子，買了一罇酒來，

叫人四下去將濟顛尋來，請他吃。濟顛見了酒，也不問好歹，一上口便吃了十數碗，吃得有些光景，方問道：「你們這般禿子，平日最是慳吝，今日爲何肯破鈔請我？想必是請不動松長老，又要我寫書去請了。」衆僧聽了，俱笑起來道：「果是空走了一遭，只得又來求你。」濟顛道：「吃了你們的酒，自然回不得你們。」叫取筆硯來，寫了一封書，付與傳使，然後又吃，直到爛醉方歇。

且說這傳使連夜趕到蒲州，復到報本寺來見長老。長老道：「老僧已辭你去了，如何又來？」傳使道：「本寺濟書記有簡板呈上。」松長老接來拆開一看，上寫道：

伏以焚修度日，終是凡情；開創補天，方稱聖手。雖世事有成必毀，但天道無往不還。痛淨慈不幸，淨掃三千；悲德輝長辭，忽空四大。遂致

菩提樹下，法像浸凋；般若聲中，宗風冷落。僧歸月冷，往往來來，如驚樓之鳥；人去山空，零零落落，如吹斷之雲。鼓布已失，何以增我佛之輝？衣食漸難，大要出如來之醜。欲再成莊嚴勝地，須仰仗本邑高人。恭惟少林大和尚，行高六祖，德庇十方，施佛教之鈴鎚，展僧人之鼻孔。是以不辭千里，通其大衆之誠，敬致一函，求作禪林之主。若蒙允諾，瓦礫吐金碧之輝，偷發慈悲，荆棘現叢林之色。大小皆面度，休負諸山之望；近遠悉舟楫，弗辭一水之勞。慧日峯前，識破嶮崖之句；南屏山畔，願全靈隱之光。佇望現身，無勞牽鼻。

長老看了大喜道：「濟書記這等鄭重，只得要去走一遭？」吩咐傳使走回，報知濟書記：「叫他休得出去，在寺候我，老僧只在月內准到。」傳使謝了，先回報知衆僧大喜，對濟顛道：「你千萬不要出門，恐松長老到時，沒處尋

你！」濟顛道：「若不出門，那得酒吃？」也不睬衆僧，竟一逕去了。

監寺與衆僧商議道：「若留他在寺，每日那有許多錢買酒？不留他，又恐長老來，不見了他不歡喜。」首座道：「我有一法，且暫時哄著他，拏個大空罈，盛滿湖水泥了罈口，只說是賒來的好酒，待長老來了，方開來請他。等到長老來時，開出水來，也不過一笑。」監寺道：「妙，妙，妙！」忙叫人尋了濟顛回來，對他說道：「一向要買酒請你，卻柰無錢！今在一個相熟人家，賒得一罈好酒在此，卻先講明，直待長老到了，方開來請你，你心下如何？」濟顛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也要抬出來我看一看才放心。」首座就叫兩個火工，把罈子扛到面前。濟顛道：「既已賒來，便打開來，多寡取些嘗嘗也不妨。」首座道：「這是新泥的，開來就要走氣，明日便無味了。」濟顛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這一個大罈，也儘穀我一吃了。」仍叫火工扛到草屋裏放著，每日去看著。

兩三徧。

過了數日，報說長老到了，衆僧忙忙出寺去遠遠迎接進寺長老先到草殿上，禮了佛，然後衆僧請長老坐下。各執事一一參見過，長老就要與濟顛講話。濟顛辭道：『有話慢講，且完了正事！』忙忙走去，叫火工將酒快扛了出來，取一塊磚頭，將泥封敲去，急低下頭來聞，卻不見酒香，再將碗去打，出半碗出來嘗嘗，竟是一罍寡水——心中大怒，遂拾起磚頭來，將罍子打得粉碎，灑了一地的水。衆僧在旁邊，都掩著口笑。濟顛看見，益發急了，亂罵道：『這一夥禿驢，怎敢戲我！』松長老聽了，不知理由，問侍者道：『這是爲何？』侍者道：『濟師父要酒吃作鬧。』長老道：『濟公要酒吃，何不買兩瓶請他？』濟顛聽見長老叫買酒請他，方上前分辨道：『這班禿驢不肯請我，若說是無錢，情猶可恕，怎將水充作酒來戲弄我？這樣無禮，該罵不該罵！』

長老聽說將水充酒耍他，禁不住也笑將起來道：「該罵！該罵！但你不要與他們一般見識，我自買酒請你。」濟顛道：「長老遠來，我尙未與長老接風，甚麼道理反要長老破鈔？」長老道：「我與你同是一家，那裏論得你我？」不一會，已叫人買了酒來。濟顛因開鑊時，已是垂涎了半晌，喉嚨裏已格格有聲，今酒到了面前，那裏還忍得住？也不顧長老在前，一連就是七八碗。吃得快活，想起前事，也自笑將起來，對著長老道：「弟子被這班賊秃耍子，如今想起來，又好惱，又好笑。因做了兩首詞兒，聊自解嘲，且博長老一笑。」叫取筆紙寫出呈上。長老展看，卻是兩首點絳唇：

「殘液滿喉，只道一鑊都是酒，指望三甌，止住涎流口。不意糟糕，盡爲西湖有！唯而否，這般秃狗，說也真正醜！虧殺阿難，一碗木乾，又一碗，甘露雖甘，那得如斯滿？不是饕餮，全仗神靈感。冷與煖，自家打

點，更有誰來管？」

長老看了，笑個不了，又贊道：「濟公不但學問精微，卽遊戲之才，亦古今無二！——老僧初到，尙未細問，不知貴寺被災之後，這募緣的榜文，曾做出張挂麼？」濟顛道：「這夥禿驢，只想各自立房頭，做人家，誰肯來料理正事？還求長老作主。」長老道：「既是未做，也就遲不得了，今日就要借你大筆一揮。」濟顛道：「長老有命，焉敢推辭？但是酒不醉，文思不佳，求長老叫監寺再買一壺酒吃了，方才有興。」長老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遂又叫人去買來。濟顛吃了，不知又作何狀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榜文叩闍驚天子 酒令參禪動宰官

話說松長老又買酒來請濟顛，吃得醉了，十分快活，便提起筆來寫道：伏以大千世界，不聞盡變於滄桑，無量福田，到底尙存於天地，雖觀

融不道，肆一時之惡，風伯無知，助三昧之威，掃法相還太虛，燬金碧成焦土，遂令東土凡愚，不知西來微妙，斷絕皈依路，豈獨滅湖上之十方？不開方便門，實乃缺域中之一教。卽人心有佛，不礙真修，恐俗眼無珠，必須見象，是以重思積累，造寶塔於九層，再想修爲，塑金身於丈六，幸遺基尙在，非比開創之難，大衆猶存，不費招尋之力。倘邀天之幸，自不日而成。然工興土木，非布施金錢不可，力在布施，必如天檀越方成。故今下求衆姓，益思感動人心，上叩九闍，直欲叫通天耳。希一人發心，冀萬民効力，財聚如恆河之沙，功成如法輪之轉，則鐘鼓復震於天空，香火重光於先帝。自此億萬千年，莊嚴不朽如金剛，天人神鬼，功德長銘於鐵塔，謹榜。

長老看見濟顛做的榜文，精深微妙，大有感通，不勝隨喜，卽叫人端端莊莊

寫了掛於山門之上。過往之人看了，無不贊羨。

不多時，闐動了合城的富貴人家，都來看榜；多有發心樂助，也有銀錢，也有米，也有布的，日日有人送來。長老歡喜道：『人情如此，大概寺主有可興之機矣！』濟顛道：『這些小布施，只好熱鬧山門，幹得甚事？過兩日，少不得有上千上萬的大施主來，方好動工。』長老道：『勸人布施，只好積少成多，怎說上千上萬的？』濟顛笑道：『小施主的，自然聚少成多；若遇著大施主，非上千上萬，他也自開不得口，自出不得手，少不得有的來。』長老道：『願得如此便好。』又過了兩日，濟顛忽走入方丈來，對長老道：『可將山門前的榜文，叫人用上的錦箋，端端楷楷的寫下一張來。』長老道：『榜文掛在山門前，人人看見，又抄寫他何用？』濟顛道：『只怕有不肯輕自出門之人，要來討看，快叫人去寫，遲了恐寫不及！』長老見濟顛說話有因，只得

叫人將一幅錦箋去寫。剛才寫完，只見管山門的香火，急忙忙的進來報道：「山門外有一位李太尉騎著馬，要請長老出來說話。長老聽了，慌忙走出山門，躬身迎接道：『不知大人降臨，有失遠迎！請到裏面用茶。』那太尉見了長老，方跳下馬來答禮道：『茶倒不消用，但請問你山門前這榜文，是幾時掛起的？』長老道：『是初三掛起，今已七日了。』太尉道：『當今皇爺，昨夜三更時分，夢見身遊西湖之上，親眼看見諸佛菩薩，俱露處於淨慈寺中，并見山門前一道榜文，字字放光，又見榜文內有上叩九闍之句，醒來記憶不清，不知果是有無？特差下官來看。不道山門前果有此榜文，果有此叩闍之句，大是奇事？下官空手不便回旨，煩長老可將榜文另錄一道，以便歸呈聖覽。』長老隨命侍者，將預寫下的錦箋，雙手獻上道：『貧僧已錄成在此，伺候久矣。』太尉大喜道：『原來老師有前知之妙！下官奏知皇爺，定有好

音！說罷，就匆匆上馬而去。長老見內臣來抄榜文，說出天子夢中之事，知道濟顛不是凡人，正待進來謝他，不知他瘋瘋顛顛又往何處去了。到了次日，只見李太尉帶領多人，押著三萬貫到寺來，說皇爺看了榜文，恰是與夢中所見一樣，甚稱我佛靈感，又見有叫通天耳之句，十分喜歡，故慨然布施三萬貫，完成勝事，叫下官押送前來。你們可點明收了，我好回旨。長老聽了，不勝大喜，因率合寺五百僧人，焚香點燭，望闕謝了聖恩，查明收了寶鈔，然後請李太尉獻齋。齋罷，李太尉自去復旨不提。

長老因有了三萬貫寶鈔，一時充足，遂擇了一個吉日，做了一壇佛事，一面叫人採買木料，一面叫人去買磚瓦，一面招集各色匠人，興起工來。寺裏自有了天子夢看榜文賜鈔這番舉動，傳開各處，那各府州縣貴官財主，以及商賈庶人，無個不來，一時錢糧廣有，但只恨臨安山中，買不出爲樑爲

柱的大木頭來，松長老甚是不快，與濟顛商量道：「匠人說要此等大木，除非四川方有。四川距此甚遠，莫說無人去買，就買了也難載來，卻如何處置？」濟顛道：「既有心做事，天也叫通了。四川雖遠，不過只在地下。長老若畢竟要用，苦我不著，去化些來就是了。但是路遠，要吃個大醉方好！」長老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你莫非取笑麼？」濟顛道：「別人面前好取笑，長老面前怎敢取笑？」長老道：「既是這樣說，定是真的！」忙吩咐使者去買上好的美酒，絕精的佳肴來，儘著濟顛受用。濟顛見酒美肴精，又是長老請他，心下十分快活，一碗不罷，兩碗不休，一霎時就有二三十碗，直吃得眼都瞪了，身子都軟了，竟如泥一般坐將下來。長老與他說話，他都昏昏不知，因吩咐使者道：「濟公今日醉得人事不知，料走不去，你們可扶他去睡罷。」侍者領命，一個也攙不起，兩個也扶不動，沒奈何，只得四個人連椅子抬到後邊。

禪牀上，放他睡下。這一睡，直睡到一日一夜，也不見起來。衆僧疑他醉死了，卻又渾身溫暖，鼻息調和；及要叫他起來，卻又叫他不醒。監寺走來埋怨長老道：「四川路遠，濟顛一人，如何能覈走去化得大木來？他滿口應承，不過是要騙酒吃！今長老信他胡言，醉到不死不活，睡了一日一夜，還不起來，若要他到四川去，只好那世罷！」長老道：「濟公既應承了，必有個主意，他怎好騙我？今睡了不起來，想是酒吃多了，且待他醒了起來，再作道理。」監寺見長老回護，不敢再言。又過了一日，濟顛只是酣酣熟睡，又不起來。監寺著了急，又回了首座來見長老道：「濟顛一連睡了兩日兩夜，叫又叫不醒，扶又扶不起，莫非醉傷了肺腑？可要請個醫生來與他下藥？」長老道：「不消你們著急，他自會起來。」監寺與首座，被長老拂了幾句，因對衆僧說道：「長老明明被濟顛騙了，卻不認錯，只叫等他醒了起來！醒起來終不能到四

川去化大木！好笑好笑！

卻說濟顛睡了第三日，忽然一軸轆子扒了起來，大叫道：「大木來了！快吩咐匠人搭起鷹架來扯！」衆僧聽見都笑的笑，說的說道：「濟顛騙長老的酒吃醉了三日，尙然不醒，還說夢話發瘋顛呢！」濟顛叫了半晌，見沒人理他，只得走進方丈來見長老道：「寺裏這些和尚，甚是懶惰！弟子費了許多心機氣力，化得大木來，只叫他們吩咐匠工搭鷹架去扯，卻全然不理！」長老聽了，也似信不信的問道：「你這大木，是那裏化的？」濟顛道：「是四川山中的。」長老道：「既化了，卻從那裏來？」濟顛道：「弟子想木大路遠，若從江湖來，恐怕費力，故就便往海上來了。」長老道：「若從海裏來，必由甕子門到錢塘江上岸，你怎用搭鷹架來扯？」濟顛道：「許多大木，若從錢塘江搬來，須費多少人工；弟子見大殿前的醒心井，與海相通，故將大木

都運到井底下來了，所以要搭鷹架去扯。」長老聽見濟顛說得有枝有葉，不得不信，——吩咐監寺快去搭鷹架，監寺稟上長老道：「老師父不要信他亂講！他吃醉了睡了三日，又不曾出門，那裏得甚大木來？也要搭鷹架，費人工……。」長老喝道：「叫你搭去搭便了，怎有這許多閒話？」監寺見長老發作，方不敢再言，只得退出，叫匠工在醒心井上，搭起一座大鷹架，四面俱是轉輪，以收繩索，上俱掛著鉤子，準備扯木。衆匠工人搭完了鷹架，走近井邊一看，只見滿滿的一井的水。那裏有個木頭，都笑將起來道：「濟顛說癡話是慣了的，也罷了，怎麼長老也會癡起來呢？」監寺連忙走來稟長老道：「鷹架俱已搭完，井中只有水，不知扯些甚麼？」長老問濟顛道：「不知大木幾時方到？」濟顛道：「也只在三五日中。長老若是要緊，須再買一壺酒請我，有酒，明日就到。」長老道：「要吃酒何難？」卽吩咐侍者買了兩

瓶請他受用。濟顛也不問長短，吃得稀泥爛醉，又去睡了。長老到底有些見識，也還耐著；那些衆僧看見，便三個一攢，五個一簇，說個不了，笑個不休。

不期到了次日，天才微明，濟顛早扒起來，滿寺大叫道：「大木來了！大木來了！快叫工匠來扯！」衆僧聽了，只道是濟顛發瘋，那個來睬他？濟顛遂走入方丈，報知長老道：「大木已到井了，請長老去拜受！」長老大喜，連忙著了一領袈裟，親走到草殿上佛前禮拜了，然後喚監寺糾集衆匠工，到井邊來扯木。監寺與衆匠工，也只得付之一笑，但是長老吩咐，不敢不來。及到了井邊一看，那裏有根木頭的影兒？監寺要取笑長老，也不說有無，但請長老自看。長老走到井邊，低頭一看，只見井水中間，果然露出一二尺長的一段木頭在水外；長老看見，滿心歡喜，又討一張毡條，對著井拜了四拜。拜完，對著濟顛說道：「濟公！真正難爲你了！」濟顛道：「佛家之事，怎說難爲？但

只可恨這班賊禿，看著木頭，叫他糾人工扯扯，尙不肯動手！」長老對監寺道：「大木已到，爲何還不動手？」監寺慢慢的走到井邊，再一看時，忽見木頭高出水面，方吃了一驚，暗裏想道：「濟顛的神通，真不可思議矣！」忙命工匠繫下去，將繩上的鉤子，鉤在木上，然後命人夫在轉輪上扯將上來。扯起來的木頭，都有五六尺圍圓，七八丈長短。扯了一株，又是一株冒出來。長老向濟顛問道：「這大木有多少顆數？」濟顛道：「長老不要問，只叫匠人來算一算，要用多少，只管取。若穀用了，就罷，也不可浪費。」長老因叫匠人估計那幾顆爲樑，那幾顆爲柱，到六七十顆，匠人道：「已穀用了。」只說得一聲穀用，井中便沒有得冒起來了。合寺僧衆皆驚以爲神。這淨慈寺自有了這些大木，不一二年間，殿宇樓臺，僧房方丈，已就造得齊齊整整，比從前更覺輝煌。

這一日，濟顛正在雷峯塔下水雲間中，同常長老兩個吃酒，忽見寺裏的火工尋將來道：『長老著我尋你吃酒，快去快去！』濟顛聽是長老尋他，遂別了常長老，忙回寺來見長老道：『火工說是長老呼喚弟子，不知有何法旨？』長老道：『我見寺中工程已有次第，心下稍安，故買酒請你，不道你已吃了酒來，不知你還吃得下否？』濟顛笑道：『我聞儒家孔聖人有言，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，我前日亦爲佛家添了兩句道，酒不厭多，吃不厭醉。有便只請拏來，怎麼吃不下？』長老聽了大喜道：『酒尙未飲，早已參破酒禪，妙妙妙！』叫侍者取出酒來。濟顛見了酒，就像未曾吃過的，拏上手甜甜蜜蜜，又是十餘碗，一面吃，一面說道：『寺中多虧請得長老來作主，叫我相幫，今已成個模樣。只有兩廊影壁，尙未曾畫，是願未了，弟子放心不下。』長老道：『你旣放心不下，何不再化一個顯宦，成全了也好。』濟顛道：『長老可

叫監寺取出緣簿來查查看，臨安顯宦還有何人不曾布施？」監寺查來查去，只有新任王安撫未曾布施。濟顛道：「他既未曾布施，等我化他，必要他喜捨三千貫，完畫壁之用，方才饒他。」長老聽說，皺著眉搖頭道：「這官萬不可去纏他，若去纏他，不但不肯布施，只怕還要惹出禍來！」濟顛問道：「這是何故？」長老道：「你還不知，我聞得此官原是個窮秀才，未得第時，常到寺院裏投齋，每每被僧人躲過戲侮他，他所以大恨和尚。曾怒題寺壁道：『遇客頭如鷲，逢齋項似鷓。』這等懷恨，去化他何益？」濟顛道：「不妨事，他偏懷瞋，我偏要去化他！」

衆僧勸不住，濟顛竟帶著酒，瘋瘋顛顛，一逕走到安撫府前，遠遠立在宣化橋上，探頭探腦的張望。適值王安撫坐在廳上，看見了，大怒道：「我一個憲府，甚麼僧人，敢這等大胆在此探望！」吩咐虞候：「捉他進來！」那三

四個虞候領命，一齊走到橋上，將濟顛一把捉住，拖到廳上跪下。安撫拍案大罵道：「你這禿驢！怎敢大胆立在我府門外橋上，探頭探腦的張望？」濟顛道：「小僧是要求見相公，怕無人肯通，故不得已在此張望。」安撫道：「你且說，爲何事要求見我？」濟顛道：「聞知相公惱和尚，故特來分辨。」安撫道：「你如何得知我惱和尚？你又有些甚麼分辨？」濟顛道：「小僧也不敢分辨，只有一段因緣，說與相公一聽，求相公自省。」安撫道：「你且說來！說得好，免你受責罰；說得不好，加倍用刑！」濟顛道：「昔日蘇東坡與秦少游，黃魯直，佛印禪師四人共飲，東坡行一令，前要一件落地無聲之物，中要兩個古人，後要結詩二句，要說得有情有理，又要貫串，如不能者罰……」那時旁邊看的人，倒都替濟顛擔憂。濟顛却不慌不忙的，屈着指頭道：「相公聽著！」

蘇東坡說起道：筆毫落地無聲，抬頭見管仲；管仲問鮑叔，因何不種竹？鮑叔曰：只須兩三竿，清風自然足。

秦少游說道：雪花落地無聲，抬頭見白起；白起問廉頗，如何不養鷄？廉頗曰：白毛鋪綠水，紅掌戲清波。

黃魯直說道：蛙屑落地無聲，抬頭見孔子；孔子問顏回，因何不種梅？顏回曰：前村深雪裏，昨夜一枝開。

佛印禪師說道：天花落地無聲，抬頭見寶光；寶光問維摩，僧行近如何？維摩曰：遇客頭如鰲，逢齋項似鵝。」

王安撫聽了，打動了當年心事，忍不住大笑起來道：「妙語參禪，大有可思！且問你是那寺僧人，叫甚名字？」濟顛笑道：「小僧乃淨慈寺書記，法名道濟的便是。」王安撫大喜道：「原來就是做榜文叫通天耳的濟書記，果是

名下無虛快請起來！』重新相見過，就邀入後廳，命人整酒相留，安撫親陪。二人吃到投機處，濟顛募化道：『敝寺因遭風火，今蒙聖主并宰官之力，重建一新，惟有兩廊影壁未完，要求相公慨然樂助。』安撫道：『下官到任未久，恐不能多。既濟師來募，自然有處。』因天色已晚，就留濟顛宿了。到次早，就整理俸鈔三千貫，著人送到淨慈寺來。濟顛方謝別安撫，一同回寺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顯神通醉後裝金 解冤結死人走路

話說王安撫將三千貫鈔，差人同濟顛押送到寺。長老與衆僧，那一個不喝采道：『化得這一位宰官的錢，真要算他的手段！』一面治齋款待來人，然後打發回去，一面就請畫師來，畫兩廊與影壁。不幾日，俱已畫完。長老與濟顛商量道：『如今諸事俱已齊備，只有上面的三尊大佛不曾裝金，誰

也會零星化些，却換不得金子，幹不得正事，奈何？」濟顛道：「這不打緊。長老若將零星布施買酒來請我，我包管你裝這三尊大佛的金子是了。」長老道：「既是濟公慨然擔當這裝金的布施，現在任你買吃可也。」濟顛大喜道：「既說明了，快快買來！待我吃得醉了，明日裝金，也裝得厚些。」長老大喜，隨叫收貯僧取出裝金的布施來，買酒請濟顛吃。濟顛吃得大醉，竟去睡了。到了明日，知裝金的布施還有，又要來吃。收布施的僧人，因是長老吩咐，便又買了請他。今日也吃，明日也吃，到十數日，前收的布施，都吃完了。

後來的人，聽見裝金的布施，都是濟顛買酒肉吃完了，便不肯再布施。濟顛再要吃時，竟沒有了。監寺因對濟顛說道：「你吃裝金的布施，原說裝金就包在你身上。今布施已吃完了，不見你裝了一片金兒，故人心不信，不肯布施。你既有手段裝金，何不先裝起一尊來與人看看？人見了是眞事，然

後布施擁來，只愁你吃不盡呢。」濟顛道：「你也說得有理，便要你可先墊出些銀子買兩壺酒來，待我吃醉了，就好裝金。」監寺聽見他說吃醉了就裝金，沒奈何，只得叫香火買了兩壺酒來請他吃。濟顛吃得不醉，又要監寺去買。監寺買來，濟顛又吃完了，還不大醉，又要監寺去買。監寺道：「你吃了三壺，已醉得模模糊糊，怎只管要吃？這酒是我借銀子買來的，那裏有得許多？你且裝起金來，再請你也不遲。」濟顛道：「不是我苦苦要吃，但三尊佛的法身甚大，要許多金子；若吃得不盡醉，裝起來酒醒了，剩下些裝不完，便費力了。莫若再買一壺來，待我吃得爛醉，便裝個一了百了，豈不妙哉？」監寺聽了，只認他說鬼話騙酒吃，因硬回他：「却也沒得買了，你也吃得穀了！就裝不完，多少剩下些，再化人裝完，也不是佛門的毛病。你且裝起來看看。」濟顛道：「既是這樣說，今晚我到大殿上去睡。」此時大殿新造得十分

齊整，監寺怕他作踐，便道：「大殿上如何睡得？」濟顛道：「佛在大殿上，我不去料理，卻怎麼裝金？」監寺沒法，只得叫香火拏了鋪蓋，同他到大殿上去。濟顛便叫香火，先將當中供桌上的香燈燭台都收開了，把鋪蓋放在上面。又吩咐監寺道：「可將殿門閉上封好了，不許一人窺探。若容人窺探，裝不完時，卻休怪我。」吩咐畢，就在供桌上打開鋪蓋，放倒頭酣酣的睡去。監寺見他屢屢有些妙用，不敢拗他，只得將殿門閉上，但有看得見的竅孔，都用紙頭封好。

此時天色近晚，衆僧放心不下，俱在殿門外探聽消息。初時一毫影響也無，首座道：「不見響動，定是睡熟了。似此貪眠，怎麼裝金？」職事僧道：「且莫說貪睡，看他光光一個身子，金在那裏？」有的說：「都是長老沒主意，聽他胡言！」你也說說，我也講講，將交三更，忽聽得大殿內嘔吐之聲大作。

監寺聽了，連連跌腳道：「不好了！我叫他少吃些，只是不肯住手，於今在供桌上吐得腌腌臢臢，成甚麼樣？裝金之事，又是一場虛話了！」歇不多時，那嘔吐之聲，較前益大，衆僧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休要想裝甚麼金！快把門打開，早請他出來，還省些力收拾！」監寺道：「總是吐污的了，索性再耐他半個時辰，等他自出來，羞他一場，使他沒得說，連長老的嘴也塞住了。偷開早了，他未免又借此胡賴。」衆僧道：「也是，也是。」又捱了一會，殿中嘔吐之聲越發凶了，衆僧俱各氣忿不過，忍耐不住，定要開門。監寺禁約不住，只得聽他們將殿門開了。不開猶可，及開了一看，只見三尊大佛，渾身上下都裝得耀目爭光，十分精彩；那濟顛，抱著西邊的大佛，在那裏乾吐；供桌上下，那裏有一點污穢。濟顛早跳下來，埋怨監寺道：「我說酒不穀，叫你再買一壺，吃足了便好成全大事，誰知你十分鄙吝，苦苦的捨不得！而今右邊大佛，右臂

上還有尺餘沒金裝了，你若聽信我言，再捱一刻開門，苦著我嘔腸空肚，或者裝完也未可知，你又聽憑他們！開了門進來，如今剩下這尺餘，怎麼處？我須與長老說明，不要怪我做事不徹底。」監寺見他如此神通，方連連認罪道：「是我不是了！」遂報知長老。長老大喜，忙忙起來，洗了手面，穿上袈裟，走到大殿上來，職事僧撞鐘擂鼓，將合寺衆僧集齊了，一同瞻禮裝金的佛像。衆人看見金光奪目，比尋常的金大不相同，無不贊嘆稱異。及看到右邊佛臂上少了尺餘金子，問知是酒買少了，及開早了門之故，長老大怒：「罰那監寺賠出銀來買金裝完！」監寺沒奈何，只得買了金子，叫匠人賠裝上去。却是作怪，任你十足的赤金，裝在上面，比著別處覺得淡而無光。到了後來，惟有此處剝落，餘俱不壞，方知佛法無邊，不可思議。正是：不是聖人無聖跡，若留聖跡定非凡；禪參幾句糊塗語，自認高僧豈不慚？

一日，濟顛到了九里松去閒游，遇有一個財主家蓋造三間廳房，正待上樑。看見濟顛走過，知他口靈，便邀住了，求他說兩句吉利些的佛語，討個采頭。濟顛道：『佛語儘有，只要酒吃得快活，說來方才靈驗。』那財主忙叫人搬出酒肴，儘他受用。濟顛一連吃了十三四碗，有些醉意，便叫道：『吉時已到，快些動手！』衆匠作聽了，忙忙的將樑掙起安放停當。濟顛高聲唸道：『今日上紅樑，願出千口喪。妻在夫前死，子在父先亡。』濟顛唸完，也不作謝，竟一直去了。那財主好生不悅道：『這和尚原來無賴！我好好將酒請他，要他說幾句吉利話兒，他却是說喪說亡的，這等可惡！方才該扯住他，罵他一場才好！』那匠作中有一個老成的道：『這和尚唸的，句句是吉利話，你怎反怪他？』財主怒道：『死亡倒說是吉利麼？』匠作道：『你想想看，這三間廳屋裏，若出到千口喪，快也過得幾百年了。妻死夫前，

再無寡婦了。子在父亡，永不絕嗣了。人家吉利，莫過於此，還不快趕他回來拜謝他？」那財主聽了，方才大悟，急急叫人去趕，已不知往那裏去了。

那濟顛走到一個餛飩店前，店主認得是濟顛，便邀入店中吃一碗茶。濟顛吃完了道：「我感你請我的一番好意，沒甚報答，你取筆硯來，待我將餛飩爲題，做幾句寫在壁上，與人看看也好。」店主忙取出筆硯來，濟顛提起筆來寫道：

外象能包，中存善受。捍出頑皮，捏成妙手。我爲生財，他貪過口。砧几上難免碎身，湯鑊中曾翻筋斗。捨身只可救飢，沒骨不堪下酒。把得定橫吞豎吞，把不定東走西走。記得山僧嚼破時，他年滿地一時吼。濟顛方才寫完，忽一個後生，滿臉焦黃，剛走到店門前，一交跌倒了，看看已是沒有了氣。店主驚得手足無措，連連頓足道：「這個無頭人命，那裏去辨

得明白？」濟顛道：「不要慌，待我叫他去了罷。」遂向死人作頌道：「死人你往是何方，爲因何病喪街坊？我今指出一條路，向前靜處好安藏。」唸罷，只見那死人一軸轆子扒將起來，竟像活的一般，又往前而走，奔到嶺脚下，又跌倒死了。店主并四鄰地方看見，喜之不勝，感荷不盡。正要作謝，濟顛乘空，早一逕走了回寺。

忽一日，濟顛偶在寺門前，只見陰雨密布，雷電交作，有一後生奔至寺來躲雨。濟顛將法眼去看，見他頭上已插了該殛之旗，因問道：「你姓甚麼？做何生意？家中還有何人？」那後生道：「我姓黃，在竹竿巷糶米，家中還有八十歲的老母。」濟顛道：「你平日孝順麼？」後生道：「生身之母，怎麼不孝順？」濟顛道：「你既孝順，爲何該遭雷打？」皆因前世造假銀，害了人命不少。也罷，我且救你。」引後生進至方丈，擺正一張桌子，叫後生躲在桌下，自

已脫下所穿的衣服，替他四面圍著，却赤身盤膝，坐在桌子上，候那天雷交加之際，唸頌道：「後生後生，忽犯天焚，前生惡業，今世隨身。上帝好生，許汝自新；我今救汝，歸奉母親。好修後來，以報前恩；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」頌訖，只見那雷電繞轟二次，無處示威，只空响一聲，把那階前的一株松樹，打得粉碎。後生躲在桌子下，魂都嚇散了。只等那風雨止，雷聲息，才敢出來，叩謝濟公救命之恩而去。正是：雖仗佛威，不使佛力；起死回生，雷神消跡。

又一日，在錢糧司前，有一尼姑庵內，有一口鐘，却原來是鐵的，其聲不揚，思量要募化一口銅的，正要尋個名士寫疏。聽得淨慈寺的榜文，是濟顛作的，有些妙處，感動皇上，這尼姑要求濟顛來寫。正叫那香火道人，到淨慈寺去請他，不期走出寺門前，又遇了他立在這寺門首。道人一見，大喜道：「濟師父來得湊巧，院主叫我來請你！」濟顛道：「請我必是吃酒！」遂同入

庵道人忙報知院主，院主即刻出來相見道：「敝庵只有一口鐵鐘，看來不雅，其聲亦不揚，要想募化一個好施主鑄一口銅的。聞知長老寫得好疏文，故特意相求。」濟顛道：「這不要緊，若要今日完成，今日就有施主承當。我只要有酒吃。」院主道：「本該請師父吃酒……且我們係女僧，若請老師吃酒，惹人談笑……小尼姑從來戒酒。」濟公聽了沒酒吃，立起身子往外面走。院主忙忙留住道：「老師父！你也太性急了！且坐下，慢慢來作商量。」濟顛道：「沒甚麼商量，酒是要吃的！若沒酒吃，勉強寫了，也無靈感。」院主道：「我倒有一罇久窖的好酒，捨不得與人吃的，今日要請長老吃了。」濟公道：「如果是久窖的更好。」院主叫人取去，排列許多肴饌。濟顛十分歡喜，一上手，便吃了二十多碗，吃得好不暢快。院主拿出疏頭，濟顛便提起筆來，信手揮成四句道：「尼庵有鐘，是鐵非銅，若要銅鑄，連松智松。」寫畢，竟

丟下筆，不辭而去。院主拿來一看，看見上面寫的却是遊戲之語；只此寥寥四句，甚不像募化的疏文。看完，暗想道：『酒又吃盡了，疏文又寫壞了！』正在懊悔不已。忽見兩個大官宦走入寺門，乃是王太尉的舍人，一個名叫連松，一個名叫智松。兄弟二人，因送王太尉的柩自虎邱回來，各處游玩，忽走入尼庵來，見那尼姑拿起一本募化的疏簿在那裏看，因問道：『化甚麼的緣簿？取來我看。』尼姑就遞與他一看，正是募化銅鐘一口。二舍人接了緣簿，看見上面寫出連松智松二名字，不勝驚駭，便問道：『這疏是何人寫的？』尼姑道：『是淨慈寺書記濟顛寫的。』二舍人聽了道：『聞人傳說他本有些靈異。今日依這幾句疏看來，真正是個活佛了！他怎知我二人名字？今日知我入寺閒游，預定要化我這口鐘呢！我二人只得一力完成。』院主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叩請道：『濟公果是不凡！寫疏文之時，他許我今日就有大施主』

來完成，今果蒙二位官人發心捐化，信乎非謊！」卽留二舍人吃齋。那二位舍人就吩咐次日到寓所領銀，完成美事。正是化緣如索逋，施濟如還債；化的不浪求，還的才爽快。

一日，濟顛正在打睡，忽有一個老兒拿著一片香來尋濟顛書記。有人指說在雲堂裏打睡，那老兒竟入雲堂。濟顛聽見脚响，打開眼一看時，只見老兒在胸前取出一片香來，向著濟顛下拜道：「小人乃是老劍營街行首藍月英的父親，不幸女兒月英身故，安排明日出喪，到金牛寺門前焚化。求老師恕他罪孽深重，與他下一把火，超度超度。」濟顛允了。次日，叫一個小船渡到石巖橋口上岸，只見那送藍行首的親眷都來了，把棺材抬到金牛寺前放下。藍老兒遂請濟公下火。濟顛道：「你要我下火，把幾串錢與我？」老兒道：「已安排百串在此相謝。」濟顛道：「不消百串，只用五串錢買幾

瓶酒來喫了，方好下手。」藍老兒卽刻去拾幾罇酒來，濟顛喫了，手執火把，高聲唸道：

「綠窗曾記畫娥眉，萬態千嬌誰不知？到此已消風月性，今朝剝下野狐皮。藍行首，藍行首，賦姿何妍，作事何醜？鴛鴦枕上，夜夜生財；雲雨場中，朝朝配偶。只知嬌麗有常，不料繁華不久。一旦浪子覺悟，方知色卽是空。忽然花貌凋零，始覺無來有去。山僧聊借無明，爲汝洗凡脫骨；此際全叨佛力，早須換面改頭。」

「咦！掃盡從前脂粉臭，自今以後得馨香！」

濟顛唸罷，把火一下，匆匆而去。藍老兒這夜夢見女兒對他說：「多虧我爹爹，請得濟公羅漢下火化身，我今已投生於富貴人家矣。正是：轉移須佛力，解脫在人心，修到蓮花性，污泥自不侵。」

又一日，走到萬工池前，見一夥人在那裏吃螺螄，將螺螄的屁股夾斷，用一個刺針兒挑肉喫。濟顛一見，唸一聲：「阿彌陀佛。」卽說：「此物有甚滋味，害了許多性命！不若捨與我貧僧放了生罷。」衆人聽了此言，大笑道：「老師父不要取笑了！已夾去屁股的死螺螄，怎麼放得生呢？」濟顛道：「你們若肯放，就沒有屁股也可生得；若不肯放，便是死的了。生死只在你們肯與不肯一轉念間。」衆人盡把那吃的螺螄都交與他道：「你既是如此說，我們願捨了，請老師父赦個生的與我們看看。」濟顛接在手中，一齊拋入池中，口唸道：

「螺螄螺螄，亦稟物資；命雖微賤，體亦有知。縱不幸遇饞人而死於鼎鑊，豈無緣仗佛力而生於清池？莫嫌無屁股，須知是便宜。」

「咦！自今仍赴清泉水，好伴魚龍一樣游！」

衆人臨池一看，只見那些死螺螄，依然洋洋油油的一齊活了，不勝驚訝，折轉身來，要問他的原故，那濟顛不知向那裏去了。故至今萬工池中之螺螄，相承都沒有屁股的，傳爲古跡。正是：慘毒是生皆可死，慈悲無死不能生。總推一念中分別，莫盡誇他佛法靈。

濟顛又一日出寺，要尋酒喫。沈萬法道：「弟子偶得了一些幫襯錢在此，買瓶酒來與師父喫罷，省得又去東奔西走的閒撞。」濟顛道：「今日倒不閒撞——因有一段宿業，要去指點他們去，償還了清消一案，恐怕錯了期，便是怨報不可！」說罷，遂一直到飛來峯住的張公家中。張公不在家裏，張婆見濟顛來了，便請他入內坐下，說道：「你師父是個好人兒啣！我的阿公去年七月間生痢疾，幾乎死了，直到於今才好，你卻不記挂來看看。」濟顛道：「因爲記挂，故今日特來相望，卻又不在了家了！」張婆便整治些酒肴

與他喫。連忙喫完了道：「我常來打攪你們多了，殊覺沒情理。明日我也要作個東道，請請你阿公。阿公回來，叫他明日千萬要到東花園前十字路口來尋我，我在那裏老等他。」張婆道：「是怎的反要師父費鈔？」濟顛道：「不費甚麼，千萬老等！」言訖，竟回寺去了。張公回來，張婆把他的話細細說了。張公笑道：「他和尙精光一個身子，空空的一隻白手，有甚麼來請我？只怕是說酒話！」婆婆道：「說了又說，千萬叫你准去，并不是酒話！」張公暗想道：「東花園去也不遠，便是空走一回，也不打緊。」到了次日，張公一逕走到東花園十字街口，四面找尋，那裏有個濟顛的影兒？又耐煩等了半日，不覺肚內飢將起來了，又自己肚裏埋怨道：「我的婆婆聽了他的醉話，我又不醉，卻如何直到這樣作癡？只好到麵店中去買些麵喫了回家去罷。」遂走入一個麵店裏，喫了一碗麵，肚中不覺得漸漸的疼痛起來了，忙忙找

著一個毛廁屋，就去大解一回。剛剛走入毛廁內，抬頭一看——不看猶可，這一看卻有分別，正是前生宿債今生了，後世冤家今世消。不知張公在毛廁上面，看見了些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不避嫌裸體治癆 恣無禮大言供狀

話說那張公走進毛廁裏去，抬頭一看，只見毛廁旁邊矮柱上，挂著一個料袋，用手一捏，知道是硬東西，連大解也不解了，忙解開了繩子，將料袋裹在腰上。忙忙走回家中去，打開一看，却是十錠白銀。兩口子好不歡喜。過了一夜，到次日早飯後，只見濟顛慢慢的走將來，叫聲：「張公！你這時候還不出門，想是昨日得彩了？」張公道：「你好不老實！你約定請我，卻使我丟了一日工夫，走到東花園來，那裏見你的影兒？弄得我肚裏餓不過，只得自買麵喫。」濟顛笑道：「我雖不曾自來請你，你自家喫了，也只算是我請你。」

『張公笑道：『這是如何算得？須是你拿出銀錢來，才算是你請我。』濟顛道：『料袋裏的東西，不算我的，難道倒算你的？』張公張婆兩個聽了，不禁大笑起來，知道瞞他不過，便道：『果然，虧你指點，拾得些東西，就算是你請的罷！』濟顛道：『昨日既算我請你，明日還有一段因果，須是你請我。』張公道：『明日我就請你，只是你不要失約，又不來。』濟顛道：『我明日一准等你。』說罷，就作別而去。

到了次日，張公果真的又走到東花園前，只見濟顛已先在那裏望。張公笑道：『你好！自己請人，便躲避不來；別人請你，卻來得這早！』濟顛聽了，大笑起來。兩個攜著手兒，同到一個酒店裏坐下，叫酒保燙酒來吃。吃了半晌，濟顛道不吃了：『我們且去看看來。』張公忙會了鈔，同他走出店來。早遠遠望見東邊毛廁門首，擾擾攘攘圍著許多人在那裏看。張公不知何故，

忙忙走上前分開衆人，走上前一看，只見昨日挂料袋的那根矮柱上，有一個人把條汗巾縛了頸，吊在上邊打鞦韆。張公吃這一驚不小，心頭突突的亂跳，忙走出來，悄悄的對濟顛道：『東西雖得了，但這個罪過如何當得起？』濟顛道：『只管放心，一些罪過也沒有。』張公道：『他定是失了銀子尋死，雖不是我偷他的，卻是我拾的，怎不罪過？』濟顛道：『你不知有一段因果！你前世是個販茶客人，這人是个腳夫，因欺你是個孤客，害了你的性命，謀了你五千貫錢，故今世起利送來還你；這人吊死，是一命填一命，自此以後，與你兩無冤孽。故此我昨日叫你來收這宗銀子，以結前案，省得被他人拿去了，後來又冤纏不了。』張公聽了，才放下心，相別而回，不提。

那濟顛獨自一個走入城來，信著腳走到清和坊王家酒店門首。那店主人，每常見了濟顛，便歡歡喜喜的廝叫，這一日全不睬著。濟顛道：『我又

不來賒你的酒吃，爲何裝出這樣嘴臉來？」店主人聽見有人訴說，他方定了神，看見是濟顛，連忙賠罪道：「原來是濟師父！小人因有些心事出了神去，竟不曾看見，師父莫怪！且請裏面坐一坐！」濟顛道：「你心下有甚事，這等出神？」店主人道：「不瞞師父說，小人有個女兒，今年十九歲，甚是孝順，不期害了一個怯症，已經半年，日輕夜重，弄得瘦成枯骨，醫生也不知請過了多少，總不見效，多半是個死數，老妻又日夜啼啼哭哭，故此小人心中十分懊惱，一時出了神去，不曾看見師父。」濟顛道：「這個叫做癆病，又叫肺病。你肯伴著女兒同我坐一夜，包管你就好！」店主人道：「小人的女兒，已是個死人一般，師父又是個高僧，這又何妨？」濟顛道：「你既說不妨，我包管你醫好！但是快將好酒來吃，吃得爽快，好得爽快！」店主人久知濟顛行事多有靈感，連忙拿出酒來請他吃。那濟顛只顧一碗一碗的吃下去，直吃

到十七八碗，見天色已晚，方吩咐主人，叫他將女兒臥房內四圍的窗戶壁隙都用紙糊得緊緊的，不許透一點風氣，將香湯替女兒身上，洗得潔潔清清的候著。自家又是三五碗吃得爛醉如泥，然後走入女兒的臥房內，將房門關得緊緊的，自卻坐在床上，脫去上身的衣服，露出了個精脊背，叫那女兒也脫了上身衣服，露出脊背來，與他背貼背手勾手而坐。一面口裏又唸道：『癩蟲癩蟲，身似蜜蜂，鑽入骨髓，食人血膿，患者莫救，醫者難攻。運三昧火，逐去無踪。』那女兒被濟顛勾著手背貼背的坐著，初時不覺，及至坐久了，濟顛的三昧真火發將起來，燒得那些癩蟲在女子脊背中鑽上鑽下，沒處存身，女子被癩蟲鑽得又痛又癢，只想將脊背拆開，濟顛將兩隻手反勾緊了，略不放鬆。直坐到五更，濟顛的三昧真火愈旺，那些癩蟲熬不過，只得從鼻孔中飛了出來，那女子就一連幾個噴嚏。濟顛已知是癩蟲飛出，連忙

放了手，急急下牀來捉時，不道窗外有一個人將窗紙捏破了來偷看，那癆蟲就乘隙處走了，又遺害別人。濟顛十分怨恨，開了房門，出來對店主人道：「你女兒得了我的三昧真火，助起元神，不但癆蟲驅出，自此百病不生了。」店主人夫妻兩個聽了，好不喜歡，伏在地下，僕僕拜謝，又拿出五兩銀子來謝他。濟顛道：「我乃出家人，要銀子何用？但有酒再拿兩碗來，吃了好走路。」店主人應聲不及的取了酒來，拿兩樣蔬菜。濟顛又吃了十餘碗，作別出門。

回到寺中來，剛是陳太尉因日前濟顛訪他，府中有事，不曾留得他，今日特意整治了一對鷓子，一饅美酒，差人送到寺中請他，誰想那個差人，也是個好酒的，走到半路上，聞著這酒香，忍不過，就借人家一隻碗，偷了一碗酒，揭開了盒蓋，又偷下一隻鷓子翅，膀來，一齊吃在肚裏。吃得快活，暗想道：

「就是神仙，也不知道。」及走到寺中，恰遇濟顛回來，遂將酒與鴿子交與濟顛，道了太尉之意，就要別去。濟顛道：「你且略坐著，好讓我出空了盒子去。」就叫沈萬法去取出一隻碗，一雙筷子來，將碗兒盛著酒，就用筷去夾那鴿子肉來下酒，不一時，酒也吃完，鴿子肉也吃盡，那差人就要收了盒子，酒罇回去。濟顛道：「你且住著，酒多少些，入了肚無賍，也就罷了。只是這鴿子肉，少了一隻翅膀，卻是怎說？」那差人見濟顛將鴿子肉吃得一空，那裏去查帳，便強硬道：「酒是走急了，或路上撞潑些，也不可。這鴿子是老師父完全吞下肚裏去，怎說這話來冤我？」濟顛道：「你說我冤你麼？還有個見證，你速看去！」遂走到階前，仰著面向天一嘔道：「鴿子出來罷！」只見喉嚨裏呱呱有聲，急飛出兩隻鴿子來：一隻翅膀是全部的，便飛在空中去了；一隻只有半邊翅膀，飛不去，只在階前跳來跳去。濟顛對著差人道：「你見

麼？於今還是冤你不成？」差人看見濟顛如此神通，嚇得跪在地下，只是磕頭道：「小人該死了！只求老師父方便了！」濟顛笑一笑，向那鴿子作個道：「兩翅雙飛，一翅單飛，雖然吃力，強足濟飢。」頌罷，那鴿子將一隻翅膀振一振，突然飛去。正是：不可思來不可議，玉手爲之宛游戲；始知菩薩一點心，俱要普爲萬物利。

又一日，濟顛出門閒走，遇見一個畫師，扯著他道：「我昨日一時高興，偶畫了一幅喜神在此，你可細看看，那像那個。」濟顛同他走進去一看，大笑道：「醜頭怪面，倒像我的嘴臉！我又無錢送你，爲何替我畫了出來？」畫師道：「我感你做人好，故此替你畫了。但是你須自家題幾句在上面方好看。」濟顛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遂討出筆硯來，磨得墨濃，提起筆來寫道：「面黃如蠟，骨瘦如柴；這般模樣，只好投齋。也有些兒詫異，說禪不用安排。」

濟顛題罷，謝了畫師，拿了軸子，一逕進城，到徐家裱褙舖來，央他裱。徐家原是淨慈寺的主顧，又與濟顛相好，千歡萬喜的留他吃酒。濟顛見了酒，也不問長短，直吃得爛醉如泥，方才出門。腳高步低，東一歪，西一撞，方走到清和坊，早一交跌倒在地，扒不起來，竟閉著眼睡著了。

恰值馮太尉的轎子經過，前導的虞候見了，忙呼喝他起來。濟顛道：「你走你的，我睡我的，干你甚事？」兩下正在爭嚷，太尉的轎子早到面前，喝罵道：「你這和尚，乃是出家人，怎如此無禮！」濟顛道：「我多吃了一碗酒，一時走不動，在此暫睡睡，你問我怎樣！」太尉大怒道：「你一個和尚，就敢挺撞我駕？但管你一番！」吩咐四五個虞候，將濟顛扛到府中堂廳放下，喝道：「你這和尚，既入空門，須持五戒，（殺盜淫妄酒。）卻貪酒顛狂，睡倒街坊，怎說無罪？」叫從人：「將紙筆與他！問他是何處僧人？有何道行？可照實

供來。」濟顛接了紙筆，寫供道：

南屏山淨慈寺書記僧道濟，幼生宦室，長入空門，宿慧神通三昧，辨才本於一心，理參無上，妙用不窮，雲居羅漢，惟有點頭，秦州石佛，自難誇口，賣響卜也吃得飯，打口鼓儘覓得錢，偃強賽過德州人，蹊蹺壓倒天下漢，尼姑寺裏講禪機，人都笑我顛倒，娼妓家中說因果，我卻自認瘋狂，唱小詞聲聲般若，飲美酒碗碗曹溪，坐不過禪床上，醉翻筋斗，戒難持，孟鉢內，供養唇兒，袈裟蕩子，盧婦皆知，好酒顛僧，禪規打倒，圓融佛道，風流和尚，醉昏昏，偏有清閒，忙碌碌，向無拘束，欲加之罪，和尙易欺，但不犯法，官威難逞，請看佛面，稍動慈悲，拿人心，從寬發落，今蒙取供，所供是實。

顛濟寫完呈上。馮太尉雖不深知其妙，但見他揮灑如風，暗自喜歡。及見他

名字是道濟，卽驚說道：「原來你就是淨慈寺書記！但我同僚中，都說你是個有意思的高僧，爲何這等倒街臥巷？莫非是假的？我聞得濟和尚做得好詩，你且做一首供招詩來我看看，便知真假。」濟顛道：「要做詩，是越發容易。」遂提起筆來，題詩一首道：

削髮披緇已有年，惟同詩酒結因緣。坐看彌勒空中戲，且向毘盧頂上眠。撒手便能欺十聖，低頭端不讓三賢。茫茫宇宙無人識，只道顛僧擾市塵。

題畢呈上。太尉大喜道：「好詩！好詩！想真個是濟顛僧了！但今日有此一番，不便加罪。」叫左右：「且放他去罷。」濟顛哈哈大笑道：「我和尙吃醉了，衝撞了太尉，蒙太尉高情放了，只怕太尉查不出玉髓香，朝廷未必輕易肯放你呢。」太尉聽得濟顛說出玉髓香三字，嚇得呆了半晌，連忙問道：「這

玉髓香，濟師莫非知道些消息麼？」濟顛又笑道：「貧僧方才供的賣響卜也吃得飯，這些小事，怎麼不知？」太尉聽說他能知道，滿心歡喜，連忙走下轎來，將濟顛親自扶起來，重新見禮，分賓主坐下，問道：「濟師既知，萬望對學生說明！」濟顛道：「貧僧一肚皮的酒，都被太尉驚醒了；清醒白醒，說來恐怕不准。除非太尉布施一壺，還了貧僧的本來面目，或者醉了，反曉得明白。」太尉沒奈何，只得吩咐當值的整治酒肴出來與他吃。正是：禪機不便分明說，假作糊塗醉裏言。畢竟不知這玉髓香有甚來歷？濟顛就曉得馮太尉就這等著忙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死夫妻訂盟後世 勇將軍轉蠢成靈

話說這玉髓香，乃是三年前外國進貢來的一種異香，朝廷取來燒過了，就吩咐馮太尉收好，太尉奉旨，就放在寶藏庫中第七口櫃內。到了上年

中秋夜，皇上聖體不安，皇太后取出來燒了一些，祈上天保佑，又隨手放在內櫃的第三口櫃內；皇上不知。因今要燒這香，原叫馮太尉去取。太尉走去取時，已不見了，心中著慌，不敢回旨，故私自出來，求神問卜。恰遇著濟顛睡在街心，氣惱起來，正要將他出氣，故有此一番審問。今見濟顛說著他的心事，怎麼不驚？又聽見他說道：「這香是舊年中秋夜，皇太后娘娘濟顛直吃到爛醉如泥，方慢慢的說道：『這香是舊年中秋夜，皇太后娘娘因祈保聖安，取出來燒了，就順便放在內庫第三口櫃裏。你何故問也不去問一聲，却瞎悶亂尋呢？』說罷，竟辭別而去。那馮太尉半信半疑，却飛奔入朝去查，果在內庫第三口櫃內，連皇太后娘娘也忘記了，方信濟顛竟是未卜先知的，一尊活佛。」

那濟顛，一日在西湖上閒玩，忽見許多人簇擁著兩口棺材，遠看，又似

一起，又像兩起。又見有幾個少年好事的，三三兩兩的，在那裏議論。濟顛聽一聽，原來前面一口棺材，是王員外的兒子王宣教；後頭又一口棺材，乃是陶斯文的女兒陶秀玉。二人郎才女貌，私相愛慕，兩個往來，一個願娶，一個願嫁，誓不他適。後來兩家父母曉得了，說他們不端，逼令別行嫁娶。二人拗不過父母，又不忍負盟，遂相約了，逃出湧金門，雙雙投湖而死。兩家悔恨不及，只得各自撈起，各自買棺成殮，各自叫人抬去燒化。——把這事當做新聞，在那裏說。濟顛擠上去說道：「若是這段因果，他兩人心還未死，只怕燒他不著；除非我去，方可燒化得。」衆人聽了，那裏肯信？不道王宣教的棺材抬在興教寺，陶秀玉的棺材抬到金牛寺，兩處舉火燒，果然盡燒不著。兩家父母各自驚駭，不知何故。又有那個好事的，將濟顛的話，傳到那兩家父母的耳裏，兩家只得央同衆人來請濟顛。濟顛道：「要我下火也不難，但是酒

少不得的！』兩家父母道：『有酒在此，聽憑師父吃就是。』濟顛先同到興教寺，王員外忙取出酒來請他。濟顛一連吃了七八碗，方對衆人道：『他二人，前世原是一對好夫妻，只嘴不好，破了人家親事，故此今生父母不遂其願。但二人此一死，雖說是情，却有些氣節，來生仍然是一對好夫妻。你們將他兩處燒化，如何肯心死？待貧僧移來合化，方可完前因後緣。』王陶兩家聽他說明因果，不敢違拗，遂叫人將陶秀玉的棺材，也抬到興教寺一處。濟顛手執火把，作頌道：

「今生已死後生生，死死生生總是情。既死水中全不怕，定然火裏也無驚。移開再活心留恨，相傍成灰骨也榮。漫道赤繩牽不住，蓋棺而後忽親迎。」

嘖！憑此三昧火光，認取兩人面目！」

唵能舉火，燒得烈焰騰空。只見兩個棺中，各透出一道紅光，合做一處，冉冉而去。衆人無不驚異。直待化完，王員外又請濟顛吃酒，已不知走向那裏去了。

那濟顛，一日同沈提點打從官巷口徐裱褙店門前走過，忽看見壁上裱著濟顛的軸子。沈提點近前一看，稱贊道：『的十分像！但贊得太少，不足盡你的妙處。且上面遠望著，許多白紙，何不再贊幾句？』濟顛笑道：『恐怕無可贊處了。』因叫徐裱褙起下來，又寫上幾句道：

遠看不是，近看不像，費盡許多工夫，畫出這般模樣。兩隻帚眉，但能掃愁。一張大口，只貪吃酒。不怕冷常常赤脚，未曾老漸漸白頭。有色無心，有染無著，睡眠不管江海波。渾身襤褸，顛倒任他塵俗氣。一念彌陀。桃花柳葉無心戀，月白風清笑與歌。有一日倒騎驢子歸天嶺，

鈞月耕雲自琢磨。

濟顛題罷，沈提點道：「如今不覺這軸子上有些精神！」遂邀了徐袞，一齊到通津橋酒樓上去。三個人說說笑笑，直吃到傍晚，方各散去。

此時是七月天氣，杭州風俗，喜鬪促織兒；那些太尉內臣，尤爲酷好，往往賭大輸贏。却說東花園土地廟隔壁一個賣青果王公的兒子，叫做王二，專靠著捉促織兒賣。一日五更，出正陽門捉促織，剛走到苧麻邊時，聽見一個在裏面叫得好；分開了苧麻一看，只見一個促織兒，站在一條火赤練蛇頭上，吃了一驚，忙便取塊石頭，照著蛇身上打去。蛇便走了，那促織兒已跳在地上。王二忙向腰間取出罩兒來，趕著罩了。再細看時，却十分生得好，不勝大喜。急急回家，叫老婆取乾淨水浴一浴，放在盆內，用好食料養。過兩日，拿出來合人鬪，就一連贏了幾場，一時竟出了名。一日，王二正鬪贏了，打

從望仙橋上過，恰遇著張太尉喝道回來。王二手裏捧著盆兒，立在旁邊，讓他過去。不道張太尉最喜的是促織兒，看見王二捧著盆兒，便吩咐住了轎，叫王二向前討看。王二將促織呈上。太尉開盆一看，見生像比平常不同，滿心歡喜，對王二道：『你把這虫兒賣與我罷。』王二道：『這個虫兒，乃是小人父親所愛，相公要買，須待小人回去與父親說了，然後送來。』太尉道：『你若肯賣得，我與你三千貫錢，一副壽板。』王二謝了，忙回家與他父親說知。王公道：『太尉既肯出許多東西，怎的不賣？須快快送去，不要錯過了。』王二道：『今日送去，太覺容易，不值錢，明日送去罷。』遂將盆兒收進去放好，自却出門去閒走耍耍。卻說這張太尉見了這個虫兒，十分愛他，又不見王二送來，隨差一個幹辦，叫一個柵頭，同到王家討信。王公接著說道：『鬪一場，贏一場，真實好個虫兒！』柵頭道：『人人說好，我倒從未會見。』王公道：

「待我取出來與你看看。」遂到裏面去掇出個盆兒放在桌子上，揭開蓋，要叫柵頭來看。不意那虫兒早一跳跳出盆來，直跳出門外去了。三個人連忙趕出來捉，却被鄰家一隻雞兒走將來，一嘴啄將去吃了。王公看見，氣得啞口無言。幹辦與柵頭說道：「王公好沒造化！三千貫錢，一副壽板，白白的送掉了！」只得去回覆太尉不題。

不多時，王二回來，王公料是瞞他不過，只得將幹辦與柵頭要看被雞吃了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王二急得亂跳，把桌子推翻，將碗盞盤碟打得粉碎。又不好埋怨他父親，心上又氣不過，只得走出來散悶。剛走到十字路口，忽撞見濟顛笑吟吟的從對面走來，向王二道：「你不消氣！若肯請我吃一醉，我包管與你鄰家這隻雞兒，討還你的原虫兒！」王二暗想道：「他怎知我的促織兒被雞吃了？這話甚是蹊蹺！」便道：「請你不難，聽憑老師父吃

個大醉。但須先要講明，若沒有原虫還我，那時脫褌衫還酒錢，老師父莫要怪。」濟顛道：「貧僧從來不說謊語，你但請放心。」王二也是個好酒的，況正是心中納悶時候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同濟顛到一個酒店裏去。你一碗，我一碗，直吃得稀泥爛醉，方才起身。王二醉則醉，事在心頭，臨出門時，還問濟顛道：「酒已請你吃了，虫兒幾時還我？」濟顛道：「明早五更頭，若沒有，只管來剝褌衫！若有了，卻還要請我吃一頓！」王二道：「若果真有了，便再請你。」兩人別了，王二逕回到家裏。王公怕兒子瑣碎，躲在房中，不出來。王二酒又醉，心又氣，跌倒在牀上，就睡著了。一覺直到五更才醒轉來，只聽得唧唧的叫，又驚又喜，慌忙扒下牀來，聽一聽，卻是在盆裏的聲音。推開窗子，放入月光來，將盆兒掇到窗前，揭開蓋一看，那個原虫兒，却好端端的在裏面。原來日間鷄吃的，乃是三尾聒子。王二看得分明，滿心大喜，忙叫父親

道：「阿父！你不要著急了！日間鷄吃的，乃是三尾聒子，原虫兒自在！」王公聽了道：「好呀！好呀！」也扒起來。王二又將濟顛許還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父子兩個，好不歡喜，也不再睡，坐到天明。王二叫老婆收拾早飯吃了，撥隻盆，竟投張太尉府中來。門公報知張太尉。太尉叫王二進去，問道：「昨日幹辦來，說這虫兒被鷄吃了，甚是可惜！你今日莫非有個好的送來麼？」王二道：「昨日父親拿出來看，不知被鷄吃的，乃是三尾聒子，這個好虫兒，端然在此！」太尉大喜，收了促織兒，就發出三千貫錢，一副壽板與他。王二拜謝了，叫人扛了回去，果真的去尋濟顛，又請他吃了一頓酒。

却說張太尉得了這個促織兒，當日就拿去與石太尉鬪，只一場，就贏了石太尉三千貫錢。一連鬪了三十餘場，場場皆勝。張太尉喜之不勝，因替他取個乳名，叫做王彥章，愛之如寶。不期養至深秋，大限已到，太尉甚是疼

惜，打個銀棺材盛了，香花燈燭，供養了三七二十一日，就與他出殯。請了濟顛來與他下火。棺至萬家路，濟顛乃手執火把唸道：

「這妖魔本是微物，但窩在石窟泥穴，時當夜靜更深，叫徹清風明月；聒得天涯游子傷心，叫得房中寡婦泣血，沒來由只顧催人起貪嗔，費盡自家閒氣力。既非是爭田奪地，又何苦盡量抵敵？一見面怒目張牙，再鬪時揚鬚鼓翼；贏者振翅高鳴，輸者走之不及。得利則寶鈔盈千，賞功只水飯幾粒；縱有金玉雕籠，都是世情空色。倏忽天降嚴霜，任你彥章也熬不得。伏此無明烈火，及早認出本來面目。」

唵！托生在功德池邊，相伴唸阿彌陀佛！」

濟顛下火畢，忽一陣清風，起在空中，現出一個青衣童子，合掌當胸，向濟顛稱謝道：「深感我師點化，弟子已得超昇矣！」言訖不見。張太尉看見，滿心

歡喜，邀請濟顛到府中吃酒。是夜，就在太尉府中住了。

到了次日，別了太尉回寺，打從王錦衣府前過，忽聽得府裏鼓鈸與哭聲，甚是熱鬧，因向管門的堂候官問其原故。堂候官道：「我家老爺，中年無子。後房有十來個小奶奶，前年才生得一位公子，愛惜如寶，不期昨夜死了。請僧人在此做佛事，所以哭泣。」濟顛道：「既如此，可通知說，我濟顛要見。」堂候官稟知錦衣。錦衣將濟顛接進去相見道：「你來得正好！我有一位小公子，甚是聰明，不幸昨夜死了，我實捨他不得！你可說幾句佛話送他入土，使他別生好處。」濟顛道：「入土，不如送他下火，叫他生在別處，不如還在相公家罷。」錦衣道：「下官此時心緒已亂，但憑老師父超度罷。」濟顛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可速抬出來，就當廳燒了罷；不要悞了時辰，又被他人佔去！」王錦衣忙叫人扛出棺材，在廳前丹墀中放下。濟顛手執火把道：

「小公子，小公子，來何遲，去何速？與其求生，不如傍熟。」

噢！大夢還從火裏醒，銀盆又向房中浴！」

王錦衣在廳上，看著濟顛火化。早有侍妾來報道：「恭喜老爺，第二房劉奶奶，添了一位公子！」王錦衣大喜，方知濟顛佛力無邊，忙命備酒留他。濟顛儘量吃了一醉，方辭別回寺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徐居士疏求度牒 張提點醉索題詩

話說濟顛別了王錦衣，回轉寺中，連日無事。那一日，在廚房下，脫下直裰來捉虱子，忽見一個少年居士，手裏拿著一封書，走進來向火工問道：「我要求見濟書記。才在方丈中間知客，說在廚下，不知那一位是濟書記？」火工道：「那位捉虱子的就是。」那居士聽了，遂走到面前施禮道：「小人乃講西堂之姪徐道成，雖已出家數年，却未曾披剃，故師叔特致書相求老

師父開一疏簿，求一人披剃。敢望師父慈悲！」濟顛接書看了道：「你既要我開疏，空口說也無用，須要買酒請我方安。」徐居士道：「要請師父，只好酒店中去飲幾杯。」濟顛道：「只要有酒吃，就是酒肆中也何妨？」忙披上直裰，逕出山門，同到王家酒店坐下。原來徐居士身邊帶得錢少，盡數先交與店家，叫他取酒來吃。濟顛吃到七八碗，正還要吃，早已沒有了。沒奈何，只得就借店家筆硯，叫徐居士取出疏簿來，信手寫道：「本是一居士，忽要作比丘；度牒既沒有，袈裟又不周。我勸徐居士，只合罷休休。」徐居士見了，心上就大不喜歡，便問道：「我特求師父開疏，要求施主剃度做和尚，怎的老師父反寫個罷休休？」濟顛道：「酒不穀，只好罷休。你若必定要做和尚，只要請我吃個大醉，包管今日就有度牒！」徐居士無奈，只得脫下道袍來，又當了兩貫錢，買酒請濟顛吃得酣然，方又提起筆續上二句道：出門撞見龐

居士一笑回來光了頭。濟顛題完，竟自去了。徐居士無可奈何，拿了疏頭，取路望六條橋來。將到岳墳，只因心中不爽快，身上又冷，只管沈吟，不曾抬頭。忽王太尉過，竟衝了他的轎子，早被虞候捉住。王太尉喝道：『你是甚麼人，這等大膽，敢衝本府的轎子？』徐居士跪下稟道：『小的叫做徐道成，久已願做和尚，因無度牒，故往淨慈寺求濟書記寫疏頭募化施主披剃。不料他詐我的道袍當酒來吃醉了，疏頭又寫壞了，心下惱悶，不曾抬頭，故撞了相公的旌節，非敢大膽。』王太尉道：『且取疏頭來待我看看。』徐居士忙在袖中取出呈上。王太尉看了大笑道：『你好造化！昨日太后娘娘，發出一百道度牒，要披剃僧人，尙未捨出，你實實有緣遇著！』遂將徐居士帶到府中，取出一道與他，恰恰是第一名。徐居士拜謝而出，方知濟顛之妙。正是：說時只道狂，驗後方知妙；所以日月光，只在空中照。

一日，濟顛忽想起開生藥店的張提點，久不曾相見，遂在長橋趁船，到錢塘門上岸，望竹竿巷張家店中來，却見張提點的妻子在外邊，遂上前施禮，叫聲：「孺人！提點在家否？」原來這個婦人，最惱和尚，看見濟顛，便放下臉來道：「不在家！」濟顛卽轉身往外就走。那張提點忽從自屋裏鑽將出來，呵呵的笑道：「我回家來了，久不相會，可請坐，吃幾杯酒。」一面就走出外面來邀他。濟顛道：「酒雖要吃，我見你娘子，實實的有些怕他，吃不下。」張提點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到市上去吃何如？」濟顛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」二人就同走到昇陽宮酒樓上坐定，酒保燙上酒來。濟顛一上手，就吃了二十餘碗。吃得興發，說道：「你們娘子怪我來同你吃酒，不知吃酒也有些好處，我有個小詞兒唱與你聽聽。」日日貪杯醉似泥，未嘗一日不昏迷；細君發怒將言罵，道是人間好酒兒。莫要管，且休癡，人生能有幾多時？杜康會唱蓮花落，

劉伶好舞竹枝詞，總不如淵明賞菊醉東籬。今日人何在？留得好名兒。」張提點聽了這詞，贊道：「妙絕！妙絕！偶然帶得四幅箋紙在此，趁你今日無事，替我寫四幅吊屏，藏在家裏，待你百年之後，時常取出來看看，也是相好中一念。」濟顛口裏不說，心裏想道：「這話，分明是催我死也！」遂答道：「也好，也好。」張提點在袖中取出箋紙，鋪在桌上，又問店家借了筆硯。濟顛信手寫出四幅來：

其一，幾度西湖獨上船，篙師識我不論錢。一聲啼鳥破幽寂，正是山溝落照邊。

其二，湖上春光曲又彎，湖邊畫棟接雕欄。算來不用一錢價，輸與山僧閒往還。

其三，隔岸桃花紅不勝，夾隄楊柳綠偏增。兩行白鷺忽飛過，冲破平

湖一點清。

其四，五月西湖涼荻秋，新荷吐蕊暗香浮。明年花落人何在，把酒問花花點頭。

濟顛寫完道：「我今日沒興做詩，寫亦胡亂，只好拿去遮遮壁罷。」張提點道：「寫作俱佳，有勞大筆！可再吃幾杯，快快心情。」濟顛道：「我今日沒心情吃酒，不如到那裏去閒散閒散罷。」

二人相攜著，信步走到望仙橋下。那橋腳下有個開茶坊的陳乾娘，看見濟顛走過，便叫聲：「濟師父！那裏去？請裏面吃杯茶，歇歇腳去。」濟顛道：「好好好！正想吃茶，」遂同張提點進去坐下。陳乾娘忙點了兩盞香茶送來。濟顛吃完了，叫道：「陳乾娘，難得你好心，時常來擾你的茶，無以為報。我有一軸畫像，寄放在白馬廟前杜處士家，我寫個帖兒與你去討來，好好的

放著，後來自有用處。」陳乾娘謝了，叫人去討來，拿起一看，却是病奄奄的一個和尚的像，心裏不喜歡說：「這個東西，有甚麼用處？」捲起來擱在旁邊。直到後來濟顛死了，衆太尉要尋濟顛的肖像，叫幹辦到各處裱店尋問。那裏尋得著？直到遇著杜處士，方知陳乾娘茶坊裏有一軸，有一太尉將三千貫錢與他買了。這是後話。

且說濟顛同張提點出了茶坊門，走不多遠，撞見一担海蠶。張提點道：「我聞蛾蝶，皆可作頌，不知這海蠶兒，濟師能作一頌否？」濟顛卽信口作頌道：「此物生在東海西，又無鱗甲又無皮。雖然不入紅羅帳，常與佳人作嘴兒。」張提點大笑道：「頌得妙，遊戲中大有禪意！」此時正是五月天氣，忽然一陣雨來，二人只得走入茶坊暫避。濟顛見人拿了雨傘走過，因信口題道：「一竿翠竹，獨力支撐；幾幅油皮，四圍遮蓋；摩破時條條有眼，

聯絡處節節皆絲。雖曰假合，不礙生成。莫道打開，有時放下，擔當雲雨。饒他
甕瀉盆傾。別造晴乾，借此有爲不漏。』須臾雨住，兩人又走到長橋，聽得鼓
鉞之聲，知是賣餠餽兒的王媽媽家與王公公做功德。張提點道：『怎麼這
樣人家，也做功德齋僧？濟顛道：『怎做不得？豈不知有詩道得好：唐家衛內
閒游賞，媽媽家中請和尙。三百褌錢五味食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』張
提點笑道：褌錢飲食事小，難道不還他道場錢？』濟顛道：『又有一詩爲證：
媽媽好善結良緣，齋僧不論聖和凡。雖說冥中施捨去，少時暗裏送
來還。』張提點笑了一回，二人又往前走。

走到清波門，忽見一家門首曬著一缸醬。濟顛看一看，叫了兩聲：『阿
呀！阿呀！』已走過了，想一想，又縮轉來，解開褲子，將屁股坐在醬缸沿上，就
像上毛坑的一般，嘩嘩嘩的就撒了半缸。那曬醬的人家，有個小孩，看見

了，連聲大叫。一人急急趕出門來，要扯住他廝鬧，濟顛已遠遠的走了，小孩忙去通知主人。主人亂嚷道：『甚麼和尚，敢如此放肆？待我趕上去，扯他轉來，要他賠！』旁邊走過一個鄰舍來勸道：『我認得這個和尚，就是淨慈寺裏的濟瘋子。你就趕上他，只好罵他兩句，打他兩下。他只一個光身子，有甚麼賠你？倒不如認晦氣，快快的倒去罷。』那主人聽說是濟瘋子，嘆了一口氣，叫小孩進去，再叫出一個大漢來相幫，抬到溝邊去倒，自己掩著鼻子在旁邊看。不道這醬才倒到一半，那醬缸裏活潑潑的鑽出兩條茶碗粗的火赤練蛇來，望著抬缸的頭上亂竄。二人突然看見，膽都嚇破，叫一聲：『阿呀！』丟了手，將醬缸打得粉碎。那蛇就竄入溝裏去了。醬裏還有無數的小蛇，游了一地。主人看見，又驚又喜道：『原來濟瘋子故作此態，是救我一家性命！若不虧他，吃了這醬，豈不毒死麼？』連忙同著幾個人，急急趕上去謝他，已

不知他往那條路上去了。卻說那張提點，一把拖了濟顛，急急的走了一程，才說道：『你雖是遊戲，豈不壞了他一缸醬？倘他們捉住你要你賠，將何以處之？』濟顛道：你卻不知這醬內有毒蛇在內，若吃了，受了毒氣，定要傷人；我借此救他一家性命。』張提點半信半疑。一面說，一面走，走到了一個古董店門首，二人站著看看。忽屏門開處，裏面走出一個婦人來，三十上下年幾，生得好個模樣兒，正打算到門首來做甚麼，看見有人在外，就縮轉身走了進去。濟顛猛抬頭一看，叫一聲：『阿呀！』也不分內外，竟趕將進去，雙手將那婦人抱定。不知做出甚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救人不澈因天數 悔予多事懶看山

卻說那濟顛趕將進去，將那婦人抱定，把口向那婦人的頸項裏著實咬。那婦人急得滿臉通紅，渾身汗下，高聲大叫道：『罷了！罷了！怎麼青天白

日，和尚敢如此無禮？」裏面養娘小廝們聽見，都跑將出來，扯住濟顛亂打亂罵。濟顛任他打罵，只是抱著婦人的頸項咬，但當不得養娘小廝們在光頭上打得凶，將手略鬆得一鬆，那婦人掙脫身子，跑進去了。濟顛見那婦人進去了，跌著脚道：「可惜！可惜！還有一股未斷！」尚站在堂前不走。幸喜這店主人不在家，養娘見婦人脫身進去，也就跟了進去。一個小廝，奈何不得濟顛，只得走到門前喊叫。鄰舍來認得是濟顛，知他不是個壞和尚，落得做人情，也不來趕。這裏張提點扯著濟顛走得遠了，纔埋怨道：「你縱顛也要顛得有些影子，怎麼一個出家人，沒來由，拖著一個婦人的頸子去取笑！」濟顛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你不知道，這婦人頸項裏已現出縊死的麻索痕，我一時慈悲，要替他咬斷，只咬斷了兩股。善被這些怨業不肯散，將我打開，救人不能救徹底，好不懊惱！」張提點尚還不信。過了兩日，再來打聽，這個婦

人因與丈夫口角，果然自縊，縊索已斷兩股，惟一股未斷，竟縊死了，方喚濟顛的法力，果是不凡。

且說當日濟顛同張提點又往前走，走得熱了，又走進一個酒店裏來，兩個又吃。濟顛略略吃了幾杯，卽停杯作頌道：

『朝也吃，暮也吃，吃得喉嚨滑似漆，吃得肚皮壁立直，吃得眼睛瞪做白，吃得鼻頭糟成赤。有時純陽三斗，有時淳于一石，有時鯨吞，有時龍吸，有時效籬下之陶，有時學甕旁之畢。吃得快，有如月趕流星；吃得久，有如川流不息；吃得乾，有如東海飛塵；吃得滿，有如黃河水溢。其色美，珍珠琥珀；其味醇，瓊漿玉液。問相知麩蘖敢親，論朋友糟邱莫逆。一上手潤及五臟，未到口涎流三尺。只思量他人請解我之饑，並未曾我作主，還人之席。倒於街，臥於巷，似失僧規，醉了醒，醒了饑。』

醉，全虧佛力。貴王侯要我超度生靈，莫不篩出來任我口腹貪饕；大和尚要我開題緣簿，莫不沾將來任我杯盤狼籍。醺醺然，酣酣然，果然醉了一生；昏昏然，沈沈然，何嘗醒了半日？借此通笑罵之禪，賴此混瘋顛之迹。想一想善提心，總是徒勞；算一算觀音力，於人何益？在世間只管胡纏，倒不如早些圓寂；雖說是死不如生，到底是動虛靜實。收拾起油嘴一張，放下了空拳兩隻。花落鳥啼，若不自知機；酒闌客散，必遭人而逸。艷陽春色，漫說絕倫；蘭陵清膏，休誇無匹。縱美於打辣酥，即甜如波羅蜜。再若當時，何異於曹溪一滴？」

濟顛頌罷，笑一笑，即放下杯子立起身。張提點見他懶飲，也不苦勸，還了酒錢走出來，便道：「你既不喜吃酒，原同你到湖上看看山水罷。」兩個攜手來到湖上，同看隄柳。看那兩峯二湖之勝，濟顛會悟於心，又作一頌道：

「山如骨，水如眼，自逞美人顏色；花如笑，鳥如歌，時展才子風流。雖有情牽絆人，而水綠山青，依然自在；即無意斷送我，如鳥啼花落，去也難留。一霎時過許多香車寶馬，消磨了無數公子王孫。畫舫笙歌，不異浮雲過眼；紅樓袖舞，無非水上浮鷗。他人久住，得趣已多；老僧暫來，興復不淺。你既丟開，我又何戀？立在此只道身閒，看將去早已眼倦。咦！非老僧愛山水竟忘山水，蓋爲看於見不如看於不見。」

是時天氣甚熱，有一後生，挑了擔辣醬粉賣。濟顛向張提點道：「這辣醬粉甚美，要你做個主人。」張提點道：「這小事，你但請吃，是我還錢。」那後生盛了一碗來，濟顛只兩三口便吃完，又叫盛來。張提點道：「此物性冷，怕壞肚腹，不宜多吃。」濟顛道：「吃得爽快，管那肚皮做甚？」一碗一碗吃下，吃了半篩，張提點還了錢，見日已落山，正待送濟顛回寺，却好沈萬法來尋濟

顛，遂別了張提點，沿湖堤回寺。到了寺中，就一逕走入房去睡了。到了二更天氣，只聽得肚裏碌碌的發响，因叫沈萬法道：『我肚裏有些作怪，可快些起來，扶我到毛廁上去！』沈萬法慌忙起來，攙他下牀，剛走出房門，濟顛叫一聲：『不好了！』早一陣一陣的瀉將出來。不期門外正有個園頭在那裏打地鋪，不曾隄防，被濟顛瀉了一頭一臉。園頭著了急，亂嚷道：『就是瀉肚，也該忍著些，怎就劈頭劈臉的瀉來！』濟顛自覺理短，只得陪個小心道：『阿哥休怪，是我一時急了，得罪得罪！』園頭沒法，只得自去洗濯。誰想濟顛這一日瀉個不住，才睡下，又扒了起來，甚覺疲倦。到天明，飲食都不要吃。松長老得知，忙自進來看道：『濟公！你平日最健，爲何今日一病，卽疲憊如此？』濟顛也不回言，但信口作頌道：

『健健健，何足羨？只不過要在人前扯門面。吾聞水要流乾，山要崩

陷。豈有血肉之軀，支撐六十年而不變？稜稜的瘦骨幾根，癩癩的精皮一片，既不能坐高堂，享美祿，使他安閒，又何苦忍飢寒，奔道路，將他作踐？見真不真假不假，世法難有；且酸的酸，鹹的鹹，人情已厭。夢醒了，雖一刻也難留，看破了，縱百年亦有限，倒不如瞞著人，悄悄去靜裏自尋歡，索強似活現世，鬧鬧的動中討埋怨。急思歸去，非大限之相催，欲返本來，實自家之情願。咦！大雪來，烈日去，冷與煖，弟子已知。瓶乾矣，甕竭矣，醉與醒，請老師勿勸。」

松長老聽了，因嘆羨道：「濟公來去，如此分明，禪門又添一重公案矣！不必強他，可扶他到安樂堂去靜養罷。」

沈萬法聽了師父要辭世，相守著只是哭。濟顛道：「你不用哭！我閒時賴你追隨，醉裏又得你照顧，今日病來，又要你扶持，你一味殷勤，並無懶惰，

實是難爲了你！且你拜我爲師一場，要傳你法，我平日只解顛狂吃酒，又無法可傳。欲即將顛狂吃酒傳你，又恐你不善吃酒，惹是招非，反悞了終身，壞了佛門規矩。倒不如老老實實取張紙來，待我寫一字與你，問王太尉討張度牒來，做個本分和尙，了你一生罷。」沈萬法聽了，又哭道：「師父休爲我費心！只願你托天地病好了，再討度牒也不遲。」濟顛道：「我要去矣，不能久待，可快取紙筆來！」沈萬法見師父催，只得走出來與衆僧商量。衆僧道：「師父既許你討度牒，他做了一世高僧，豈無存下的衣鉢？雖沒有存在寺中，畢竟寄放在相知的人家，趁他清白，也要求他寫個執照，明日死後，好去取討。」沈萬法搖著頭道：「我師父平日來了便去，過而不留，如何得？」監寺道：「你師父相處了十六廳朝官，二十四太尉，十八行財主，莫說有衣鉢寄頓，就是沒有，也要化些衣鉢與你。你若不好說得，可多取一張紙來，放在

濟顛面前。」濟顛取一張寫了與王太尉求度牒的疏，見桌上還有一張，便問道：「這一張，是要寫甚麼的？」沈萬法含著眼淚不做聲。監寺在旁邊代說道：「沈萬法道，他與你做了一場徒弟，尙是初入門，未得甚麼好處，指望師徒長久，慢慢的掙住，不幸師父今日又生起病來，他獨自一身，恐後來難過，欲求師父將平日寄放在人家的衣鉢，寫個執照與他，叫他胡亂取討兩件來，做個紀念也好——萬望師父慈悲！」濟顛聽了微笑道：「他要衣鉢，有有有，待我寫個執照與他去討。」監寺暗喜道：「如何？沈萬法造化！」只見濟顛提起筆來便寫道：「來時無罣碍，去時無罣碍；若要我衣鉢，兩個光卵袋。」濟顛寫完，便擲筆不言。監寺好生無趣。沈萬法忙取了二紙，到方丈中來與長老看。長老道：「你師父看得四大皆空，只寄情詩酒，有甚衣鉢？你莫如拏此字，到王太尉府中去取了度牒來，也是你出身之本。」沈萬法道：

「長老吩咐的是！」因急急去討了度牒來，回覆師父。濟顛又叫他去報知各朝官太尉，說我師父於本年五月十六日示寂歸西，特請大檀越一送。沈萬法報了回來，濟顛已睡了。到了次早，又叫起無明發來，嚇得衆僧只叫得苦，想又是火發了，慌忙報知長老。長老同衆僧齊到安樂堂來看時，有分教：來去既明靈不昧，皮毛脫却換金身。畢竟不知真個又火發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來去明一笑歸真 感應神千秋顯聖

卻說長老同衆僧齊到安樂堂來看時，並無動靜。只見濟顛盤膝坐著，對長老道：「弟子今日要歸去了，敢煩長老做主，喚個剃頭的來與我剃淨，免得毛茸茸的不便見人。沈萬法既有了度牒，亦求長老與他披剃了，也可完我一樁心事。」長老一一依從，須臾剃完。忽報說朝官太尉並相識朋友

陸續來到。濟顛忙叫沈萬法去燒湯洗浴，換了一身潔清衣服。沈萬法因匆忙之際，不曾備得僧鞋，一時無法。長老道：「不消著急，我有一雙，借與你師父穿去罷。」忙取出來付與沈萬法，替濟顛換了。濟顛見諸事已畢，坐在禪椅上，叫取文房四寶，寫下一首辭世偈言道：「六十年來狼籍，東壁打到西壁；於今收拾歸去，依然水連天碧。」寫完了，放下筆，遂下目垂眉，圓寂去了。沈萬法痛哭一場。衆官俱拈香禮拜，各訴說濟公平日感應神通，不勝感嘆。

倏忽過了三日，衆僧拜請江心寺同大長老來，與濟公入龕。第四日，松長老又啓建水陸道場，爲他助修功德。選定了八月十六日出喪，到了那日，衆人起龕，鼓樂喧天，送喪到虎跑山門。衆和尚又請了宣石橋長老與濟公下火。宣石橋長老手執火把道：「大衆聽著！

濟顛濟顛，瀟灑多年，犯規破戒，不肯認偏，喝佛罵祖，還道是謙；童子

隊裏，逆行順化，散聖門前，掘地討天。臨回首坐脫立化，已棄將盡之
局，辭世偈出凡入聖，自辨無上之度。還他本色草料，方能滅盡狼烟。
唵！火光三昧連天碧，狼籍家風四海傳。」

宣石橋長老唸畢，舉火燒著，火光中舍利如雨，須臾化畢。沈萬法將骨灰送
入塔中，安放妥了，然後回去。

剛回到淨慈寺山門前，只見有兩個行脚僧迎著問道：「那一位是松
少林長老？」長老忙走出來問道：「二位師父何來？問著貧僧，不知有何見
教？」二僧道：「小僧兩月前，在六和塔會見上刹的濟書記師父，有書一封，
鞋一雙，托小僧寄與長老。因在路耽延，故今日才到。」遂在行囊中取出一
物送與長老。長老接來一看，忽大驚道：「這雙鞋子，乃濟公臨終時，老僧親
手取出與他穿去的，明明燒化，爲何今日又將原物寄還？真不可思議矣！且

拆開書來，看內中有何話說？

愚徒道濟稽首焚香，致書於少林大和尚法座下：竊以水流雲散，容易別離；路遠山遙，急難會面。嗟世事之無常，痛人生之莫定！然天地尚全，寸心不隔。目今桂子香濃，黃花色勝，城中車馬平安，湖上風光無恙，我師忙裏擔當，閒中消受，無量無邊，常清常淨，拜致殷勤，伏惟保重。不慧鑽開地孔，推倒鐵門，針尖眼裏，走得出來，芥菜子中，尋條去路。幸我佛慈悲，不嗔不怪，煩老天寬大，容通容逃。故折了錫杖，不怕上高下低，破卻草鞋，管甚拖泥帶水，光著頭，風不吹，雨不灑，何須竹笠？赤著體，寒不犯，暑不侵，要甚衣包？不募化，爲無飢渴，懶莊嚴，因乏皮毛。萬里尋聲救苦，當行則行；一時懶動雀巢，要住卽住。塞旁門，大非左道，由正路已到西天。一脚踢倒泰山，全無挂碍；雙手劈開金

鎖，殊覺逍遙。便寄尺紙之書，少達再生之好。雖成新夢，猶是故人。長嘯三聲，萬山黃葉落；回頭一望，千派碧泉流。尙有欲言，不能違反。乞傳與南北兩山，常叫花紅柳綠。爲報東西諸寺，急須鼓打鐘敲。情長難盡，紙短不宣。

又頌付沈萬法道：

看不著，錯認竹籬爲木杓。不料三更月正西，麒麟撼斷黃金索。幼年曾到雁門關，老夫重睜醉眼看。記得面門當一箭，至今猶自骨皮寒。只因面目無人識，又到天台走一番。

松長老看完，不勝嘆羨道：「濟公生前游戲，死後神通，非自露靈，人誰能識？」因將書鞋二物，傳示衆人。那兩個行脚僧，方知濟公已死，驚得呆了。一時朝官太尉，以及相識朋友，曉得此事，無不稱奇，悔恨從前之失於敬禮也。正

是鐘不撞不鳴，鼓不打不響；菩薩顯神通，人才知景仰。

又過了些時，忽錢塘縣中一個走卒來見長老道：「小人在台州府公幹，偶過天台山，遇見上刹的濟師父。他原認得小人，有書一封，托小人寄與長老，故小人特送來。他說還有些時耽擱，不得就回來。」長老拆開細看，卻是兩首七言絕詩：

其一，片帆飛過浙江東，回首樓臺渺漠中。傳與諸山詩酒客，休將有限恨無窮。

其二，脚絆緊緊繫恨無窮，竹杖挑雲入亂峯。欲識老僧行履處，天台南嶽舊家風。

長老看了，又嘆羨道：「濟公原從天台來，還從天台去；來去分明，真正羅漢轉世，故一靈不昧！」走卒聽了，方驚道：「小人只認是活的，原來他肉身已

濟顛僧傳

死了！

濟顛僧傳終

說 小 事 實

傳 僧 顛 濟

冊 一 全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初版

◎每冊定價大洋肆角

(外埠酌加郵費)

標點校訂者

佛學書局編輯部

出版者兼

佛學書局
上海膠州路七號
電話三五五二四

印刷者

國光印書局
上海新大沽路南成都路西首
電話三三七四三

發行處

佛學書局
(一)上海滬西：麥特赫司脫路

分銷處

各埠佛學流通處
(二)上海開北：新民路國慶路
(三)湖南長沙：玉泉街七十號

